五家以下禅师

僧宝传

目录：

风穴延沼——————————————————————1

首山省念——————————————————————4

石霜庆诸——————————————————————8

九峰道虔——————————————————————10

天台德韶——————————————————————11

圆通缘德——————————————————————14

南塔光涌——————————————————————15

洞山守初——————————————————————16

龙牙居遁——————————————————————18

永明延寿——————————————————————19

云居道简——————————————————————25

重云智晖——————————————————————26

瑞龙幼璋——————————————————————27

龟洋慧忠——————————————————————29

洞山晓聪——————————————————————30

雪窦重显——————————————————————32

天衣义怀——————————————————————35

福昌惟善——————————————————————37

大阳警玄——————————————————————39

神鼎洪堙——————————————————————42

圆照宗本——————————————————————47

芭蕉谷泉——————————————————————51

法华全举——————————————————————53

广慧元琏——————————————————————57

大愚守芝——————————————————————59

浮山法远——————————————————————64

投子义青——————————————————————67

芙蓉道楷——————————————————————69

大觉怀琏——————————————————————75

余杭惟政——————————————————————78

西余净端——————————————————————79

言法华 ——————————————————————82

华严道隆——————————————————————84

云峰文悦——————————————————————88

黄龙祖心——————————————————————91

真净克文——————————————————————95

仰山行伟——————————————————————98

东林常总——————————————————————101

真如慕哲——————————————————————103

云居元祐——————————————————————105

隆庆庆闲——————————————————————107

云盖守智——————————————————————110

圆通居讷——————————————————————112

法云法秀——————————————————————113

明教契嵩——————————————————————116

蒋山赞元——————————————————————118

达观昙颖——————————————————————120

法昌倚遇——————————————————————123

白云守端——————————————————————127

大通善本——————————————————————129

报本慧元——————————————————————131

禾山德普——————————————————————133

佛印了元——————————————————————135

宝峰洪英——————————————————————140

保宁圆玑——————————————————————142

灵源惟清——————————————————————144

五祖法演——————————————————————147

黄龙死心——————————————————————149

石头怀志——————————————————————152

以上出自《禅林僧宝传》

以下出自其他灯录

翠岩可真——————————————————————153

湛堂文准——————————————————————154

兜率丛悦——————————————————————156

慧洪觉范——————————————————————159

张商英———————————————————————160

蹒庵继成——————————————————————163

圆悟克勤——————————————————————165

风穴延沼禅师

师讳延沼，以伪唐乾宁三年十二月，生于余杭刘氏。少魁礨，有英气。于书无所不观，然无经世意。父兄强之仕，一至京师，即东归。从开元寺智恭律师，剃发受具，游讲肆。玩法华玄义，修止观定慧。宿师争下之，弃去游名山。谒越州镜清怤禅师，机语不契。北游襄沔间，寓止华严。

时僧守廓者，自南院颙公所来，华严升座曰：若是临济德山，高亭大愚，鸟窠船子下儿孙，不用如何若何，便请单刀直入。廓出众便喝，华严亦喝。廓又喝，华严亦喝，廓礼拜起，指以顾众曰：这老汉一场败缺。喝一喝归众。风穴心奇之，因结为友。遂默悟三玄旨要。叹曰：临济用处如是耶？廓使更见南院。

问曰：入门须辨主，端的请师分。南院左拊其膝。风穴便喝，南院右拊其膝。风穴亦喝。南院曰：左边一拍且止，右边一拍作么生。风穴曰：瞎南院反取拄杖。风穴笑曰：盲枷瞎棒，倒夺打和尚去。南院倚拄杖曰：今日被黄面浙子钝置。风穴曰：大似持钵不得，诈言不饥。南院曰：子到此间乎。曰：是何言欤？南院曰：好问汝。曰：亦不可放过，便礼拜。

南院喜，赐之坐，问所与游者何人？对曰：襄州与廓侍者同夏。南院曰：亲见作家。风穴于是俯就弟子之列，从容承禀，日闻智证。

南院曰：汝乘愿力，来荷大法，非偶然也。问曰：汝闻临济将终时语不？曰：闻之。曰：临济曰：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渠平生如师子，见即杀人。及其将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对曰：密付将终，全主即灭。又问：三圣如何亦无语乎？对曰：亲承入室之真子，不同门外之游人。南院颔之。

又问：汝道四种料简语，料简何法？对曰：凡语不滞凡情即堕圣解，学者大病，先圣哀之。为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夺人不夺境？曰：新出红炉金弹子，簉破阇梨铁面门。又问：如何是夺境不夺人？曰：刍草乍分头脑裂，乱云初绽影犹存。又问：如何是人境俱夺？曰：蹑足进前须急急，促鞭当鞅莫迟迟。又问：如何是人境俱不夺？曰：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

又问曰：临济有三句，当日有问：如何是第一句？临济曰：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主宾存。风穴随声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临济曰：妙解岂容无著问，沤和争赴截流机。风穴曰：未问已前错。又问曰：如何是第三句。临济曰：但看棚头弄傀儡，抽牵全藉里头人。风穴曰：明破即不堪。于是南院以为可以支临济，幸不辜负兴化先师所以付托之意。

风穴依止六年，辞去。后唐长兴二年，至汝水。见草屋数椽依山，如逃亡人家。问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风穴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岁饥，众弃之而去，余佛像鼓钟耳。风穴曰：我居之可乎？田父曰可。风穴入留止。

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单丁者七年。檀信为新之，成丛林。

伪晋天福二年，州牧闻其风，尽礼致之。上元日开法，嗣南院。伪汉乾祐二年，牧移守郢州。风穴又避寇往依之。牧馆于郡斋。寇平，汝州有宋太师者，施第为宝坊，号新寺。迎风穴居焉。法席冠天下，学者自远而至。

升座曰：先师曰：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会么？问在答处，答在问处。虽然如是，有时问不在答处，答不在问处。汝若拟议，老僧在汝脚跟底。太凡参学眼目，直须临机，大用现前，勿自拘于小节。设使言前荐得，犹为滞壳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触途狂见。应是向来依他作解，明昧两岐，与汝一切扫却。直教个个如师子儿，吒呀地，对众证据，哮吼一声，壁立千仞，谁敢正眼觑著？觑著即瞎却渠眼。

又曰：若立一尘，家国兴盛，野老颦頞。不立一尘，家国丧亡，野老安贴。于此明得，阇梨无分，全是老僧。于此不明，老僧即是阇梨，阇梨与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识阇梨么？拊其左膝曰：这里是。欲识老僧么？拊其右膝曰：这里是。于时莫有善其机者。

伪周广顺元年，赐寺名广慧。二十有二年，以宋开宝六年癸酉八月旦日，登座说偈曰：
　　道在乘时须济物，远方来慕自腾腾。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夜灯。
　　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书别檀越。阅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汝州首山念禅师。

首山省念禅师

禅师讳省念，生狄氏，莱州人也。幼弃家，得度于南禅寺。为人简重，有精识。专修头陀行，诵法华经。丛林畏敬之，目以为念法华。

至风穴，随众作止，无所参扣。然终疑教外有别传之法，不言也。风穴每念，大仰有谶，临济一宗，至风而止。惧当之，熟视座下。堪任法道，无如念者。

一日升座曰：世尊以青莲目，顾迦叶。正当是时，且道个什么？若言不说而说，又成埋没先圣。语未卒，念便下去。侍者进曰：念法华无所言，而去何也？风穴曰：渠会也。

明日念与真上座俱诣方丈。风穴问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说说？对曰：勃姑树头鸣。风穴曰：汝作许多痴福何用？乃顾念曰：何如？对曰：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风穴谓真曰：何不看渠语？

又一日升座，顾视大众。念便下去。风穴即归方丈。自是声名重诸方。

首山在汝城之外荒远处，而念居之将终身焉。登其门者，皆丛林精练衲子，念必勘验之。留者才二十余辈。然天下称法席之冠，必指首山。

尝问僧：不从人荐得底事，试道看。僧便喝，曰：好好相借问，恶发作么？僧又喝。念曰：今日放过即不可。僧拟议，念喝之。又问僧：近离何处？曰：襄州。曰：夏在何处？曰：洞山。念曰：还我洞山鼻孔来。僧曰：不会。念曰：却是老僧罪过。

又问僧：近离何处？对曰：广慧。曰：穿云不渡水，渡水不穿云。离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长桥。念曰：与么则合吃首山棒也。曰：尚未参堂。曰：两重公案。僧曰：恰是。念曰：耶耶。又问僧：近离何处？对曰：襄州。曰：有事相借问，得么？对曰：便请。念曰：鹞子过新罗。

僧入室，念便喝。其僧礼拜，便打之。僧曰：如何是不生不灭法？曰：新罗人吃冷淘。夜有僧入室。念曰：谁？僧不对。曰：识得汝也。僧笑。念曰：更莫是别人么？因作偈曰：
　　轻轻踏地恐人知，语笑分明更莫疑。知者只今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鸡。
　　尝谓众曰：佛法无多子，只是汝辈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圣出头来，无奈汝何。何故如此？为向汝面前无开口处。只为汝自信不及，向外驰求，所以到这里，假如便是释迦佛，也与汝三十棒。然虽如是，初机后学，凭个什么道理？且问汝辈，还得与么也未？良久曰：若得与么，方名无事。

又曰：诸上座，不得胡喝乱喝，寻常向汝道，宾即始终宾，主即始终主。宾无二宾，主无二主。若有二宾二主，即是两个瞎汉。又曰：我若立，汝须坐。我若坐，汝须立。坐即共汝坐，立即共汝立。虽然如是，到这里著眼始得。若也定动中间，即千里万里。何故如此？如隔窗见马骑相似。既然如此，直须子细，不得掠虚好。他时后日赚著汝。有事近前，无事珍重。

因举临济曰：今日更不用如何若何，便须单刀直入，还有出来对众证据者么？时有僧出礼拜起便喝，临济亦喝，僧又喝，临济亦喝，僧礼拜。临济曰：须是这僧即得。若是别人，三十棒，一棒校不得，为这僧会宾主句。他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前一喝是，后一喝是？那个是宾，那个是主？所以老僧寻常向汝道，这里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时以喝作问行，有时作探竿影草，有时作踞地师子，有时作金刚王宝剑。若作问行来时，须急著眼始得。若作探竿影草时，你诸人合作么生？若作踞地师子时，野干须屎尿出始得。若作金刚王宝剑用时，天王也须脑裂。只与么横喝竖喝，总唤作好道理商量却，既知如此，也须亲近上流，博问先知，自已亲证始得。莫与么掠虚，过却平生。他时后日，因果历然。

僧问：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示。曰：阇梨在老僧会多少时？对曰：已经冬夏。曰：莫错举似人。乃曰：若论此事，实不挂一元字脚，便下座。尝作纲宗偈曰：
　　咄哉拙郎君。（汾阳注曰：素洁条然。）巧妙无人识。（运机非面目。）打破凤林关。（荡尽玲珑性。）著靴水上立。（尘泥自异。）咄哉巧女儿。（汾阳曰：妙智埋圆融。）窑撺梭不解织。（无间功不立。）看他斗鸡人。（旁观审腾距，争功不自伤。）水牛也不识。（全力能负，不露头角。）
　　念道被天下，移宝安山广教院，众不过四十辈。老于宝应。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留僧过岁，作偈曰：
　　吾今年迈六十七，老病相依且过日。今年记取明年事，明年记著今年日。
　　至明年十二月初四日，升座辞众曰：诸子谩波波，过却几恒河。观音指弥勒，文殊不奈何。良久曰：白银世界金色身，情与无情共一真。明暗尽时都不照，日轮午后示全身。

午后泊然而化，阇维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嫡嗣昭禅师。

石霜庆诸禅师
　　禅师名庆诸，庐陵新淦陈氏子也。生而神俊，标致闲暇。年十三，独游南昌。爱西山，往游览忘返。沙门绍銮与语，奇之，谓人曰：此儿自奋如此，他日未易量也，容纳之。诸事之，十年

如一日。乃剃发，诣嵩岳受具。

时洛下毗尼之学盛，诸睨视讲席，良久而去。有劝之者，诸不答。闻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大沩。时祐禅师席下万指，诸愿籍名役作，勤劳杵臼间甚久。祐见之簸处曰：檀信物不可抛撒。曰：不敢。祐俯拾得一粒曰：此非抛撒者耶？诸拟对之。祐曰：勿轻此一粒，百千粒从此粒生。曰：即如是，此粒从何生乎？祐为大笑。明日升座曰：大众米里有虫。

然诸疑终不决，至道吾智禅师所依止。问曰：和尚百年后，有人问极则事，如何向伊道？智唤沙弥，沙弥至，智曰：添净觑水著。却问诸曰：汝适何所问？诸理前语，智即起去。诸于是悟其旨。时方为二夏僧，去隐于浏阳之陶家坊，人无知者。

有僧自洞山来，诸问：价公比有何言句？曰：洞山曰：初秋夏末，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然对之者，多不契。诸曰：何不道出门便是草？洞山旋闻其语，惊曰：浏阳乃有古佛耶。自是僧多往依之，乃住成法席，号霜华山。

山去道吾密迩，智公将化，以诸为正传，弃其众从诸。诸迎居正寝，智行必掖，坐必侍。智殁时，众已辐凑如云。

谓众曰：一代时教，整理时人手脚。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时。直至法身非身，名为极致。而我辈沙门，全无肯路。若分即差，不分即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说见闻。僧问：如何是西来意？曰：空中一片石。僧礼拜，曰：会么。曰：不会，诸曰：赖汝不会，汝若会打破汝头。诸坐室中，僧窗外问：咫尺之间，为什么不见师颜？诸曰：我道遍界不曾藏。僧至雪峰，举似存禅师而曰：石霜意旨如何？存公曰：什么处不是石霜？后传此语至诸，诸笑曰：老汉，有什么死急。

诸不出霜华二十年。学者刻意，师慕至堂中。有不卧，屹然枯株者。天下谓之枯木众。唐僖宗闻其名，遣使赍赐紫伽梨，诸不受。光启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已亥，安坐而化，阅世八十有二，坐五十有九夏。葬全身于寺之西北隅，谥普会，塔曰无相。有得法上首两人：龙湖闻禅师、九峰虔禅师。

九峰道虔禅师
　 禅师名道虔，刘氏，福州侯官人也。容姿开豁明济，气压丛林。至霜华，诸禅师见之，谓人曰：此道人从上宗门爪牙也。诸殁时，虔作侍者。众请堂中第一座嗣诸住持。方议次，虔犯众曰：未可，须明先师意旨乃可耳。众曰：先师何意？虔曰：只如道：古庙香炉，一条白练如何会？第一座曰：是明一色边事。虔曰：果不会先师意。于是第一座者起炷香誓曰：我若会先师意，香烟灭则我脱去。不然，烟灭不能脱。言卒而脱去。虔拊其背曰：坐

脱立亡不无，首座会先师意即未也。

庐于普会塔之旁，三年而去。经行于末山之下，住崇福寺。僧问：无间中人，行什么行？曰：畜生行。曰：畜生复行什么行？曰：无间行。曰：此犹是长生路上人。曰：汝须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么命？曰：长生气不常。复曰：大众还得命么？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竞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贤床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于中事是话月。从上宗门中事，如节度使符信。且如诸先德未建许多名目指陈已前，诸人约什么体格商量？这里不假三寸，试话会看。不假耳根，试采听看。不假两眼，试辨白看。所以道，声前抛不出，句后不藏形。尽乾坤都来，是汝当人个目体。向什么处安眼耳鼻舌？莫向意根下图度作解，尽未来际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拟将心意学玄宗，大似西行却向东。先是马大师殁于豫章开元寺，门弟子怀海智藏辈，葬舍利于海昏石门。海亦庐塔十余年，乃浴冯川上车轮峰，逢司马头陀劝海留止。因不复还石门。虔自九峰往游焉，遂成法席。为泐潭第一世，继海遗踪也。

吴顺义初，告众安坐而化，塔于寺之西，号圆寂，谥大觉禅

师。得法上首殷禅师。

天台德韶禅师

天台国师名德韶，处州龙泉人，生陈氏。母叶，梦白光触体，觉而娠，生而杰异。年十五，有梵僧见之，拊其背曰：汝当出家，尘中无置汝所也。乃往依龙归寺剃发。十八诣信州开元寺受满分戒。后唐同光中，谒舒州投子庵主不契，造龙牙遁禅师，问：雄雄之尊，因什么亲近不得？遁曰：如火与火。曰：忽遇水来，又作么生？遁曰：汝不会我语。又问：天不盖，地不载，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韶惘然，固要为说。遁曰：道者，汝向后自会去。时疏山有矮师叔者，精峭，号能啮镞机。韶问：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搓芒绳缚鬼子。曰：不落古今，请师说。矮曰：不说。曰：为什么不说？矮曰：个中不辨有无。韶曰：师今善说。矮骇之。

久而辞去，所至少留。见知识五十四人，括磨搜剥，穷极隐秘，不知端倪。心志俱疲，至曹山，但随众而已，无所咨参。有僧问：法眼禅师曰：十二时中，如何得顿息万缘去？法眼曰：空与汝为缘耶？色与汝为缘耶？言空为缘，则空本无缘。言色为缘，则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为汝缘乎？韶闻悚然异之。

又有问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于是韶大悟于座下。平生凝滞，涣若冰释，感涕沾衣。法眼曰：汝当大宏吾宗，行矣，无自滞于是。

游天台，观智顗禅师遗踪，如故居，眷然有终焉之心。初寓止白沙时，吴越忠懿王，以国子刺台州。雅闻韶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日夕问道。韶曰：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汉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国位。遣使迎至尊，事之以为国师焉。

韶说法简而要，拨去枝叶。曰：古圣方便，犹如河沙。六祖曰：非风幡动，仁者心动，是为无上心印，至妙法门。我辈称祖师门下士，何以解之？若言风幡不动，汝心妄动。若言不拨风幡，就风幡处通取。若言风幡动处，是什么？若言附物明心，不须认物。若言色即是空，若言非风幡动，应须妙会，与祖师意旨了没交涉。既非种种解会，合如何知悉？若真见去，何法门不明？虽百千诸佛方便，一时洞了。

或问：如何是古佛心？答曰：此问不弱。又问：亡僧迁化，向何处去？曰：终不向汝道。曰：为什么不道。曰：恐汝不会。问：那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化生于莲花之上，为父母说法。未审如何是太子身？曰：大家见上座问。故每曰：大凡言句，应须绝渗漏乃可。僧随问：如何是绝渗漏句？曰：汝口似鼻孔。又曰：眼中无色识，色中无眼识。眼识二俱空，何能令见色？是眼则不能自见其已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余物？古圣方便，皆为说破。若于此明得寂静法，不寂静法也收尽。明得远离法，不远离法亦收尽。未来现在，亦无遗余。名一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

僧义寂者，谓韶曰：智者之教，年祀寖远，必多散失。唯新罗国有善本，愿藉禅师慈力致之，使再开东土人天眼目。于是韶以闻忠懿王，遣使航海，传写以还。而韶适与智者同姓，疑其后身也。

开宝四年辛未，华顶西峰忽摧，声震山谷，六月有星陨于峰顶，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集众告别而化。阅世八十有二，坐六十有五夏。
　　赞曰：闻僧问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而法眼但曰：是曹源一滴水，韶乃开悟。夫问词答语，无所增损。所谓悟者，何自而发之。及观韶所对问者，如问古佛心，对曰此问不弱。如问如何是太子身？对曰：大家见上座问。则问答之间，不令意根桩立。盖尝曰：大凡言句，须绝渗漏。而学者方争趋微妙之域。欲见祖师之心，譬如趋越而首燕也欤？

圆通缘德禅师

禅师名缘德，生杭州临安黄氏。年十七，师事东山老宿勤公，剃发受具。神观靖深，中空外夷，以精进为佛事。年二十四，遍游诸方，烂熳丛席。至襄州清溪，谒进禅师，搂迟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国日（国定法会节日），德混迹南昌之上蓝寺，楚国宋公齐丘，至于经堂，僧众趋迎，德阅经自若。宋公傍立睨之，德不甚顾答。宋公问：上座看甚经？德举示之。宋公异焉。力请住舍利、幽谷、双岭诸刹，德无所事，去留所至，颓然默坐而已，而学徒自成规矩。

平生著一衲裙，以绳贯其褶处。夜申其裙，以当被。后主闻其名，致至金陵，问佛法大意，留禁中。又创寺以居之，昭惠后以其子宣城公薨，施钱建寺，于庐山之阴石耳峰之下。开基日，得金像观世音于地中，赐名圆通焉。

本朝遣使问罪江南后主，纳土矣，而胡则者据守九江不降。大将军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禅者惊走，德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呵曰：长老不闻杀人不贬眼将军乎？德熟视曰：汝安知有不惧生死和尚耶？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禅者何为而散？德曰：击鼓自集。翰遣裨校击之，禅无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德曰：公有杀心故尔。德自起击之，禅者乃集。翰再拜，问决胜之策。德曰：非禅者所知也。

太平兴国二年十月七日，升堂曰：脱离世缘，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著木屐，留付山中。使门人累青石为塔，曰：他日塔作红色，吾再至也，乃化。阅世八十，坐六十有三夏。谥曰道济禅

师。

南塔光涌禅师

禅师名光涌，豫章丰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厩马皆惊，因以光涌名之。七岁诵诗礼，晓大义。十三学经论，辄能讲解。开元寺有尊宿，史忘其名，有异能解，见涌叹曰：法中俊人也。以维摩经旨决授之。时仰山寂禅师，住南昌之石亭寺，涌父事之得度。

十九诣襄州，寿山寺载律师受满分戒。北游谒临济，临济曰：汝师明眼，乃不事之，远游何为？涌因南归，执勤累岁。

先是石亭见来参者，必问曰：来作么？曰：礼觐和尚。又问：还见和尚么？曰：见。又问：和尚何似驴？参者无能对，脱对亦不契。忽问涌，涌对曰：光涌见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若不似佛，似个什么？涌曰：若更有所似，与驴何别？石亭大惊曰：凡圣两忘，情尽体露。吾以此语验人，已二十年，无决了者。噫！子真利根！当自保任，吾不能尽，子异日当自知耳。指以谓人曰：此子肉佛，可以化人也。

石亭殁，涌然第三指以报法，又然第二指以报亲。伪唐天祐元年，南昌帅南平王钟传，尽礼迎至府，使至不起。于是州牧县尹至不起，道俗顿集亦不起，乃共诉之曰：师不起，贻郡县之咎。于是不得已从之。遂嗣石亭法席，学者归之如云。

十四年秋还仰山。伪唐升元二年夏，无疾而化。阅世八十有九，坐七十夏。

洞山守初禅师

禅师名守初，出于传氏，凤翔良原人也。儿时，闻钟梵声，辄不食，危坐终日。母吕试之，不喂亦不索。年十六，跪白求出家，吕许之，依渭州崆峒沙门志谂剃发。诣泾州舍利律师净圆，受具足戒，始游律肆，执卷坐睡。弃去历咸秦，自襄汉南至长沙坐夏。夏休，诣云门偃禅师。

偃问：近离何处？对曰：查渡。又问：夏在何处？对曰：湖南报慈。又问：几时离？对曰：八月二十五。偃曰：放汝三顿棒。初罔然良久。又申问曰：适来只对，不见有过，乃蒙赐棒，实所不晓。偃呵曰：饭袋子，江西湖南，便尔商略。初默悟其旨曰：他日正当于无人烟处，不畜粒米，饭十方僧。即日辞去，北抵襄汉伪汉。

乾祐元年，众请住洞山，禅其律居。谓学者曰：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诸方只具啐啄同时眼，不具啐啄同时用，到此实难得人。但爱不动一尘，不拨一境，见事便道。若此辈东西南北，不知其数。要得脱略窠臼，活人眼目，不道都无，但可言少。皆坐不达根原，落在阴界，妄以为安。不知陷在死水，弄个无尾胡孙。腊月三十日，鼓已打破，胡孙走却，手脚忙乱，悔无所及。若是衲僧，冻杀饥杀，终不著渠鹘臭布衫。

本朝大平兴国六年，尚书石公襄帅赵公，交章奏初有道行，化于此邦，补助圣化。有旨赐徽号、紫伽梨，旌异之。住山四十年，道遍天下。淳化元年秋七月，无疾跏趺而化，阅世八十有一，坐六十有五夏。

龙牙居遁禅师
　　禅师名居遁，生于郭氏，抚州南城人也。年十四，依吉州满田寺剃落。又六年诣嵩岳受具。遁风骨臞甚，视瞻凝远，性夷粹，语论英发。初谒翠微不契，至临济亦不契。乃造洞山悟本价禅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即告汝道。遁豁然大悟，研味其旨，悲欣交集，服勤八年，日增智证，价称其能。马氏方据有长沙，兴崇梵坊，闻遁名，请说法于龙牙法济禅寺。

僧问：如何是道？遁曰：无异人心。又曰：夫言修道者，此是劝谕之词，接引之语。从上已来，无法与人，只是相承种种方便，为说出意旨，令识自心。究竟无法可得，无道可修。故云：菩提道自然。今言法者，是轨持之名，道是众生体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灭。唤作随流之性，常无变易。作么生可持以与人？又可作意而修得哉？

僧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遁曰：待石乌龟解语，即向汝道。进曰：石龟语也。曰：向汝道什么？其僧亦悟。

又僧问：大庾岭提不起时如何？遁曰：六祖为什么将得去？又问：维摩掌擎世界，未审维摩在什么处立？遁曰：汝道维摩掌擎世界？其对机峻峭无渗漏类如此。

伪梁龙德五年癸未八月示疾，九月十三日夜半，有大星殒于方丈前。诘旦加趺而化，阅世八十有九，坐六十有九夏。
　　赞曰：予观龙牙偈曰：学道先须有悟由，还如曾斗快龙舟。虽然旧阁闲田地，一度嬴来方始休。君若随缘得似风，吹沙走石不劳功。但于事上通无事，见色闻声不用聋。皆清深精密，如其为人。疑问翠微临济祖意，度禅板蒲团。机语在已见洞山之后。雪窦以瞎龙死水罪之，龙牙闻之必大笑。

永明延寿禅师
　　智觉禅师者，讳延寿，余杭王氏子。自其儿稚，知敬佛乘。及冠日一食，诵法华经，五行俱下，诵六十日而毕，有羊群跪而听。年二十八，为华亭镇将。尝舟而归钱塘，见渔船万尾戢戢，恻然意折，以钱易之，放于江。裂缝掖，投翠岩永明禅师岑公，学出世法，会岑迁止龙册寺。吴越文穆王闻其风悦慕，听其弃家，为剃发。自受具，衣不缯纩，食无重味，持头陀行。尝习定天台

天柱峰之下，有乌类巢衣褶中。

时韶国师眼目世间，北面而师事之。韶曰：汝与元帅有缘，它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见耳。初说法于雪窦山。

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于灵隐新寺，为第一世。明年又移之，于永明寺，为第二世。众至二千人，时号慈氏下生。指法以佛祖之语为铨准。

曰：迦叶波初闻偈曰：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师大沙门，尝作如是说。此佛祖骨髓也。龙胜曰：无物从缘生，无物从缘灭。起唯诸缘起，灭唯诸缘灭。乃知色生时，但是空生。色灭时，但是空灭。譬如风性本不动，以缘起故动。傥风本性动，则宁有静时哉？密室中若有风，风何不动？若无风，遇缘即起，非特风为然，一切法皆然。维摩谓文殊师利曰：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此缘起无生之旨也。

僧问：长沙偈曰：学道之人未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无始时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岂离识性别有真心耶？智觉曰：如来世尊于首楞严会上，为阿难拣别详矣，而汝犹故不信。阿难以推穷寻逐者为心，遭佛呵之。推穷寻逐者，识也。若以识法随相行则烦恼，名识不名心也。意者忆也，忆想前境，起于妄，并是妄识，不干心事。心非有无，有无不染。心非垢净，垢净不污。乃至迷悟凡圣，行住坐卧，并是妄识，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灭。若知自心如此，于诸佛亦然。故维摩曰：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

智觉以一代时教，流传此土，不见大全。而天台、贤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为重阁，馆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设难，至波险处。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经六十部，西天此土圣贤之语三百家，以佐三宗之义，为一百卷，号《宗镜录》。天下学者传诵焉。

僧问：如和尚所论宗镜，唯立一心之旨，能摄无量法门。此心含一切法耶？生一切法耶？若生者，是自生欤？从他而生欤？共生？无因而生欤？答曰：此心不纵不横，非他非自。何以知之？若言含一切法，即是横。若言生一切法，即是纵。若言自生，则心岂复生心乎？若言他生，即不得自？矧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则自他尚无有，以何为共哉？若言无因而生者，当思有因，尚不许言生，况曰无因哉？

僧曰：审非四性所生，则世尊云何说，意根生意识，心如世画师，无不从心造？然则岂非自生乎？又说心不孤起，心藉缘而起。有缘思生，无缘思不生。则岂非他生乎？又说，所言六触，因缘生六受，得一切法。然则岂非共生乎？又说，十二因缘，非佛天人修罗作，性自尔故。然则岂非无因而生乎？

智觉笑曰：诸佛随缘差别，俯应群机，生善破恶，令入第一义谛，是四种悉檀方便之语，如以空拳示小儿耳，岂有实法哉？僧曰：然则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即成二。僧曰：审尔则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岂不闻首楞严曰：我真文殊，无是文殊。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于中实无是非二相。僧曰：既无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既乖大旨，一二还背圆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称此旨？曰：境智俱亡，云何说契？僧曰：如是则言思道断，心智路绝矣？曰：此亦强言，随他意转。虽欲隐形，而未忘迹。僧曰：如何得形迹俱忘？曰：本无朕迹，云何说忘？僧曰：我知之矣。要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大悟时节，神而明之。

曰：我此门中，亦无迷悟，明与不明之理。撒手似君无一物，徒劳辛苦说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荷担。先德曰：尽十方世界，觅一人为伴，无有也。又曰：止是一人承绍祖位，终无第二人。若未亲到，谩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门中，旁赞助入之语。于自已分上，亲照之时，反视之，皆为魔说。虚妄浮心，多诸巧见。不能成就圆觉。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时，皆是执方便门，迷真实道。要须如百尺竿头，放身乃可耳。

僧曰：愿乞最后一言。曰：化人问幻士，谷响答泉声。欲达吾宗旨，泥牛水上行。

又尝谓门弟子曰：夫佛祖正宗，则真唯识。才有信处，皆可为人。若论修证之门，则诸方皆云：功未齐于诸圣，且教中所。许初心菩萨，皆可比知。亦许约教而会。先以闻解信入，后以无思契同。若入信门，便登祖位。且约现今世间之事，众世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现知，第三约教而知。

第一比知者，且如即今有漏之身，夜皆有梦，梦中所见，好恶境界，忧喜宛然。觉来床上安眠，何曾是实？并是梦中意识，思想所为。则可比知，觉时之事，皆如梦中无实。夫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赖耶识亲相分，唯是本识所变。若现在之境，是明了意识分别。若过去未来之境，是独散意识。思惟梦觉之境虽殊，俱不出于意识。则唯心之旨，比况昭然。

第二现知者，即是对事分明，不待立况。且如现见青白等物时，物本自虚，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识分，与同时意识计度分别，为青为白。以意辨为色，以言说为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尘钝故，体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万法咸尔，皆无自性，悉是意言。故曰：万法本闲，而人自闹。是以若有心起时，万境皆有。若空心起处，万境皆空。则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自不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则唯识唯心。若无于心，万法安寄？又如过去之境，何曾是有？随念起处，忽然现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现。此皆是众生日用，可以现知。不待功成，岂假修得。凡有心者，并可证知。故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识者，恒观自心，意言为境。此初观时，虽未成圣。分知意言，则是菩萨。

第三约教而知者。大经云：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此是所现本理，能诠正宗也。

智觉乘大愿力，为震旦法施主，声被异国。高丽遣僧航海问道，其国王投书，叙门弟子之礼，奉金丝织成伽黎，水精数珠，金澡瓶等并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相继归本国，各化一方。

以开宝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时，焚香告众，跏趺而化。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阅世七十有二，坐四十有二夏。
　　赞曰：予初读自行录，录其行事，日百八件。计其貌状，必枯悴佨劣，及见其画像，凛然丰硕，眉目秀拔，气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说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闻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孙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呜呼！真乘悲愿而至者也。

云居道简禅师

禅师名道简，其先范阳人，史失其氏。天姿粹美，闲静寡言。童子剃落，受满分戒。遍游丛席，造云居，谒膺禅师。膺与语连三日，大奇之。而诫令刻苦事众。于是简躬探井臼，司樵爨，遍掌寺务，不妨商略古今。众莫有知者，以腊高为堂中第一座。

先是高安洞山，有神灵甚，膺公住三峰时受服役。既来云居，神亦从至。舍于枯树之下，而树茂，号安乐树神。属膺将顺寂，主事僧白曰：和尚即不讳，谁可继者？曰：堂中简。主事僧意不在简，谓令拣选可当说法者，佥曰：第二座可，然且摄礼先请简，简岂敢当也。既申请，简无所辞让。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摄众演法自如。主事僧大沮，简知之，一夕遁去。安乐树神者号泣。诘旦众追至麦庄，悔过迎归，闻空中连呼，曰：和尚来也。

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曰：随处得自在。问：维摩岂不是金粟如来？曰：是。曰：为什么却在释迦会下听法？曰：他不争人我。问：如何是朱顶王菩萨？曰：问这赤头汉作么？问：横身盖覆时如何？曰：还盖得么？问：蛇子为什么吞却蛇？师曰：在理何伤？问：诸佛道不得处，和尚还道得么？曰：汝道什么处诸圣道不得？问：路逢猛虎时如何？曰：千人万人不逢，偏汝便逢？问：独宿孤峰时如何？曰：闲著七间僧堂不宿，阿谁教汝孤峰独宿？问：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须向高高山顶立，深深海里行。意旨如何？曰：高峰深海迥绝孤危，似汝闺合中软暖么？又问：丛林多好论尊贵边事如何？曰：要汝知大唐天子不书断，会么？

简契悟精深，履践明验。而对机应物，度越格量，天下宗之。师寿八十余，无疾而化。庐州帅张崇为建塔于本山。
　　赞曰：大阳明安，尝疏药山之语曰：高高山上标不出，深深海底藏不没。其儿孙遵承之，以为妙得其旨。及闻云居之言，则如真虎踞地而吼，百兽震恐。乃悟明安所示，盖裴旻之虎也。予为作偈曰：
　　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道人行立处，尘世有谁争？无间功不立，渠侬尊贵生。训君颠倒欲，枯木一枝荣。

重云智晖禅师

禅师名智晖，咸秦人，生高氏。童稚时，至精舍，辄留止如家。圭峰温禅师，见而异之，为剃发。年二十，受满足戒，师事高安白水本仁禅师。十年而还洛京，爱中滩佳山水，创屋以居，号温室院。日以施水给药为事，人莫能浅深之。

梁开平五年，忽欲还圭峰。山行翛然，深往，坐岩石间，如常寝处。顾见磨衲、数珠、铜瓶、棕笠，藏石壁间，触之即坏，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处建寺，以酬夙心。

方剃草，有祥云出众峰间，遂名曰重云。虎豹引去，有龙湫，险恶不可犯。晖督役，夷塞之，以为路。龙亦移他处，但见云雷随之。后唐明宗闻而佳之，赐额曰长兴。

住持余四十年，节度使王彦超微时，尝从晖游，欲为沙门。晖熟视曰：汝世缘深，当为我家垣墙。彦超后果镇永兴，申弟子之礼。

周显德三年夏，诣永兴，与彦超别，嘱以护法。彦超泣曰：公遂忍弃弟子乎？晖笑曰：借千年亦一别耳。

七月二十四日书偈一首曰：我有一间舍，父母为修盖，住来八十年，近来觉损坏。早拟移别处，事涉有憎爱，待他摧毁时，

彼此无妨碍。
　　乃跏趺而化，阅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晖居中滩，有病比丘，为众恶弃之。比丘哀曰：我以夙业白癞，师能为我洗摩？晖为之无难色。俄有神光异香，方讶之，忽失所在。归视疮

痂，亦皆异香也。

瑞龙幼璋禅师
　　禅师名幼璋，唐相国夏侯孜之犹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镇广陵，璋方七岁，游慧照寺，闻诵妙法莲华经，于是跪伯父前，求出家。伯父难之，璋因不饮食，不得已许之。依慧远禅师剃发，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至高安，见白水，又

谒署山，二大老皆器许焉。

咸通十三年，见腾腾和尚者于江陵，腾腾嘱曰：汝往天台，寻静而居，遇安即止。已而，又见憨憨和尚者，憨拊之曰：汝却后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萨，王于江南，于时我法乃昌。遂去。

璋至天台山，于静安乡建福唐院，已符腾腾之言。又住隐龙院。中和四年，浙东饥疫，璋于温台明三郡，收瘗遗骸数千，时谓悲增大士。乾宁中，雪峰尝见之，以棕榈拂子授璋而去。

天祐三年，钱尚父遣使童建，赍衣服香药，入山致请至府。署志德大师，馆于功臣院，日夕问道。辞还山，尚父不可。乃建瑞龙寺于城中，以延之。禅者云趋而集，又契憨憨之语。

尝谓门弟子曰：老僧顷年游历江外，岭南荆湖，但有知识丛林，无不参问来。盖为今日与诸人聚会，各要知个去处。然诸方终无异说，只教诸人歇却狂心，休从他觅。但随方任真，亦无真可任。随时受用，亦无时可用。设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昼作夜。更饶善巧，终不能指东为西。脱或能尔，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学语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里采花，波中取月。还著得心力么？汝今日各自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龙老汉，事不获已，迂迥太甚。还肯么？

天成二年丁亥四月，璋从尚父乞坟。尚父笑曰：师便尔乎？遣陆仁璋者，择地于西关建塔。塔毕，璋往辞尚父，嘱以护法恤民。还安，坐而化。阅世八十有七，坐七十夏。诏改天台隐龙，为隐迹云。

龟洋慧忠禅师

禅师名慧忠，泉州人，生陈氏。幼依龟洋山得度。游方至华州，谒草庵法义道人，留十余年。南还旧山，痛自韬晦。

会昌初，诏天下废释氏教，及宣宗即位，诏重兴之。而忠笑曰：仙去者未必受箓，成佛者未必须僧。遂过中不食，不宇而禅，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偈自见。曰：
　　雪后始知松柏操，云收方见济淮分。不因世主令还俗，那辨鸡群与鹤群。
　　多年尘土自腾腾，虽著伽黎未是僧。今日归来酬本志，不妨留发候然灯。
　　形容虽变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试读善财巡礼偈，当时岂例是沙门。
　　谓门弟子曰：众生不能解脱者，情累耳。悟道易，明道难。问：如何得明道去？忠曰：但脱情见，其道自明矣。夫明之为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咒力药力，以蛇绾弄，揣怀袖中无难。未知咒药等力者，怖骇弃去。但谛见自心，情见便破。今千疑万虑不得用者，是未见自心者也。

忽索香焚罢，安坐而化。全身葬于无了禅师塔之东。后数年塔忽自坼裂，连阶丈余，寺将发僧视之。是夜宴寂中，见无了禅师曰：不必更发也。今为沉、陈二真身。无了生沈氏，见马祖云。
　　赞曰：近世以身徇法，如此数老者鲜矣。予观其言，皆约而明。校其履践，诚而不杂。故能于死生之际，明验昭著。然初不闻俨临万众，四事供养者也。

洞山晓聪禅师
　　禅师名晓聪，生杜氏，韶州曲江人。少依云门寺得度。头骨峣然，一帔阅寒暑。周游荆楚，饫厌保社。与众作息，无有识之者。在云居时，传僧伽在维扬。于是禅者立问曰：既是泗州僧伽，因什么扬州出现？聪婆娑从旁来，众戏使对之。聪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众目笑之。莲花峰祥庵主，闻此语惊曰：云门儿孙犹

在耶？夜敷坐具，望云居拜之。丛林遂知名。

至洞山，依诠禅师。大中祥符二年，诠移住栖贤，以聪继席。果嗣文殊应天真禅师。真见圆明密，云门四世孙也。聪见僧来有所问，辄嗔目视之曰：我击虎术汝不会去。

一日自荷柴登山。僧逆之问曰：山上住，为什么山下担柴？答曰：山上也要柴烧。

云居舜老夫，时年少。聪使乞食鄂渚。有居士问：古镜未磨时如何？曰：黑如漆。曰：磨后如何？曰：照天照地。居士笑曰：道人不自洞山来耶？舜默惭，驰归举似聪。聪代前语曰：此去汉阳不远。代后语曰：黄鹤楼前鹦鹉洲。舜因悟其旨。

聪示众曰：一大藏教是个之字，祖师西来是右字或作手，作么生是正义？良久曰：天晴盖却屋，趁闲打却禾。输纳王租了，鼓腹自高歌。手植万松于东岭，而诵金刚般若经。山中人名其岭曰金刚。方植松，而宝禅师至。时亲自五祖来。聪问：上岭一句作么生道？宝曰：气急杀人。聪拄钁呵曰：从何得此随语生解阿师？见问上岭，便言气急，佛法却成流布。宝请代语。聪曰：何不道，气喘杀人逍遥？问：岭在此，金刚在什么处？聪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亲栽。

初比部郎中许公式，出守南昌，过莲花峰，闻祥公曰：聪道者在江西，试寻访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许公既至，闻聪住山家风，作诗寄之曰：语言浑不滞，高蹑祖师踪。夜坐连云石，春栽带雨松。镜分金殿烛，山答月楼钟。有问西来意，虚堂对远峰。

天圣八年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席当令自宝住持，因与门人叙透法身，说偈曰：
　　参禅学道莫忙忙，问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佨羸甚，见人无力得商量。唯有锄头知我道，种松时复上金刚。
　　言卒而化。又七日阇维，得五色舍利，塔于西阿。
　　赞曰：聪答所问两句耳，而莲华祥公便知是云门儿孙。古人验人，何其明也如此。予留洞山最久，藏中有聪语要一卷，载云水僧楚圆请益杨亿大年百问语。皆赴来机，而意在句语之外。圆即慈明也，初受汾阳，祝令更见聪。故慈明参扣余论，尚获见之。呜呼！聪为莲华峰、汾阳所知。则其人品要，当从玄沙、棱道者辈中求也。

雪窦重显禅师
　　禅师名重显，字隐之，遂州人。太平兴国五年四月八日，生于李氏。幼精锐，读书知要，下笔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夺。竟依益州普安院沙门仁铣为师，落发受具。出蜀，浮沉荆渚间历年。尝典客大阳，与客论赵州宗旨。客曰：法眼禅师昔邂逅觉铁嘴者于金陵，觉，赵州侍者也，号称明眼。问曰：赵州柏树子因缘记得否？觉曰：先师无此语，莫谤先师好。法眼拊手曰：真自师子窟中来。觉公言无此语，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显曰：宗门抑扬，那有规辙乎？时有苦行，名韩大伯者，貌寒，寝侍其旁，辄匿笑而去。客退，显数之曰：我偶客语，尔乃敢慢笑，笑何事？对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择法不明。显曰：岂有说乎？对以偈曰：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才见便生擒。后来猎犬无灵性，

空向枯椿旧处寻。
　　显阴异之，结以为友。显盛年工翰墨，作为法句，追慕禅月休公，尝游庐山栖贤，时諟禅师居焉，简严少接纳，显藞苴不合，作师子峰诗讥之。师子峰在栖贤之后。曰：踞地盘空势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云擎也出头。

显与齐岳者为侣，同谒五祖戒禅师。显休于山前庄，遣岳先往。机语不契，显亦竟不见。北游至复州，北塔祚禅师者，香林远公嫡子，云门之孙也。祚、远皆蜀人，知见高，学者莫能觐其机。显俊迈，祚爱之，遂留止五年，尽得其道。

显与学士曾公会厚善，相值淮上，问显何之？曰：将游钱塘，绝西兴，登天台雁荡。曾公曰：灵隐天下胜处，珊禅师吾故人，以书荐显。显至灵隐，三年，陆沈众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访显于灵隐，无识之者。时堂中僧千余，使吏捡床历，物色求之乃至。曾公问向所附书，显袖纳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邮也。（一本曰：然行脚人。于世无求，敢希荐达哉。）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

吴江翠峰虚席，举显出世。开法日，顾视大众曰：若论本分相见，不必高升此座。乃以手指曰：诸人随山僧手看，无量佛土一时现前，各各子细观瞻。其或涯际未知，不免拖泥带水。于是登坐，又环顾大众曰：人天普集合，发明何事？岂可互分宾主，驰骋问答，便当宗乘去？广大门风，威德自在。辉腾今古，把定乾坤。千圣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声前悟旨，犹迷顾鉴之端。言下知归，尚昧识情之表。诸人要识真实相为么？但以上无攀仰，下绝已躬。自然常光现前，个个壁立千仞。还辩明得也无？未辩辩取，未明明取。既辩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踞佛祖位，妙圆超悟，正在兹时。堪报不报之恩，以助无为之化。

后住明州雪窦，宗风大振，天下龙蟠、凤逸衲子，争集座下，号云门中兴。

显尝经行植杖，众衲环之。忽问曰：有问云门：树凋叶落时如何？曰：体露金风。云门答遮僧耶？为解说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汉有悟处即说。显熟视，惊曰：非韩大伯乎？曰：老汉瞥地也。于是令挝鼓众集。显曰：大众，今日雪窦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阳韩大伯，具大知见，晦迹韬光。欲得发扬宗风，幸愿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问：宝剑未出匣时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问：出匣后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僧退，宗乃曰：宝剑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虽易得，一将实难求。便下座，一众大惊。

暮年，悲学者寻流失源，作为道日损偈曰：
　　三分光阴二早过，灵台一点不揩磨。贪生逐日区区去，唤不回头争奈何？
　　余敷扬宗旨，妙语遍丛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罢，整衣侧卧而化，阅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义怀禅师。

天衣义怀禅师
　　禅师名义怀，生陈氏，温州乐清人也。世以渔为业。母梦星殒于屋除，而光照户，已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儿稚坐父船尾，渔得鱼付怀，怀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笞诟，甘甜之，不以

介意。长游京师，依景德寺。天圣中，试经得度。

怀清臞，行步迟缓。众中望见，如鹤在鸡群。时有言法华者，不测人也，行市井，拊怀背曰：临济德山去。怀初未喻，问耆宿。

曰：汝其当宏禅宗乎。行矣，勿滞于此。

怀初谒荆州金銮善禅师，不契。后谒叶县省禅师，又不契。东游至翠峰，翠峰众盛。怀当营炊，自汲涧，折担悟旨。显公印可，以为奇。辞去，久无耗。有僧自淮上来，曰：怀出世铁佛矣。显使诵提倡之语。曰：譬如雁过长空，影沈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显激赏以为类已，先使慰抚之，怀乃敢通门人之礼。然诸方服其精识，自铁佛至天衣，五迁法席，皆荒凉处。怀至，必幻出楼观，四事成就。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门弟子智才，住杭州佛日山，迎归养，侍剂药。才如姑苏未还，怀促其归，至门而怀已别众。才问：卵塔已毕，如何是毕竟事？怀竖拳示之。

遂倒卧，推枕而化。阅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崇宁中，敕谥振宗大师。
　　赞曰：予观雪窦天衣父子提唱之语，其指示心法，广大分晓，如云廓天布。而后之学者，失其旨的。争以识情数量，义学品目，缁秽之？譬如燧人氏钻火，将以烹饪飨上帝，而秦始皇用之，以烹儒焚书，岂不误哉。然子闻菩萨宏法，为内外护，皆本愿力故。曾集贤之知雪窦，言法华之识天衣，疑非苟然者耶！

福昌惟善禅师
　　禅师名惟善，不知何许人。住荆南福昌寺，嗣明教宽禅师。为人敬严，秘重法道。初住持时，屋庐十余间，残僧数辈。善晨香夕灯，升座说法，如临千众。禅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备之。客至，肃然加敬。十余年而衲子方集，至百许人。善见来者，必

勘验之。

有僧才入方丈，画一圆相呈善。善喝曰：遮野狐精。其僧便作掷势，以脚拶之三。善曰：蒿箭子。其僧礼拜，善便打。

又问僧：近离甚么处？对曰：大别。曰：在大别多少时？对曰：三年。曰：水牯使什么人作对？曰：不曾触他一粒米。曰：二时吃个什么？僧无语，善便打。

又问僧：近离甚么处？对曰：安州。曰：什么物？与么来也？对曰：请师辩著。曰：驴前马后汉。僧喝之。曰：驴前马后汉，又恶发作么？僧又喝，善便打，僧无语。善喝云：遮瞎驴，打杀一万个，有甚罪过，参堂去。有僧自号映达磨，才入方丈，提起坐具曰：展即遍周法界，不展即宾主不分。展即是，不展即是？善曰：汝平地吃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善便打。映曰：夺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善曰：棺木里瞠眼汉，且坐吃茶。茶罢映前白曰：适来容易触忤和尚。善曰：两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

又问僧：近离什么处？对曰：承天。曰：不涉途程，道将一句来。僧喝之，善便打。僧以坐具作摵势。善笑曰：丧车后掉药囊。又问：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善曰：添一减一是多少？其人无对，善便打。乃自代云：适来犹记得。

问超山主：名什么？对曰：与和尚同名。善曰：回互不回互？对曰：不回互。善便打。

又问僧：什么处来？对曰：远离两浙，近离鼎州。曰：夏在什么处？曰：德山。曰：武陵溪畔，道将一句来。僧无语。乃自代曰：水到渠成。

又问僧：什么处来？对曰：复州。曰：什么物与么来？对曰：请和尚试辩看。曰：礼拜著。僧曰：喏。善曰：自领出去，三门外与汝二十棒。

善机锋峻，不可婴，诸方畏服法席，追还云门之风。南禅师尝曰：我与翠岩悦在福昌时，适病寒，服药出汗。悦从禅侣遍借被，咸无焉。有纸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数。悦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赞曰：明教在云门，一日闻白槌曰：请师宽充典座。明教翻筋斗出众，曰：云门禅属我矣。及住持，尝自外归。首座问曰：游山不易。明教举拄杖曰：全得渠力。首座夺之，即随倒卧。首座掖起，度与拄杖，明教便打曰：向道全得渠力。余尝想见其人。今观善公施为，真克家子也。

大阳警玄禅师
　　禅师名警玄，祥符中，避国讳易为警延。江夏张氏子也。其先盖金陵人，仲父为沙门，号智通。住持金陵崇孝寺。延往依以为师。年十九，为大僧。听圆觉了义经，问讲者：何名圆觉？讲者曰：圆以圆融有漏为义，觉以觉尽无余为义。延笑曰：空诸有无，何名圆觉？讲者叹曰：是儿齿少而识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

益之？政如以秽食置宝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游方。

初谒鼎州梁山观禅师。问：如何是无相道场？观指壁间观音像，曰：此是吴处士画。延拟进语，观急索曰：遮个是有相，如何是无相底？于是延悟旨于言下，拜起而侍。观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辞，恐上纸墨。观笑曰：他日此语上碑去在。延献偈曰：
　　我昔初机学道迷，万水千山觅见知。明今辩古终难会，直说无心转更疑。蒙师点出秦时镜，照见父母未生时。如今觉了何所得，夜放乌鸡带雪飞。
　　观称以为洞上之宗可倚，延亦自负，侪辈莫敢攀奉。一时声价借甚。观殁，辞塔出山，至大阳，谒坚禅师。坚欣然让法席使主之，退处偏室。延乃受之。

咸平庚子岁也，谓众曰：廓然去，肯重去，无所得心去，平常心去，离彼我心去，然后方可。所以古德道：牵牛向溪东放，不免纳官家徭税。牵牛向溪西放，不免纳官家徭税。不如随分纳些些。渠总不妨，免致捞扰。作么生是随分纳些些底道理？但截断两头，有无诸法，凡圣情尽，体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无依，平等大道，万有不系。随处转辘辘地，更有何事？

僧问：亡僧迁化，向什么处去？延曰：亡僧几时迁化？僧曰：争奈相送何。延曰：红炉焰上绦丝缕，叆叇云中不点头。

见僧种瓜，问曰：甜瓜何时可熟？对曰：即今熟烂也。曰：拣甜底摘来。对曰：什么人吃？曰：不入园者。对曰：未审不入园者还吃也无？曰：汝还识他么？对曰：虽然不识，不得不与。延笑曰：去。其僧后病，延入延寿堂看之。问曰：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辨。若无个泡幻，大事无因辨。若要大事辨，识取个泡幻。作么生？对曰：遮个犹是遮边事。延曰：那边事作么生。对曰：匝地红轮秀，海底不栽花。延笑曰：乃尔惺惺耶。僧喝曰：这老汉，将谓我忘却，即兴阳剖禅师。

延神观奇伟，有威重。从儿稚中，即日一食。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越限，胁不至席者，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叹无可以继其法者。以洞上旨诀寄叶县省公之子法远，使为求法器，传续之。延尝注释曹山三种语，须明得转位始得。

一曰：作水牯牛是随类堕。注曰：是沙门转身语，是异类中事。若不晓此意，即有所滞。直是要伊一念无私，即有出身之路。

二曰：不受食是尊贵堕。注曰：须知那边了，却来遮边行李。若不虚此位，即坐在尊贵。

三曰：不断声色是随处堕。注曰：以不明声色，故随处堕。须向声色里，有出身之路。作么生是声色外一句？答曰：声不自声，色不自色，故云不断。指掌当指何掌也？
　　予尝作随类堕偈曰：纷然作息同，银碗里盛雪。若欲异牯牛，与牯牛何别？
　　作尊贵堕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复有尊贵。自应著珍御，顾见何惊异。
　　作随处堕偈曰：有闻皆无闻，有见元无物。若断声色求，木偶当成佛。
　　今并系于此。延以天圣五年七月十六日，升座辞众。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于此。问我归何处？顶相终难睹。停笔而化。
　　赞曰：延嗣梁山观，观嗣同安志，志嗣先同安丕，丕嗣云居膺，膺于洞山之门为高弟也。余观大阳盛时，有承剖两衲子，号称奇杰。卒至于不振，惜哉。微远录公，则洞上正脉，几于不续矣。呜呼！延之知人，可以无愧也。

神鼎洪諲禅师
　　禅师洪諲者，襄水人也，传失其氏，或云生于扈氏。隐于衡岳之三生藏。有湘阴男子，邦称右族，来游福严，即諲室。见諲气貌闲靖，一钵挂壁，莫能亲疏之，倾爱之忘去。谓曰：师宁甘长客于人？亦欲住山乎？我家神鼎之下邻寺，吾世植福之地，久无住持者，可俱往。諲笑曰：诺。乃以已马驮諲还。諲至，设鱼

鼓粥饭如诸方，一年而成丛席，十年而有众三十辈。

僧契嵩少时游焉，諲坐堂上，受其展。指庭下两小瓮，叱曰：汝来乃其时，寺今年始有酱食矣。明日将粥，一力挟筐，取物投僧钵中。嵩睨上下，有即咀嚼者，有置之自若者。嵩袖之下堂，出以观，皆碎饼饵。问诸耆老，曰：此寺自来不煮粥。脱有檀越请应供，諲次第拨僧赴之，祝令携干残者归纳库下，碎焙之，均而分俵，以当面也。堂头言：汝来适丁其时，良然。嵩大惊。

有木床一，夜则諲坐其上，三十辈者环之，听其诲语。諲曰：洞山颂曰：贪嗔痴，太无知。果赖今朝捉得伊。行即打，坐即槌。分付心王子细推。无量劫来不解脱，问汝三人知不知？古人与么道，神鼎即不然。贪嗔痴，实无知。十二时中任从伊。行即往，坐即随。分付心王无可为。无量劫来元解脱，何须更问知不知。

又尝曰：无量劫来赁屋住，至今不识主人公。借问诸人还识主人公也未？良久云：若有人问神鼎，向伊道作么？作么？又云：不得作主人公话会参。

智度寺沙门本延，谒諲夜语，还，谓郡将曰：諲公，所谓本色老宿，惜陆沈山中。郡以礼请开法。諲辞免不得已，曰：山僧年十八游方，亦无正意参禅。只欲往东京，听一两本经论，以答平生。何期行到汝州，忽值风发吹上首山。见个老和尚，劈头槌一槌。当时浃背汗流，礼却三拜。如今思量，悔不当初束缚送去首山。后却归乡井，古寺闲房，任运过时，岂不快哉。虽然如是，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今日有一炷香，也要对众烧却，供养此老。只是汝州土宜。乃升座问答罢。

又曰：斋会已具，僧俗已集，问答已毕，佛法成辨。只将此善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强，便下座。道俗欢呼，以为未始见也。于是諲声名普闻。

僧问：鸟窠侍者，欲往诸方学习佛法去，鸟窠但吹布毛，便悟去，如何？諲曰：此事即知此人久积净业，旷劫修行，方能了解。乃拈布毛举似，复吹之曰：会么？不得辜负老僧。良久曰：我在首山，与汾阳师兄，曾如此说。汾阳作偈曰：侍者初心慕胜缘，辞师拟去学参禅。鸟窠知是根机熟，吹毛当下得心安。看他吐露，终是作家。

又曾同作拄杖子偈。昭曰：一条拄杖刺蝎，劲直螺纹爆节。寻常肩上横担，大地乾坤挑斡。戳开懵钝顽痴，打破伶俐尖黠。如今卓在面前，诸方作么拈掇？我即不与么道。僧曰：愿闻和尚偈。偈曰：得处不在高峰，亦非浅溪深壑。如今幸得扶持，老病是为依托。

僧问：有问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我不将小意对阇梨。諲曰：若有问神鼎，但向道，此一问岂是小意？会么？首山大似担水河头卖，神鼎只解就窝里打。良久曰：相见不扬眉，君东我亦西。

有时示众曰：雨下阶头湿，晴干又没泥。姨姨娘姊妹，嫂嫂阿哥妻。若与么会得，犹是长连床上粥饭僧。作么生道得一句，作个出格道人？有么？良久云：适来有一人，为蛇画足，踣跳上梵天，筑著帝释鼻孔。帝释恶发，雨似盆倾。诸人还觉袈裟湿么？

有僧自汾州来，传是举道者。諲倚拄杖曰：一朵峰峦上，独树不成林时如何？僧曰：水分江树浅，远涧碧泉深。又问：作么生是回互之机？僧曰：盲人无眼。又问曰：我在众时，不会汾阳一偈。上座久在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请和尚举看。諲曰：鹅王飞鸟去，马头岭上住。天高盖不得，大家总上路。作么？僧举起坐具曰：万年松在祝融峰。諲曰：不要上座答话，试说看。僧曰：忽忆少年曾览照，十分光彩脸边红。即拂衣去。

諲曰：弄巧成拙。

僧请益首山答佛话。諲作偈曰：新妇骑驴阿家牵，谁后复谁先？张三与李四，拱手贺尧年。从上诸圣总皆然，起坐终诸没两般。有问又须向伊道，新妇骑驴阿家牵。乃又曰：虽然如此，犹未尽首山大意。进曰：如何尽首山大意？諲曰：天长地久，日月齐明。又作偈曰：长安甚乐到人稀（千圣同源）。到者方知不是归（方可较些子）。直道迥超凡圣外（有人不肯在）。犹是曹溪第二机（青霄有路）。

郴州道俗，即山迎请，住王莽山，不赴。僧问：佛不违众生之愿，为甚有请不赴？諲曰：莫错怪老僧好。有偈曰：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若人解了如斯意，大地众生无不彻。
　　諲德腊俱高，丛林尊仰之。如古赵州，同曰神鼎。闲书壁作偈曰：寿报七十六，千足与万足。若问西来意，彼此莫相触。莫相触，何付嘱？报你张三李四叔，山又青水又绿。

殁时年八十余。諲少年时，与耆宿数人，游湘中。一僧举论宗乘，颇博敏。会野饭山店供辨，而僧论说不已。諲曰：上人言三界惟心，万法惟识。惟识惟心，眼声耳色，何人之语？僧曰：法眼大师偈也。諲曰：其义如何？对曰：惟心，故根境不相到。惟识，故声色摐然。諲曰：舌味是根境否？对曰：是。諲以箸挟菜置口中，含胡而言，曰：何谓相入耶？坐者相顾大惊，莫能加答。諲曰：路涂之乐，终未到家。见解入微，不名见道。参须实参，悟须实悟。阎罗大王，不怕多语。
　　赞曰：不欲争虚气于形迹之间，唯务收实效于言意之表者，蠢叟论也。予观神鼎，殆庶几无愧此言。得道时未壮，隐于南岳二十年，乃领住持事。又二十年，方开堂说法。然皆缘起于他，寔非已意。譬如夜月行空，任运而去至。于甘枯淡以遂夙志，依林樾以终天年，可以追媲其师也。

圆照宗本禅师
　　圆照禅师，讳宗本，出于管氏。常州无锡人也。性质直，少缘饰，貌丰硕，言无枝叶。年十九，师事苏州承天永安道升禅师。升方道价重，丛林归之者如云。本弊衣垢面，探井臼，典炊爨，以供给之。夜则入室参道。升曰：头陀荷众良苦，亦疲劳乎。对曰：若舍一法，不名满足菩提。实欲此生身证，其敢言劳。升阴

奇之。

又十年，剃发受具，服勤三年，乃辞升。游方遍参。初至池州景德，谒义怀禅师，言下契悟，众未有知者。尝为侍者，而喜寝，鼻息齁齁。闻者厌之，言于怀，怀笑曰：此子吾家精进幢也，汝辈他日，当依赖之。无多谈，众乃惊。

及怀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荐福，本皆从之。治平初，怀公退居吴江之圣寿院，部使者李公复圭，过怀公，夜语曰：瑞光法席虚，愿得有道衲子主之，怀指本曰：无逾此道人者耳。

既至瑞光，集众击鼓，鼓辄堕，圆转震响，众惊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众至五百人。

杭州太守陈公襄，以承天兴教二刹坚请，欲往，而苏人留之益甚。又以净慈恳请之曰：借师三年，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啧啧曰：谁不欲作福？苏人识其意，听赴之。学者又倍于瑞光。

既而苏人以万寿龙华二刹请择居之，迎者千余人。曰：始借吾师三年，今九载矣，义当见还，欲夺以归。杭州守使县尉持卒徒护之，乃不敢夺。

元丰五年，以道场付其门人善本，而居于瑞峰庵。苏人闻之谋夺之，惧力不胜，欲发而未敢也。时会待制曾公孝序，适在苏，盖尝问道于本，而得其至要。因谒之庵中，具舟江津。既辞去，本送之登舟，语笑中载而归，以慰苏人之思。于是归本于穹窿山福臻院，时年六十三矣。

未几神宗皇帝，辟相国寺六十有四院为八。禅二律六，以中贵人梁从政、董其事，驿召本主慧林。既至，遣使问劳三日，诏演法于寺之门，万众拜瞻，法会殊胜，以为弥勒从天而降人间也。翌日，召对延和殿，有司使习仪而后引。既对，山呼罢，登殿赐坐，即就坐，盘足跏趺。侍卫惊相顾，本自若也。赐茶至，举盏长吸，又荡撼之。上问：受业何寺？对曰：承天永安。上喜其真喻，以方兴禅宗，宜善开导之旨。既退，上目送之，谓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车驾幸相国寺，止禅众无出迎。师奉承睿奖，阐扬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神宗登遐，召本入福宁殿说法。左右以本尝为先帝所礼敬，见之呜咽，不自胜。哲宗加号禅师，皇叔荆王亲赍敕授之。

元祐元年，以老求归，朝廷从其请，敕任便云游，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欣然升座，辞众曰：本是无家客，那堪任便游。顺风加橹桌，船子下杨州。既出都城，王公贵人，送者车骑相属。本诲之曰：岁月不可把玩，老病不与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为。闻者莫不流涕。其真慈善导，感人如此，非特然也。

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诉，遂买而畜之。其住净慈，岁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涌。得金鳗鱼。因浚为井，投鱼其间。寺众千余人，汲以不竭。民张氏有女子死，梦其母曰：我以罪为蛇。既觉，得蛇于棺下，持以诣本。乃为说法，复置故处。俄有黑蝉，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当入笼中，当持汝再诣净慈。如其祝，本复为说法。是夕梦女曰：二报已解脱矣。其显化异类，又如此。

本平居恂恂，未尝以辩博为事。至其说法，则虽盛名隆势，无所少假。高丽僧统义天，以王子奉国命，使于我朝。闻本名，请以弟子礼，见问其所得，以华严经对。师曰：华严经三身佛，报身说耶？化身说耶？法身说耶？义天曰：法身说。本曰：法身遍周沙界，当时听众，何处蹲立？义天茫然自失，钦服益加。

太子少保李公端愿，世以佛学自名。本问曰：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既曰无为，作么生学？李公不能答。

雪窦道法，至本大盛。老居灵岩，闭门颓然。而四方从者相望，于道不释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将入灭，沐浴而卧。门弟子环拥请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无偈。幸强起安座，本熟视曰：痴子，我寻常尚懒作偈。今日特地图个什么？寻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笔大书五字曰：后事付守荣。掷笔憨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门弟子塔师全身于灵岩山，阅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赞曰：富郑公居洛中，见颙华严，诵本之语。作偈寄之曰：因见颙师悟入深，寅缘传得老师心。东南谩说江山远，目对灵光与妙音。王显谟汉之，初见本登座，以目四顾，乃证本心。予闻马鸣云：如来在世，众生色心殊胜，圆音一演，随类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余年，而能使王公贵人，闻风而悟，瞻颜而证，则常随而亲炙之者，可知矣。故江西八十余人，而本则倍之。近代授法之盛，无能加者。非愿宏法道，行契佛心，何以臻此哉？

芭蕉谷泉禅师

禅师名谷泉，泉南人也。少聪敏，性耐垢污，大言不逊，流俗憎之。去为沙门，拨置戒律，任心而行，眼盖衲子。所至丛林，辄删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阳，谒昭禅师，昭奇之，密受记莂。

南归放浪湘中，闻慈明住道吾，往省觐。慈明问曰：白云横谷口，道人何处来？泉左右顾曰：夜来何处火，烧出古人坟。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声，慈明以坐具摵之。泉接住，推置绳床上。慈明亦作虎声，泉大笑。

山有湫毒龙所蛰，堕叶触波必雷雨连日，过者不敢喘。泉、慈明暮归，时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径去。于是泉解衣跃入，霹雳随至，腥风吹雨，林木振摇。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须臾晴霁，忽引颈出波间曰：轰。后登衡岳之顶灵峰寺，住懒瓒岩，又移住芭蕉。将移居保真，大书壁曰：予此芭蕉庵，幽占堆云处。般般异境未暇数，先看矮松三四树。寒来烧枯杉，饥餐大紫芋。而今弃之去，不知谁来住。

住保真庵，盖衡湘至险绝处，夜地坐祝融峰下，有大蟒盘绕之，泉解衣带，缚其腰，中夜不见。明日杖策，遍山寻之，衣带缠枯松上，盖松妖也。

又自后洞负一石像，至南台，像无虑数百斤。众僧惊骇，莫知其来。后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传为飞来罗汉。尝过衡山县，见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怜态。指其肉，又指其口。屠问曰：汝哑耶？即肯首。屠怜之，割巨脔置钵中，泉喜出望外，发谢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

以杖荷大酒瓢，往来山中，人问瓢中何物？曰：大道浆也。自作偈曰：我又谁管你天，谁管你地。著个破纸袄，一味工打睡。一任金乌东上，玉兔西坠。荣辱何预我？兴亡不相关。一条拄杖一胡芦，闲走南山与北山，醉卧山路间。

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纷纷如秋月。文殊不出头，普贤呈丑拙。畜一奴名调古，日令拾薪汲涧，或呼对坐岩石间。赠之以偈曰：我有山童名调古，不诵经，不礼祖，解般柴火御冬寒，随分衣裳破不补。会栽蔬，能种芋，千山万山去无惧。阿呵呵，有甚讨处？

慈明迁住福严，泉又往省之，少留而还。作偈寄之曰：相别而今又半年，不知谁共对谈禅。一般秀色湘山里，汝自匡徒我自眠。慈明笑而已。乃令南公更谒泉，泉与语，惊曰：五州管内，乃有此匾头道人耶？南公夏于法轮，泉因写偈招之曰：一自与师论大道，别来罕有同人到。如今抛却老狂僧，却去岣嵝峰头坐。大雪漫漫，猿声寂寂。独吟咏，自歌曲。奇哉大道，知音难得。孤云何日却归山？共坐庵前盘陀石。

南公讥其坦率，戏酬以偈曰：饮光论劫坐禅，布袋经年落魄。疥狗不愿生天，却笑云中白鹤。

云峰悦公访之，泉以偈赠之曰：高才悦禅者，心如孩儿貌山野，特特扶筇远谒予，三年见之如初也。不参禅，不问道，寻常只唱渔家傲。禅人见渠冷如灰，渠见禅人淡如皂。

有结伴诣常宁，拜阿育王所藏舍利塔者，以偈赠之曰：诸禅结伴游玉塔，灵踪胜境将心札。归来举似看如何，何似狂僧无缝塔？无缝塔，最难邈，岂同白玉受人踏。五湖四海尽云奔，踏破几多鞋共靸。无缝塔，甚匼匝，若遇同人方始答。忽然展手借样看，便与拦腮鼓一搭。

嘉祐中，男子冷清妖言，诛泉坐，清曾经由庵中，决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负土经通衢，弛担说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气筑。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狱。言讫微笑，泊然如蝉蜕。阇维舍利不可胜数。郴人塔之，至今祠焉。

法华全举禅师

禅师名全举，汾阳昭公之嗣也。初住龙舒之法华寺，后移居白云之海会寺。为人精严，谅直饱参。汾阳特称之。自出并汾，遍诣名山。初谒荆南福昌善禅师。善问曰：回互不回互？对曰：总不与么。曰：为什么已吃福昌棒？对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脱空漫语。对曰：调琴澄太古，琢句体全真。

又谒公安远禅师。远问：作么生是伽蓝？对曰：深山藏独虎，浅草露群蛇。曰：作么生是伽蓝中人？对曰：青松盖不匝，黄叶岂能遮。曰：道什么？对曰：少年曾决龙蛇阵，老倒还听稚子歌。曰：一句两句，云开月露作么生？对曰：照破祖师关。

又谒延寿贤禅师。贤问：海竭人亡作么生？对曰：毒蛇不咬人。曰：为何如此？对曰：风引溪云断，泉冲石径斜。

又谒夹山真首座。真曰：还见么？对曰：万事全无。曰：还不见么？对曰：千般皆在手。举曰：首座未见澄散圣时如何？曰：湖南，江西。又问：见后如何？曰：江西，湖南。举曰：却共首座一般耶？曰：打草蛇惊。对曰：终不捏怪。

又谒福严承禅师。承问：作么生是圆融之相？对曰：木人岭上休相觑，石女溪边更不迷。举却问：如何是福严圆融之相？曰：老病寻常事，龙钟没好时。又问：融即不问，如何是圆？曰：法界广无边。承曰：不圆不融时如何？对曰：虚空无对面，鸟道绝东西。又问：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诸佛为什么不知有？如何是三世诸佛不知有？曰：只为太惺惺。进曰：如何是狸奴白牯却知有？曰：争怪得伊。

又谒石霜慈明禅师。慈明问：作么生是向上一窍？对曰：二窍俱明。曰：还见七十二峰么？对曰：有甚掩处？曰：道什么？对曰：今日触忤和尚。慈明便打。举曰：作什么？曰：将谓是收番猛将，元来是行间小卒。对曰：雅淡呈秋色，馨香喷月华。

又谒大愚芝禅师。芝问：古人见桃花，意作么生？对曰：曲不藏直。曰：那个且从，这个作么生？对曰：市中拾得宝，比邻那得知。曰：上座还知么？对曰：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不献诗。曰：作家诗客。对曰：一条红线两人牵。曰：玄沙道谛当，又作么生？对曰：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曰：恰是。对曰：楼阁凌云势，峰峦叠翠层。

又谒玉涧林禅师。林曰：北斗藏身事已彰，法身从此露堂堂。云门赚杀他家子，直至而今乱度量。曰：我作此偈，天下人不肯，上座肯么？对曰：争敢。曰：作么生？对曰：清晨升宝座，应不让南能。

又谒栖贤諟禅师。问：如何是佛？曰：张三李四。进曰：意旨如何？曰：胡饼有甚汁？

又谒五祖戒禅师。戒问：作么生是绝羁绊底人？对曰：反手把笼头。曰：却是作家。对曰：背鞭打不著。曰：为什么上来下去？对曰：甚处见上来下去？戒便打。举曰：一言无别路，千里不逢人。

又谒翠峰素禅师。素曰：风穴道，嘶风木马缘无绊，背角泥牛痛下鞭，如何？对曰：翻身师子生狞甚，谁敢当头露爪牙。曰：放汝一线道。对曰：七颠八倒。曰：收。对曰：了。

又谒雪窦显禅师。显问：牛吃草，草吃牛？对曰：回头欲就尾，已隔万重关。曰：应知无背面，要须常现前。对曰：验在目前。曰：自领出去。

又谒西湖西峰庵主。主曰：绝顶西峰路，峻机谁敢攀。超然凡圣外，瞥隔两重关。举便问：如何是两重关？曰：月从东出，日向西没。对曰：庵主未见明招时如何？曰：满盏油难尽。进曰：见后如何？曰：多心易得干。

举机辩，如电砰雷射，不可把玩。诸方畏服，号举道者。自住持，多夜参，曰：诸上座，吾门之事，多少奇特。拥之不聚，推之不散。可谓活泼泼地，只欠承当在。虽然如此，有一人不肯在。且道不肯底人，具什么眼目？若于遮里甄别得出，山僧让禅床与上座。若也甄别不出，掷拄杖云：看取。

又曰：僧家以寂住为本，岂可观州猎县，看山门境致过时。盖为生死事大。所以古人到一处所，见个村院主也须问过。如今兄弟，往往蹉过，不肯递相博问。昔龙牙问德山鉴公：仗剑取师头时如何？鉴便引颈。龙牙曰：头落也。鉴便休去。莫是德山无机锋么？为当别有道理？良久曰：德山引颈，龙牙献剑。

举殁时七十余，塔于海会。
　　赞曰：无为子曰：生者人之所贵，死者人之所畏，耻者人之所避。而泉不贵其贵，不畏其畏，不避其避。此其所以如是，吾不知其真，吾不知其伪。将质之于天地。方是时，丛林以肃严相尚，沙门以修洁相高。一有指目，重为愧耻。故泉有以矫之耳，其号泉大道，若非苟然，举公名著丛林，如薛仁贵著白袍，西平王著锦帽，真勇于道者也。

广慧元琏禅师

禅师名元琏者，闽人也，得法于首山念禅师，住汝州广慧寺。琏褊颅广颡，瞻视凝远，望见令人意消。

尝谓众曰：我在先师会中，见（师）举竹篦子问省（叶县归省）驴汉曰：唤作篦子即触，不唤作篦子即背，作么生？省近前掣得，掷地上云：是什么？先师云：瞎。省从此悟入。我道省驴汉，悟即太煞悟，要且未尽先师意旨，这个说话，须是到此田地，方相委悉。情见未忘者，岂免疑谤。

又见智门（光祚）纲宗歌曰：胡蜂不恋旧时窠，猛将那肯家中死。曰：祚兄消许多气力作么？我寻常说禅，如手中扇子，举起便有风，不举一点也无。既称宗师，却以实法与人，好将一把火照看。与么开口，面皮厚多少？岩头云：若以实法与人，土也消不得。知么？究取好。莫面面相觑，在此作么？

内翰秘书监知郡杨亿大年问曰：承云一切罪业，皆因财宝所生。劝人疏于财利，况南阎众生，以财为命，邦国以财聚人。教中有财法二施，何得劝人疏财乎？琏曰：幡竿尖上铁笼头。大年曰：海坛马子似驴大。琏曰：楚鸡不是丹山凤。大年曰：佛灭二千年，比丘少惭愧。

大年尝书寄内翰李公维，叙师承本末，其词曰：病夫夙以顽蠢，获受奖顾。预闻南宗之旨，久陪上国之游，动静咨询，周旋策发。俾其刳心之有诣，墙面之无惭者，诚出席间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师（石霜庆诸），每垂诱导。自双林影灭，只履西归。中心浩然，罔知所旨。仍岁沉痼，神虑迷恍。殆及小间再辩方位，又得云门、谅公（黄檗禅师）大士，见顾蒿蓬。谅之旨趣，正与安公同辙，并自庐山归宗云居而来，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兹郡，适会广慧禅伯，实嗣南院念，念嗣风穴，风穴嗣先南院，南院嗣兴化，兴化嗣临济，临济嗣黄檗，黄檗嗣先百丈海，海嗣马祖，马祖嗣让和尚，即曹溪之长嫡也。斋中务简，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驾从之。请叩无方，蒙滞俱释。半岁之后，旷然弗疑。如忘忽记，如睡忽觉。平昔碍膺之物，嚗然自落。积劫未明之事，廓尔现前。固亦决择之洞分，应接之无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参寻。如雪峰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临济得法于大愚，终承黄檗。云岩蒙道吾训诱，乃为药山之子。丹霞承马祖印可，而作石头之裔。在古多有，于理无嫌。病夫今继绍之缘，实属于广慧，而提激之自，良出于鳌峰也。忻幸！忻幸！

大年所叙，详悉如此。岂欲自著于禅林乎？予恨其手编传灯录，至首山之嗣，独载汾阳，而不录广慧机语，何也？
　　赞曰：广慧机缘语句，虽不多见，然尝一脔知鼎味。大率如刀斫水，不见痕缝，真可谓作家宗师也。平生说法如云雨。暮年止得一杨大年，鲁国儒生，何其少哉。

大愚守芝禅师

禅师名守芝，太原王氏子也。少弃家，依潞州承天寺，试法华经得度，为大僧。讲金刚般若经，名满三河。学者追崇之。时昭禅师出世汾水，芝疑之往观焉。投诚入室，特受印可。

南游住高安大愚，升座揭香合子曰：明头来，明头合，暗头来，暗头合。若道得，天下横行。道不得，且合却。僧问：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真实事请师举。芝曰：两段不同，向下文长。

又问：满身是眼，口在什么处？芝曰：三跳。进曰：不会。芝曰：章底词秋罢，歌韵向春生。大众僧俗中，皆有奇人。且如本朝杨大年偈曰：八角磨盘空里走，金毛师子变作狗。拟欲藏身北斗中，应须合掌南辰后。要会么？一偈播诸方，塞断衲僧口。

又曰：鲁祖见僧来，便面壁。南泉曰：我寻常向师僧道，未具胞胎已前会取，尚不得一个半个。大愚即不然，未具胞胎前会得，打折你腰。

密谏李公守南昌，请住西山翠岩。开堂祝圣曰：睿算增延，法轮常转。且道法轮如何转？会么？须弥顶上笑翻身，却来堂中叠足坐。阿呵呵，是什么？饭箩里坐却受饿。和泥合水，且与么过。上士闻之熙熙，下士闻之肯可。思量却成口过，要会么？一六三四二，直言曲七一。桃李火中开，黄昏后日出。

芝讥呵学者寡闻，得少为足。曰：汾阳有十智同真法门，锻佛祖钳锤。今时禅者，姿质不妙，莫有成器者。僧问：如何是十智同真？芝曰：先师言：夫说法者，须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缁素不分，不能与人为眼目，决断是非。如鸟飞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断弦。弦断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飞。弦壮翼牢，空的俱彻。作么生是十智同真？如今一切点出。一同一质，二同大事，三总同参，四同真智，五同遍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杀，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先师又曰：与什么人同得入？与谁同音吼？作么生是同生杀？什么物同得失？阿那个同具足？是什么同遍普？何人同真智？孰能总同参？那个同大事？何物同一质？有点得出底么？点得出者，不吝慈悲。点不出者，未有参学眼在。切须辩取，要识是非，面目见在。

芝曰：先师曰：要识是非，面目见在，也大省力。后生晚学，刺头向言句里，贪著义味。如驴舐尿处，棒打不回。盖为不广求知识，遍历门风。多是得一言半句，便点头咽唾，道已了辨。上座大有未稳当处在。

先师有十五家宗风歌，号曰广智。其词曰：大道不说有高低，真空那肯涉离微。大海吞流同增减，妙峰高耸总擎持。万派千溪皆渤澥，七金五岳尽须弥。玉毫金色传灯后，二三四七普闻知。信衣息，广开机，诸方老宿任施为。识心是本从头说，迷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解道前纲出后机，旨趣分明明似镜，盲无慧目不能窥。明眼士，见精微，不言胜负坠愚痴。物物会同流智水，门风逐便示宗枝。即心佛，非心佛，历世明明无别物，即此真心是我心，犹是机权出。芝曰：此叙马祖宗派也。

或五位，或三路，施设随根巧回互。不触当今是本宗，展手通玄无佛祖。芝曰：此叙洞上宗派也。

或君臣，或父子，量器方圆无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贤豪明渐次。芝曰：此叙石霜宗派也。

有时敲，有时唱，随根问答谈谛当。应接何曾失礼仪，浅解之流却生谤。或双明，或单说，只要当锋利禅悦。开权不为斗聪明，舒光只要辩贤哲。有圆相，有默论，千里持来目视瞬，万般巧妙一圆空。烁迦罗眼通的信。芝曰：此叙沩仰宗派也。

或全提，或全用，万象森罗实不共，青山不碍白云飞，隐隐当台透金凤。芝曰：此叙石头药山宗派也。

象骨镜，地藏月，玄沙崇寿照无阙。因公致问指归源，旨趣来人明皎洁。芝曰：此叙雪峰地藏宗派也。

或称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长击发。句里明人事最精，好手还同楔出楔。或抬荐，或垂手，切要心空易开口。不识先人出大悲，管烛之徒照街走。芝曰：此叙云门宗派也。

德山棒，临济喝，独出乾坤解横抹。从头谁管乱区分，多口阿师不能说。临机纵，临机夺，迅速机锋如电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灵脑劈裂。或宾主，或料拣，大展禅宗辩正眼。三玄三要用当机，四句百非一齐铲。劝同袍，莫强会，少俊依前或窒碍。不知宗脉莫漫汗，永劫长沉生死海。难逢难遇又难闻，猛烈身心快通泰。芝曰：此叙德山临济宗派也。

慈明有善侍者，号称明眼悦，闻芝之风，自石霜至大愚入室。芝趯出履一只，善退身而立。芝俯取履，善辄踏倒。芝起面壁，以手点津，连画其壁三，善瞠立其后。芝旋转以履打，至法堂。善曰：与么为人，瞎却一城人眼在。

又有僧，称讲金刚经。问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时有狗卧绳床前，芝趯之，狗起去。问僧：解么？僧曰：不解。芝曰：若解即成法相。作偈曰：沙里无油事可哀，翠岩嚼饭喂婴孩。一朝好恶知端的，始觉从前满面灰。
　　嘉祐之初示寂，塔于西山。
　　赞曰：大愚、翠岩（可真）皆余故园，少时往来两山之间，有老衲大父友也。言芝无恙时事曰：众未尝登三十辈。屋老常以木拄将倾处，过者疑将压焉。芝提笠日走城郭村落，寺如传舍，粥饭亦有不继时。追绎其高韵，作偈曰：庐山殿阁如生成，食堂处处禅床折。我此三门如冷灰，尽日长廊卷风叶。

浮山法远禅师

《宗门武库》：

叶县省和尚严冷枯淡，衲子敬畏之。浮山远、天衣怀在众时，特往参扣。正值雪寒，省诃骂驱逐，以至将水泼旦过，衣服皆湿，其他僧皆怒而去，惟远、怀并叠敷具整衣，复坐于旦过中。

省到诃曰：尔更不去？我打尔。远近前云：某二人数千里，特来参和尚禅，岂以一杓水泼之便去。若打杀也不去。省笑曰：尔两个要参禅，却去挂搭。

续请远充典座，众苦其枯淡，省偶出庄，远窃钥匙取油面作五味粥。粥熟，省忽归赴堂，粥罢，坐堂外令请典座。远至，首云：实取油面煮粥？情愿乞和尚责罚。省令算所直，估衣钵还讫，打三十拄杖出院。远舍于市中，托道友解免，省不允。又曰：若不容归，只乞随众入室，亦不允。一日出街次，见远独于旅邸前立。乃云：此是院门房廊，尔在此住许多时？曾还租钱否？令计所欠追取，远无难色，持钵于市化钱还之。

省又一日出街见之，持钵归为众曰：远真有意参禅。遂呼其归。

《禅林僧宝传》：

禅师名法远，郑圃田人也。出于王氏，年十九，游并州，见三交嵩禅师，求出世法。嵩曰：汝当剃落，堕三宝数，乃可受法。远曰：法有僧俗乎？嵩曰：与其为俗，曷若为僧？僧则能续佛寿命故也。于是断发，受具足戒。

谒汾州昭公，又谒汝海省公，皆受记莂。天禧中，游襄汉隋郢。至大阳，机语与明安延公相契。延叹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无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远曰：当为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许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为证。偈曰：
　　杨广山前草，凭君待价焞。异苗翻茂处，深密固灵根。其尾云：得法者，潜众十年，方可阐扬。

远拜受辞去，依滁州琅玡觉禅师。应舒州太平兴国寺请说法，为省公之嗣。次住姑苏天平山，又住浮山。既老，退休于会圣岩。因阅班固《九流》，遂拟之作《九带》，叙佛祖教义，博采先德机语，参同印证。

其一曰：佛正法眼带。其二曰：佛法藏带。其三曰：理贯带。其四曰：事贯带。其五曰：理事纵横带。其六曰：屈曲带。其七曰：妙挟兼带。其八曰：金针双锁带。其九曰：平怀常实带。学者既已传诵。远曰：若据圆极法门，本具十数。今此九带，已为诸人说了。更有一带，还见得么？若也见得亲切分明，却请出来，说看。说得分明，许汝通前九带圆明道眼。若见不亲切，说不相应，唯依吾语，而为已解，则名谤法。大众到此如何？众无语，远叱去之。

举僧问夹山：如何是夹山境？答曰：猿抱子归青嶂后，鸟衔花落碧岩前。法眼曰：我二十年来，将作境语会。远曰：不作境会，作么生会？僧曰：师意如何？曰：犀因玩月文生角，象被雷惊花入牙。或远云：直饶不作境语会，亦未会在。何谓也？云：犀因玩月文生角，象被雷惊花入牙也。

远玉骨插额，目光外射，状如王孙，凛然可畏。初欧阳文忠公，闻远奇逸，造其室，未有以异之。与客棋，远坐其旁，文忠收局，请远因棋说法。乃鸣鼓升座曰：若论此事，如两家著棋相似。何谓也？敌手知音，当机不让。若是缀五饶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闭门作活，不会夺角冲关。硬节与虎口齐彰，局破后徒劳逴斡。所以道，肥边易得，瘦肚难求。思行则往往失黏，心粗而时时头撞。休夸国手，谩说神仙。赢局输筹即不问，且道黑白未分时一著，落在什么处？良久曰：从前十九路，迷悟几多人。文忠嘉叹久之。远偈语妙密，诸方服其工作。
　　三交嵩公赞曰： 黄金打作俞石箸，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动，无言童子暗嗟吁。
　　又作明安延公赞，曰：黑狗烂银蹄，白象昆仑骑。于斯二无碍，木马火中嘶。
　　远雅自称柴石野人，殁时已七十余。少时与达观颖公、薛大头七八辈游蜀，几遭横逆。远以智脱之。众以其晓吏事，号远录公。

投子义青禅师

禅师名义青，本青杜人，李氏子也。七龄颖异，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试法华经得度为大僧。其师使习百法论，叹曰：三祗涂远，自困何益哉？入洛中听华严五年，反观文字，一切如肉受串，处处同其义味。尝讲至觉林菩萨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离文字，宁可讲乎？即弃去游方，至浮山。

时圆鉴远禅师退席，居会圣岩。远梦得俊鹰畜之，既觉而青适至。远以为吉征，加意延礼之，留止三年。远问曰：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时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会？青拟进语，远蓦以手掩其口。于是青开悟，拜起。远曰：汝妙悟玄机耶？对曰：设有妙悟，也须吐却。时有资侍者在旁曰：青华严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顾曰：合取狗口，汝更忉忉，我即便呕。服勤又三年。

圆鉴以大阳皮履布直裰付之曰：代吾续洞上之风，吾住世非久，善自护持，无留此间。青遂辞出山，阅大藏于庐山慧日寺。熙宁六年还龙舒，道俗请住白云山海会寺，计其得法之岁，至此适几十年。又八年移住投子山，道望日远，禅者日增。潜通暗证者，比比有之。异苗翻茂，果符前谶。青平生不畜长物，弊衲楮衾而已。

初开山慈济有记曰：吾塔若红，是吾再来。邦人偶修饰其塔，作玛瑙色。未几而青领院事，山中素无水，众每以为病，忽有泉出山石间，甘凉清洁。郡守贺公，名为再来泉。

元丰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书辞郡官诸檀越。五月四日，盥沐升座。别众罢，写偈曰：两处住持，无可助道。珍重诸人，不须寻讨。遂泊然而化。阇维收舍利灵骨。以闰六月，塔于寺之西北，三峰庵之后。阅世五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

无为子杨杰，为赞其像曰：一只履，两牛皮，金乌啼处木鸡飞。半夜卖油翁发笑，黑头生得白头儿。有得法上首一，名道楷禅师。

芙蓉道楷禅师

禅师名道楷，沂州沂水人，生崔氏。为人刚劲孤硬，自其少时，即能辟谷学道。隐伊阳山中，后游京师，籍名术台寺，试所习，得度具戒。

谒青华严于淮山海会。问：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饭。离此之外，别有为人言句也无？青曰：汝道寰中天子敕，还假禹汤尧舜也无？楷拟酬之，青以拂子摵之。曰：汝发意来，早有二十棒也。于是，楷悟旨于言下，再拜即去。青呼曰：且来。楷亦不顾。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

后掌众食。青问：厨务勾当良苦。对曰：不敢。曰：汝炊饭耶，煮粥耶？对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炊饭。曰：汝作什么？对曰：和尚慈悲，放他闲去。

又尝从青游园。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与么？对曰：与和尚提鞋挈杖，不为分外。曰：有同行在。对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谓曰：早来说话未尽。（楷）对曰：更请举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即点灯来。（青）曰：上来下去，总不空然。（楷）对曰：在左右，理合如此。（青）曰：奴儿婢子，谁家屋里无？（楷）对曰：和尚尊年，阙他不可。（青）曰：与么殷勤。（楷）对曰：报恩有分。

元丰五年，北还沂，闲居马鞍山，遂出世说法。初住沂州之仙洞，后迁西洛之招提龙门。又迁住郢州之大阳、隋州之大洪，皆一时名公卿，为之劝请。洞上之风大震西北。

崇宁三年有诏，住东京十方净因禅院。大观元年冬，移住天宁，差中使押入，不许辞免。俄开封尹李孝寿奏，楷道行卓冠丛林，宜有以褒显之。即赐紫伽梨，号定照禅师。

楷焚香谢恩罢，上表辞之，曰：伏蒙圣慈，特差彰善阁。祗候谭祯，赐臣定照禅师号，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即时焚香升座，仰祝圣寿讫：伏念臣行业迂疏，道力绵薄，常发誓愿，不受利名。坚持此意，积有岁年。庶几如此传道，后来使人专意佛法。今虽蒙异恩，若遂忝冒，则臣自违素愿，何以教人？岂能仰称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祗受，伏望圣慈察臣微悃，非敢饰词。特赐俞允臣没齿行道，上报天恩。

上闻之，以付李孝寿，躬往谕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确然不回。开封尹具以闻，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诚，而适犯天威。问曰：长老枯瘁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实无。又曰：言有疾，即于法免罪谴。楷曰：岂敢侥幸称疾，而求脱罪谴乎。吏太息，于是受罚。著缝掖编管缁州。都城道俗，见者流涕，楷气色闲暇。至缁州僦屋而居，学者益亲。

明年冬敕放令自便，庵于芙蓉湖中，数百人环绕坐卧。楷虑祸，乃日各食粥一杯，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犹百许人。政和七年冬，敕赐所居庵额华严禅寺。明年五月十四日，无疾而殁。先写偈付侍者曰：
　　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
　　初楷在大阳，青华严遣果侍者，以大阳皮履直裰付之，楷以付襄州洞山道微，微退罢还浙东，殁于双林小寺。今取以还鹿门山，建阁藏之曰藏衣。楷偈句精深有旨法，作五偈，述其门风。
　　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刹刹尘尘处处谭，不劳弹子善财参。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岩前鸟不衔。
　　二曰：死蛇惊出草。偈曰：日炙风吹草里埋，触他毒气又还乖。暗地若教开死口，长安依旧绝人来。
　　三曰：解针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别有长。半夜髑髅吟一曲，冰河红焰却清凉。
　　四曰：截锯和三台。偈曰：不是宫商调，谁人和一场？伯牙何所措，此曲旧来长。
　　五曰：古今无间。偈曰：一法元无万法空，个中那许悟圆通。将谓少林消息断，桃花依旧笑春风。
　　楷旧隐与虎为邻，虎尝乳四子月余。楷阚其出，往视之。腥臭不可言，窃携其一还，虎得彘，曳至弄穴前，伏地，喜见脊尾，但见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群鸟皆鸣翔其上。楷即放还之。其寄伊阳宰韩承议偈曰：
　　老爱依山人事稀，虎驯庵畔怪来迟。寥寥石室尘埃满，不知何日是归期。
　　又曰：数里无人到，山黄始觉秋。岩间一觉睡，忘却百年忧。
　　赞曰：宗门尚继嗣，则若依彷世典礼为之后者，为之子。远使青续洞上已坠之纲，是也。然青楷父子，任重道远。皆能刻苦，生死以之卒。勃然而兴，贤矣哉。

灯录：

上堂：昼入祗陀之苑，皓月当天；夜登灵鹫之山，太阳溢目。乌鸦似雪，孤雁成群，铁狗吠而凌霄，泥牛斗而入海。正当恁么时，十方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场中，祖师门下，大家出一只手接待往来知识。诸仁者，且道成得个甚么事？良久曰：更栽无影树，留与后人看。

上堂：才升此座，已涉尘劳；更乃凝眸，自彰瑕玷。别传一句，勾贼破家；不失本宗，狐狸恋窟。所以真如凡圣，皆是梦言；佛及众生，并为增语。到这里回光返照，撒手承当，未免寒蝉抱枯木，泣尽不回头。

上堂拈拄杖曰：这里荐得，尽是诸佛建立边事，直饶东涌西没，卷舒自在，也未梦见七佛以前消息。须知有一人，不从人得，不受教诏，不落阶级。若识此人，一生参学事毕。蓦召大众曰：更若凝眸，不劳相见。

上堂良久曰：青山常运步，石女夜生儿。便下座。

上堂：假言唱道，落在今时。设使无舌人解语，无脚人能行，要且未能与那一人相应。还会么？龙吟徒侧耳，虎啸谩沉吟。

师示众曰：夫出家者为厌尘劳，求脱生死。休心息念，断绝攀缘，故名出家。岂可以等闲利养，埋没平生？直须两头撒开，中间放下，遇声遇色，如石上栽花；见利见名，似眼中着屑。况从无始以来，不是不曾经历，又不是不知次第，不过翻头作尾，止于如此，何须苦苦贪恋？如今不歇，更待何时？所以先圣教人，只要尽却今时。能尽今时，更有何事？若得心中无事，佛祖犹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边相应。你不见隐山至死不肯见人，赵州至死不肯告人，扁担拾橡栗为食，大梅以荷叶为衣，纸衣道者只披纸，玄泰上座只着布，石霜置枯木堂与人坐卧，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办米，同煮共食，要得省取你事。且从上诸圣，有如此榜样，若无长处，如何甘得？

诸仁者，若也于斯体究，的不亏人；若也不肯承当，向后深恐费力。山僧行业无取，忝主山门，岂可坐费常住，顿忘先圣付嘱？今者辄效古人，为住持体例，与诸人议定，更不下山、不赴斋、不发化主，唯将本院庄课一岁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随人添减。可以备饭则作饭，作饭不足则作粥，作粥不足则作米汤。新到相见，茶汤而已，更不煎点。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务要省缘，专一办道。又况活计具足，风景不疏，华解笑，鸟解啼，木马长鸣，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鸣泉无声。岭上猿啼，露湿中宵之月；林间鹤唳，风回清晓之松。春风起时，枯木龙吟，秋叶凋而寒林华散，玉阶铺苔藓之纹，人面带烟霞之色。音尘寂尔，消息宛然，一味萧条，无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诸人面前，说家门已是不着便，岂可更去升堂入室，拈槌竖拂，东喝西棒，张眉努目，如痫病发相似？不唯屈沉上座，况亦辜负先圣！你不见达磨西来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于立雪断臂，可谓受尽艰辛。然而达磨不曾措了一词，二祖不曾问着一句，还唤达磨作不为人得么？二祖做不求师得么？山僧每至说着古圣做处，便觉无地容身，惭愧后人软弱。又况百味珍羞，递相供养，道我四事具足，方可发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时光似箭，深为可惜。虽然如是，更在他人，从长相度，山僧也强教你不得。诸仁者！还见古人偈么：山田脱粟饭，野菜淡黄虀，吃则从君吃，不吃任东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大觉怀琏禅师

禅师名怀琏，字器之，漳州陈氏子也。初其母祷于泗州僧伽像，求得之。故其小字泗州。幼有远韵，聪慧绝人。长为沙门，工翰墨声称甚著。游方爱衡岳胜绝，馆于三生藏有年，丛林号琏三生。闻南昌石门澄禅师者，五祖戒公之嫡子也，往拜谒，师事之十余年。去游庐山圆通，又掌书记于讷禅师所。

皇祐二年正月，有诏。住京师十方净因禅院。二月十九日，召对化成殿，问佛法大意，奏对称旨，赐号大觉禅师。斋毕传宣，效南方禅林仪范，开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录，慈云大师清满，启白唱曰：帝苑春回，皇家会启。万乘既临于舜殿，两街获奉于尧眉。爰当和煦之辰，正是阐扬之日。宣谈祖道，上副宸衷。

问答罢，乃曰：古佛堂中曾无异说，流通句内诚有多谈。得之者妙用无亏，失之者触途成滞。所以溪山云月，处处同风。水鸟树林，头头显道。若向迦叶门下。直得尧风荡荡，舜日高明。野老讴歌，渔人鼓舞。当此之时，纯乐无为之化，焉知有恁么事。

皇情大悦，与琏问答诗颂，书以赐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书献偈，乞归老山中。

偈曰：千簇云山万壑流，归心终老此峰头。余生愿祝无疆寿，一炷清香满石楼。

上曰：山即如如体也，将安归乎？不许。修撰孙觉莘老书问宗教，琏答之书。其略曰：妙道之意，圣人尝寓之于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坏，礼义亡。然后奇言异术间出而乱俗，迨我释迦入中土，醇以第一义示人，而始末设为慈悲，以化众生，亦所以趣时也。自生民以来，淳朴未散，则三皇之教简而素，春也。及情窦日凿，则五帝之教详而文，夏也。时与世异，情随日迁，故三王之教密而严，秋也。昔商周之诰誓，后世学者，有所难晓。彼当时人民，听之而不违，则俗与今如何也？及其弊而为秦汉也，则无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愿闻者，于是我佛如来，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而圣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犹是而已矣。至其极也，皆不能无弊。弊，迹也，道，则一耳。要当有圣贤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汉至今，千有余岁，风俗靡靡愈薄，圣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诋訾，不知所从。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叹也。

琏虽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严甚。上尝赐以龙脑钵盂，琏对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坏色衣，以瓦钵食，此钵非法。使者归奏，上嘉叹久之。

琏居虔服玩，可以化宝坊也，而皆不为。独于都城之西，为精舍，容百许人而已。有晓舜禅师，住栖贤，为郡吏临以事，民其衣，走依琏。琏馆于正寝，而处偏室。执弟子礼，甚恭。王公贵人来候者，皆怪之。琏具以实对曰：吾少尝问道于舜，今其不幸，其可以像服，二吾心哉。闻者叹服。仁庙知之，赐舜再落发，仍居栖贤寺。

治平中，琏再乞还山坚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诏许自便。琏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归老于四明之育王山广利寺。

四明之人，相与出力，建大阁藏所赐诗颂，榜之曰：宸奎。命翰林学土兼侍读端明殿学士苏轼，为之记。时京师始建宝文阁，诏取其副本藏焉。琏归山二十余年，年八十二，无疾而化。
　　赞曰：琏公生长于寒乡，栖迟于荒远，钵饭布衲，若将终身。一旦道契主上，名落天下，而能焚龙脑，让正寝，非其素所畜养大过于人者，何以至是哉？至于与士大夫论宗教，则指物连类，折之以至理，使其泮然无疑，则亦知为比丘之大体者欤。

余杭惟政禅师

政黄牛者，钱塘人，住余杭功臣山，幼孤为童子，有卓识，词语皆出人意表，其师称于人，有大檀越奇之，以度牒施之，跪奉谢而不受。其师问故，曰：恩不可轻受。彼非知我者，特以师之言施百千于一童子，保其终身能施物不责报乎？如来世尊，大愿度生，则有慈荫。今妙法莲华经是也。当折节诵持，恩并归一，于义为安。其师自是益奇之。

年十八，果以其志，为大僧。游方问道三十年乃罢。其居功臣山，尝跨一黄犊。蒋侍郎堂，出守杭州，与政为方外友。每来谒，必巾持挂角上，市人争观之，政自若也。至郡庭下犊，而谈笑终日而去。

一日郡有贵客至，蒋公留政曰：明日府有燕饮，师固奉律，能为我少留一日，因款清话。政诺之。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岩谷，国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标致。
　　又作山中偈曰：桥上山万层，桥下水千里。唯有白鹭鸶，见我尝来此。
　　又作送僧偈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冬不拥炉，以荻花作毬，纳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盘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达旦，率以为常。

工书笔法胜绝，如晋宋间风流人，尝笑学者临法帖曰：彼皆知翰墨为贵者，其工皆有意。今童子书画多纯笔，可法也。秦少游见政字画，必收畜之。

有问者曰：师以禅师名，乃不谈禅何也？曰：徒费言语，吾懒，宁假曲折。但日夜烦万象为敷演耳，言语有间，而此法无尽，所谓造物无尽藏也。

九峰鉴韶禅师，尝客政，韶坦率不事事，每窃笑之。一夕将卧，政使人呼，韶不得已，颦頞而至。政曰：月色如此，劳生扰扰，对之者能几人？韶唯唯而已。呼童子使熟炙，韶方饥，意作药石。久之，乃橘皮汤一杯。韶匿笑去，曰：无乃太清乎。

政风调高，老益清臞，尝自赞其像曰：貌古形疏倚杖梨，分明画出须菩提。解空不许离声色，似听孤猿月下啼。

西余净端禅师

端师子者，吴兴人也。始见弄师子者，发明心要。则以彩帛像其皮，时时著之，因以为号。住西余山，嗣姑苏翠峰月禅师。西余去湖州密迩，每雪，朝著彩衣入城，小儿争哗逐之。从人乞钱，得即以散饥寒者。

钱穆父赴官浙东，见之约明日饭。端黎明独往，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妇出迎，俄其夫至诟逐，竟为逻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见之问故。曰：烦寄声钱公，本来赴斋中，涂奸情事发，请自饭。穆父闻之惊，且笑顾客曰：此僧胸中无一点疑事。

又尝见持死鸡疾行者，挽衣问何之？曰：鸡为狸害，法不可食，将弃水中。端苦求之，道路聚观，讽曰：当得偈乃可与。端跪作祭文曰：维灵生有鹰鸦之厄，死有汤镬之灾，生时要汝报晓，死后无人收埋。奉为转化檀施，施肚为汝作棺材。言卒，携鸡去，以施饥者。能诵法华经，湖人争延之，必得钱五百乃开帙。目诵数句，即持钱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渔父词，月夕必歌之达旦。

有狂僧号回头和尚，以左道鼓动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对丹阳守吕公肉食，端竟至指曰：正当与么时，如何是佛？回头不能遽对。端捶其头，推倒乃行。

又有妖人号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倾城信敬。端见揕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拟议。端趯之而去。

章丞相子厚请升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头，趯翻不托。七轴之莲经未诵，一声之渔父先闻。端听僧官宣至此，以手耶揄曰：止。乃坐引声吟曰：本是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大众杂然称善。端顾笑曰：我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子厚留饭，端嗔说偈曰：
　　章惇章惇，请我看坟。我却吃素，汝却吃荤。
　　子厚为大笑。时吕太尉吉甫，亦留丹阳，三人者日过从。吉甫诵禅定功德，诸般若中第一。曰：惠卿修之十年，子厚独称锻可忘忧，稽康得仙竟作剑解。端说偈曰：
　　章公好学仙，吕公好坐禅。徐六喻担板，各自见一边。
　　闻者传以为笑乐。元祐初，圆照禅师自京师慧林，退归姑苏，见端于甘露，曰：汝非端师子乎？曰：是。圆照戏之曰：村里师子耳。端应声曰：村里师子村里弄，眉毛与眼一齐动。开却口，肚里直笼统。不爱人取奉，直饶弄到帝王宫，也是一场干打哄。圆照粹美，不悟其讥也。

端客无锡，欲归湖，且行江上问：有湖秀便舡乎？篙师曰：我行常润舡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

高邮秦观少游闻其高道，请升座于广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无双月，人间只一僧。一堂风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

端高自称誉，吐语奇怪，逸人也。病牙久不愈，谓众曰：明日迁化去。众以为戏语，请说偈。端索笔大书曰：端师子，太慵懒，未死牙齿先坏烂。二时伴众赴堂，粥饭都赶不辨。如今得死是便宜，长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吃粥饭。五更遂化，阅世七十二。东吴祠之，以为散圣。
　　赞曰：予窜海外三年而还，丛林顿衰，耆年物故无余。所至鹤道，人成阡陌。皆饱食游谈，无根而已。喟然长想，如政黄牛、端师子辈，皆三十年前少丛林者，然高风逸韵且尔，况其传法度生者乎？因载两士平生大概，使后之俊流得以览观焉。

言法华

言法华者，莫知其所从来。初见之于景德寺七俱胝院，梵相奇古，直视不瞬，口吻衮衮，不可识。相传言诵法华经，故以为名。时独语笑，多行市里，褰裳而趋。或举手画空，伫立良久。从屠沽游，饮啖无所择。道俗共目为狂僧。

丞相吕许公，问佛法大意。对曰：本来无一物，一味总成真。僧问：世有佛否？对曰：寺里文殊。有问：师凡耶圣耶？举手曰：我不在此住。

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谏官范镇首发大义，乞择宗室之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卫尹京邑，以系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马光亦以为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书。上夜焚香默祷曰：翌日化成殿具斋，虔请法华大士，俯临无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驰奏，言法华自右掖门径趍，将至寝殿。侍卫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请而来也。有顷至，辄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讫，将去。上曰：朕以储嗣未立，大臣咸以为言，侵寻晚暮，嗣息有无。法华其一决之。师索笔引纸，连书曰：十三，十三。凡数十行，掷笔无他语。皆莫测其意。其后英宗登极，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验前言也。

庆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将化，谓人曰：我从无量劫来，成就逝多国土，分身扬化，今南归矣。语毕，右胁而寂。
　　赞曰：如来世尊曰：我灭度后，敕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末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言法华临终乃曰：我从无量劫来，成就逝多国土，分身扬化是也。

华严道隆禅师

禅师名道隆，不知何许人。至和初，游京师，客景德寺。日纵观都市，归尝二鼓。谨门者呵之不悛。一夕还不得入，卧于门之下。仁宗梦至景德寺门，见龙蟠地，惊觉。中夜遣中使往视之，乃一僧熟睡已再鼾，撼之惊矍，问名字归奏。上闻名道隆，乃喜曰：吉征也。明日召至便殿。问宗旨，隆奏对详允。上大悦，有旨馆于大相国寺烧朱院。王公贵人，争先愿见。

隆未漱盥，户外之屦满矣，上以偈句相酬唱，络绎于道。或入对留宿禁中，礼遇特厚。赐号应制明悟禅师。

隆少时师事石门彻禅。师尝问曰：古人云：但得随处安闲，自然合他古辙。虽有此语，疑心未歇如何？彻曰：知有乃可，随处安闲。如人在州县住，或闻或见，千诈百怪，他总将作寻常。不知有而安闲，如人在村落住，有少声色，则惊怪传说。先洞山示众曰：欲知此事，如人家养三儿，以一著州中，一著村中，一著县中。其一用家中财物，其一用外处钱物。有一人不得家中钱物用，亦不得外处钱物用。且道那一个合在州中？那一个合在县中？那一个合在村中？有僧便问：三个莫明轻重否？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出身处？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处。僧曰：未审此人从今日去也无？曰：亦从今日去。僧曰：恁么则属功也。曰：是。僧曰：唤作什么功？曰：唤作功就之功。僧曰：此人还知有州中人否？曰：知有，始解奉重矣。僧曰：恁么则村中人，全明过也。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过处？曰：不知有，唤作闲人，是此人过处。不见先师道：今时学道人，须知有转身处，始得。

隆曰：古人知有，便能如州里人耶？亦须因奉重而至耶？彻曰：洞山曰：向时作么生？奉时作么生？功时作么生？共功时作么生？功功时作么生？时有僧便问：如何是向？曰：吃饭时作么生？又问：如何是奉？曰：背时作么生？又问：如何是功？曰：放下钁头时作么生？又问：如何是共功？曰：不得色。又问：如何是功功？曰：不共。此名功勋五位也。譬如初生鸠儿，毛羽可怜生。久久自能高飞远荡。

隆亲受洞上旨诀，后谒广慧琏禅师，遂为广慧之嗣。皇祐二年，诏庐山僧怀琏至阙，演法于浚苑化成殿。上召隆问话，机锋迅捷。上悦，侍卫皆山呼，隆即奏疏曰：臣本凡庸，混迹市里。夤缘佛法，依近天颜。出入禁廷，恩渥至厚。荐更岁籥，衰病相仍。未甘退于山林，坐贪蒙于雨露。因循至此，愧负在颜。恭惟皇帝陛下，天纵圣神，生知妙道。染为词翰，如日昭回，下饰万物。而臣蒙许赓和，似雾领略，才见一班。人虽不言，臣岂无怍。伏见僧怀琏，比自林薮召至京都，议论得其渊源，词句持出流辈。禁林侍问，秘殿谈禅。臣所不如，举以自代。伏望圣慈，许臣于庐山一小刹，养痾待尽，不胜犬马恋轩之情。取进止疏奏，不许。有旨于曹门外护国寺北，建精舍以居，号华严禅院。隆既得谢事，喜见言色，闲居奇衲，名缁多过从。

有乘侍者，来自大阳，乘后住福严。隆问：在大阳得力句。对曰：明安尝问曰：有一人遍身红烂，卧在荆棘林中，火绕周匝。若亲近得此人，禅门大启。若亲近不得，佛法无灵验。时对曰：六根不具，七识不全者，亲近得此人。明安曰：令渠出来，我要相见。时又答曰：适来无左右只对和尚。安曰：相随来也，即礼拜退。隆曰：若果如此，冷如毛粟，细如冰雪。乘曰：禅师亲见石门，如何却嗣广慧？隆曰：我初见广慧，渠方欲剃发，使我擎橙子来。广慧曰：道者，我有橙子诗，听取。诗曰：放下便平稳。我时便肯伊。

后因叙陈在石门所悟公案，广慧曰：石门所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饱人不得。后来有一炷香，不欲两头三绪，为伊烧却。乘曰：艺不辜人。

有僧诵琏公诗上问佛偈曰：有节非干竹，三星偃月宫。一人居日下，弗与众人同。隆曰：诸佛说心，为破心相。琏作此偈，虚空钉橛也。乃曰：虚空钉铁橛，平地起骨堆。莫将闲学解，安著佛阶梯。

又见达观颖禅师戏作偈曰：解答诸方语，能吟五字诗。二般俱好艺，只是见钱迟。隆曰：佛法却成戏论。后生无识，递相效学，不可长也。但曰：二般虽杂道，也胜别施为。

有僧曰：洞山宝公讥五祖戒禅师行藏，落人疑似。其至洞山，乃上堂说偈曰：嗟见世聱讹，言清行浊多。若无阎老子，谁人奈你何。隆曰：宝尘行不逊，卖师取名，不可取也。曹溪曰：真实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来说他人短，自短先在我。宝暴其师之失，教谁捡点？凡沙门释子，寂默为要。华严论曰：唯寂唯默，是心造如来之样。不著不恋，是路入法界之辙。宝卖洞山姜，锄双峰地，已为道取笑也。

隆为人宽厚，不矜伐，以真慈普敬行心。殁时年八十余，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建塔于寺之东。
　　赞曰：隆夜卧寺阃之外，朝登秘殿之上。揖让人主，谈出世法，有补宗教。盖所谓有异能解，一世奇禅衲也。殁未五十年，丛林且不闻其名，况机缘语句乎，可为太息。予少时客华严，及见其檀越岑氏之子孙，家藏隆偈稿，并被遇之迹甚详，今追绎，十才得其一二，著于此，以俟知者耳。

云峰文悦禅师

禅师生徐氏，名文悦，南昌人也。七岁剃发于龙兴寺，短小粹美，有精识。年十九杖策遍游江淮，常默坐下板，念耆宿之语。疑之曰：吾闻临济在黄檗三年，黄檗不识也，陈尊宿者教之，令问佛法大意，三问而三被打，未闻谆谆授之也。至大愚而悟，则为江西宗。耆宿教我，意非徒然。我所欲闻者异耳。

时荆州金銮有善，筠州大愚有芝，悦默欲先往造芝，或不契，则诣荆州。至大愚，见屋老僧残，荒凉如传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归，闭关高枕。悦无留意，欲装包发去。将发而雨，雨止而芝升座。曰：大家相聚吃茎齑，若唤作一茎齑，入地狱如箭射。下座无他语。悦大骇，夜造丈室。芝曰：来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法轮未转，食轮先转，后生趁有色力，何不为众乞饭去？我忍饥不暇，暇为汝说法乎。悦不敢违，即请行。及还自冯川，芝移住西山翠岩，悦又往从之，夜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乍住，屋壁疏漏，又寒雪？我日夜望汝来为众营炭，我忍寒不能，能为汝说法乎。悦又不敢违，入城营炭，还时维那缺。悦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烂却。堂司一职，今以烦汝。悦不得语而出。明日鸣揵椎坚请，悦有难色，拜起欲弃去。业已勤劳，久因中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后架，架下束破桶盆，自架而堕，忽开悟，顿见芝从前用处。走搭伽梨，上寝堂。芝迎笑曰：维那且喜，大事了毕。悦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词而去。服勤八年，而芝没。

东游三吴，所至丛林改观，雪窦显禅师尤敬畏之。每集众茶，横设特榻，示礼异之。闻南禅师住同安，自三衢入鄱阳，来归谒古塔主。遂首众僧于芝山。南禅师遣使迎之，又首众僧于同安。久之南昌移文，请住翠岩。方至，首座出迓问曰：德山宗乘即不问，如何是临济大用？悦厉语曰：汝甚处去来？首座拟对，悦掌之。又拟申语，悦喝曰：领众归去。于是一众畏仰。

示众曰：昔年曾到，今日复来。非惟人事重荣，抑亦林泉增气。且道如何是不伤物义一句？良久曰：天高东南，地倾西北。问僧曰：汾州言：识得拄杖子，行脚事毕。举杖曰：此是拄杖子，阿那个是行脚事？僧无对。悦荷之曰：直入千峰万峰去。

又问僧：盘山言：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无瑕。如何？僧无对。悦曰：似地擎山，如石含玉，从何得此消息耶？

住山俭约，躬自力田。田夫夜穴塍窃水，悦遣两力逻得之。田夫窘，推甲堕水，视之已死。乙走白县，吏来验，则甲盖诈也，抵狱坐，使之当著缝掖。龙兴一老僧以医出入府中，夜闻往，恳白府坐曰：如悦者，佛法龙象也，岂宜使出丛林耶？府坐曰：法如是，奈何。以度牒付之，悦得以夜驰，依吉州禾山。

山中有忌之者，将不利于悦。悦又造南岳，依承天勤禅师。十年不出户，道遂大显著，学者归心焉。乃出住法轮，给舂监刈，皆自董之。见挟幞负包而至者，则容喜之。见荷担者，颦頞曰：未也，更三十年跨马行脚也。

悦与潭州兴化铣禅师友善，铣住持久，老于迎送，悦屡劝其弃之，归林下。铣不果，一日送客，堕马损臂，以书诉于悦。悦以偈答之曰：大悲菩萨有千手，大丈夫儿谁不有。兴化和尚折一枝，只得九百九十九。铣笑曰：负负无可言。俄迁住云峰，嘉祐七年七月八日，升座辞众，说偈曰：
　　住世六十六年，为僧五十九夏。禅流若问旨皈，鼻孔大头向下。遂泊然而化，阇维得五色舍利，塔于禹溪之北。
　　赞曰：黄檗大用，如涂毒鼓，尝挝之而死临济。置之二百年矣，芝公又一挝之而死云峰。余读其语句，如青山白云，开遮自在。碧潭明月，捞漉方知。至其发积翠以见慈明，发晦堂以见积翠，至公法道，则有大愚陈睦州之韵。呜呼！丛林方叹其不肯低手，故嗣之者无闻，是何足以知悦哉？

黄龙祖心禅师

禅师出于邬氏，讳祖心，南雄始兴人也。少为书生有声，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许以出家，辄复见物。乃往依龙山寺沙门惠全，明年试经业，而公独献诗，得奏名。剃发，继住受业院。不奉戒律，且逢横逆。于是弃之入丛林，谒云峰悦禅师。留止三年，难其孤硬，告悦将去。

悦曰：必往依黄檗南公。公至黄檗四年，知有而机不发，又辞而上云峰，会悦谢世。因就止石霜，无所参决。试阅传灯，至僧问多福禅师曰：如何是多福一丛竹？福曰：一茎两茎斜。僧曰：不会。福曰：三茎四茎曲。此时顿觉亲见二师。

径归黄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踊跃自喜，即应曰：大事本来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话下语，百计搜寻？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寻，到无用心处，自见自肯，吾即埋没汝也。公从容游泳，陆沈众中，时时往决云门语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许多工夫作么？公曰：不然，但有纤疑在，不到无学，安能七纵八横，天回地转哉。南公肯之。

已而往翠岩真禅师，真与语，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真殁。乃还黄檗。南公使分座令接纳。后来南公迁住黄龙，公往谒泐潭月禅师。月以经论精义入神，闻诸方同列笑之，以谓：政不自歇去耳，乃下乔木入幽谷乎。公曰：彼以有得之得，护前遮后。我以无学之学，朝宗百川。

中以小疾医寓漳江，转运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禅学，见杨杰次公，而叹曰：吾至江西，恨未识南公。次公曰：有心上座在漳江。公能自屈，不待见南也。公立见公剧谈，神思倾豁，至论肇论会万物为自已者，及情与无情共一体，时有狗卧香卓下。公以压尺击狗，又击香卓曰：狗有情即去，香卓无情自住。情与无情如何得成一体？公立不能对。公曰：才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曾会万物为自已哉？

又尝与僧论维摩曰：三万二千师子宝座，入毗耶小室，何故不碍？为是维摩所现神力耶？为别假异术耶？夫难信之法，故现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来自有之物，何故复令更信？曰：若无信入，小必妨大。虽然既有信法，从何而起耶？又作偈曰：
楼阁门前才敛念，不须弹指早开扃。善财一去无消息，门外春来草自青。其指法亲切，方便妙密，多类此。

南公入灭，公继住持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乐从事于务，五求解去，乃得谢事闲居，而学者益亲。

谢景温师直，守潭州，虚大沩以致公，三辞不往。又嘱江西转运判官彭汝砺器资，请所以不赴长沙之意。公曰：愿见谢公，不愿领大沩也。马祖百丈已前无住持事，道人相寻于空闲寂寞之滨而已。其后虽有住持，王臣尊礼，为天人师。今则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户藉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岂可复为也？师直闻之，不敢以院事屈，愿一见之。公至长沙，师直愿受法训。公为举其纲，其言光明广大，如青天白日之易识。

其略曰：三乘十二分教，还同说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说，其食要在自已亲尝。既自亲尝，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咸是淡。达磨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亦复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显，要在自已亲见。若能亲见，便能了知目前是真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真妄生死，返观一切语言文字，皆是表显之说，都无实义。如今不了，病在甚处？病在见闻觉知为不如实知真际所诣，认此见闻觉知为自所见，殊不知此见闻觉知，皆因前尘而有分别。若无前尘境界，即此见闻觉知还同龟毛兔角，并无所归。师直闻所未闻。

又答韩侍郎宗古问曰：承谕昔时开悟，旷然无疑，但无始已来习气未能顿尽。然心外无剩法者，不知烦恼习气是何物，而欲尽之？若起此心，翻成认贼为子也。从上以来，但有言说，乃至随病设药，纵有烦恼习气，但以如来知见治之。皆是善权方便，诱引之说。若是定有习气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尽之。譬如灵龟曳尾于涂，拂迹迹生，可谓将心用心，转见病深。苟能明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法既无，更欲教谁顿尽耶？

公以生长极南，少以宏法，栖息山林。方太平时代，欲观光京师，以饯余年。乃至京师，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尽礼迎之，庵于国门之外。久之南还，再游庐山。彭器资之守九江，公见之，器资从容问公：人临命终时，有旨决乎。公曰：有之。曰：愿闻其说。公曰：待器资死即说。器资起增敬曰：此事须是和尚始得。盖于四方公卿，合则千里应之，不合则数舍亦不往。

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闲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旧一枝藤。乞食随缘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岭南能。
　　可以想见公人物。黄龙南公，道貌德威，极难亲附，虽老于丛林者，见之汗下。公之造前，意甚闲暇。终日语笑，师资相忘。四十年间，士大夫闻其风而开发者众矣。惟其善巧无方，普慈不间。人未之见，或慢谤，承颜接辞，无不服膺。

公既腊高，益移庵深入，栈绝学者，又二十余年。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殁，阅世七十有六，坐五十有五夏。赐号宝觉，葬于南公塔之东，号双塔。有得法上首惟清，自有传。
　　赞曰：公于南公圆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时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来。今既不来昔不往，白云流水空徘徊。谁云秤尺平，直中还有曲。谁云物理齐，种麻还得粟。可怜驰逐天下人，六六元来三十六。追玩南公曰：随汝颠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之语，此老为克家之子。呜呼！陨此伟人，世间眼灭。惟此未尝不心折，读其陈迹，尚若雨霁之夕，望东南之月，皎然万星之中，忘其身在唾雾间也。

真净克文禅师

真净和尚，出于陕府阌乡郑氏，郑族世多名卿。师生而杰异。幼孤，事后母至孝。失爱于母，数困辱之。父老悲之，使游学四方。至复州北塔，闻耆宿广公说法，感泣裂缝掖，而师事之。故北塔以克文名之。年二十五，试所习，剃发，受具足戒，学经论无不臻妙，夺京洛讲席，自为主客，而发奥义者数矣。

经行龙门殿庑间，见塑比丘像，冥目如在定。师幡然自失，谓其伴曰：我所负者，如吴道子画人物，虽尽妙，然非活者。于是弃去曰：吾将南游观道焉。

所至辩论倾其坐，人指目以为饱参。治平二年夏，坐于大沩。夜闻僧诵云门语，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清波无透路。豁然大悟。时南禅师在积翠，师造焉。南公问：从什么处来？对曰：沩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进曰：未审向什么处去？南曰：天台普请，南岳云游。曰：若然者，学人亦得自在去也。南公曰：脚下鞋是何处得来？曰：庐山七百钱唱得。南公曰：何曾自在。师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骇异之。

于时洪英首座，机锋不可触，与师齐名，英邵武人。众中号英邵武，文关西。久之辞去，寓止翠岩顺禅师。顺曰：子种性迈往，而契悟广大。临济欲仆，子力能支之，厚自爱。南公住黄龙，师复往焉。南公曰：适令侍者卷帘，问：渠卷起帘时如何？曰：照见天下。放下帘时如何？曰：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时如何？侍者无语，汝作么生。师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公厉曰：关西人，果无头脑。乃顾旁僧，师指之曰：只这僧也未梦见。南公大笑。自是门下号伟异博大者，见之詟缩。

南公入灭，南游衡岳，还首众僧于仰山。熙宁五年，至高安，太守钱公弋，先候之。师复谒，有獒逸出屏间，师方趋逆之，少避乃进。钱公嘲曰：禅者固能教诲蛇虎，乃畏狗乎？师曰：易伏隈岩虎，难降护宅龙。钱公叹曰：人不可虚有名。

住洞山圣寿两刹，十有二年，谢事东游三吴，至金陵。时舒王食官使禄，居定林，闻师至，倒屣出迎。王问：诸经皆首标时处，圆觉经独不然，何也？师曰：顿乘所演，直示众生，日用现前，不属今古。只今老僧与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戏三昧，互为宾主，非干时处。又问：经曰：一切众生皆证圆觉，而圭峰以证为具。谓译者之讹，如何？对曰：圆觉如可改，维摩亦可改也。维摩岂不曰：亦不灭受而取证。夫不灭受蕴而取证者，与皆证圆觉之意同。盖众生现行无明，即是如来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舒王大悦，称赏者累日。施其第为寺，以延师为开山第一祖。舒王以师道行，闻神考，诏赐号真净。

未几，厌烦阓，还高安，庵于九峰之下，名曰投老。学者自远而至，六年而移住归宗。又二年，张丞相时由左司，谪金陵酒官，起帅南昌。过庐山，见师康强，尽礼力致之，以居泐潭，俄退居云庵。

以崇宁元年十月旦日示疾，十五日疾愈，料理平生玩好道具，件件疏之，散诸门弟子。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跏趺。众请说法。师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离别。火风既分散，临行休更说。遗诫皆宗门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寂。

又七日阇维，五色成焰，白光上腾。烟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余人皆得之。分建塔于泐潭宝莲峰之下，洞山留云洞之北。
　　赞曰：云庵以天纵之姿，不由师训，自然得道。特定宗旨于黄龙而已。其沮坏义学，剖发幽翳，以乐说之辨，洗光佛日。使舒王敬诚心服，至献名于天子，施第为宝坊，道显著矣。然犹掉头不顾，甘自放于万壑千岩之间，究观施设，其心不肯。后滆山曹溪，盖一代宗师之典型，后来衲子模楷也。

仰山行伟禅师

禅师名行伟，生于氏，大名人也。幼寡笑语，颓然地坐终日。伏犀插额，眉目疏秀，人皆异之。年十九，游京师，闻宝相寺大乘师方益有鉴裁，谒之。益曰：君风神不凡，然非凌烟麒麟所宜置。正当袒肩荷担如来，乃称耳。伟欣然曰：此吾心也，愿执役扫除。益以讲学聚徒，伟甘勤力，挽车运粟，破薪佐炊，无所不为者，十三年，乃剃落受具。

辞益经行诸方，益令入洛，遂受贤首教于太三藏，成名继其席，常千人，讲无定居。

南游，门弟子有愿随者，伟不却。至淮上，所至禅林，盛藉藉闻宗师名，心怪之。馆淮山古寺，见昔同学法亮黪衲勃窣，高其衣裙，布缠两胫。惊曰：亮亦逃矣。呼俱行者，聚观太息。亮笑叙寒温而已。伟问曰：汝今称禅者，禅宗奥义语我来。亮曰：待我死后，为汝敷说。伟曰：狂耶？亮曰：我狂已息，汝今方炽。即趋去。伟谓其属曰：亮闻见淹博，知法解义倍我，今甘尔禅家，必有长处。乃独行诣黄檗，谒南禅师，依止二年。每造室，南公必敛目。良久乃语。伟曰：和尚见行伟必合眼，何耶？曰：麻谷见良遂来，荷锄锄草。良遂有悟处。我见汝来，但闲闭目。汝虽无悟，然且有疑，尚亦可在。伟滋不晓。时泐潭月禅师与南公同坐夏积翠，月以经论有声，伟尝侍座，听其谈论。因读小释迦（仰山慧寂）传曰：韦尚书问仰山寂公禅师：寻常如何接人？寂曰：僧来必问：来为何事？曰：来亲觐。又问：还见老僧否？曰：见。又问：老僧何似驴？僧未有酬者。韦曰：若言见，争奈驴。若言不见，今礼觐谁。以此故难答。寂曰：无人如尚书辩析者耳。月公称善，伟亦以为然。南公独曰：沩仰宗枝不到今者，病在此耳。伟日夜究思，不悟其意。

将治行而西，卜庵嵩少之下，为粥饭僧。夜与一僧同侍座。僧问：法华经言：得解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何等语是陀罗尼？南公顾香炉，僧即引手，候火有无。无火，又就添以炷香。仍依位而立。南公笑曰：是此陀罗尼。伟惊喜，进曰：如何解？南公令僧且去。僧揭帘趋出。南公曰：若不解，争能与么？伟方有省。

伟律身甚严，燕坐忘夜旦，占一室，谢绝交游。有过伟者，虚己座以延之，躬起炷香，叉手而立。南公闻之，以为大绝物，非和光同尘之义，面诫之。对曰：道业未辨，岁月如流。大根器如云门赵州犹曰：我惟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又曰：我岂有工夫闲处用。矧行伟根性，日劫相倍者，宁暇囿世情，事清谈，谀悦人？增我相乎！南公贤之。

熙宁二年，南公殁于黄龙，江西使者檄宜春，厚礼致，以居仰山。未期年，法席冠江淮。平昔同参，知名者皆集，道俗尊事之，谓之后身通智。性刚，莅事有法度，俾某人职某事，莫敢违者。尝遣化十二辈，伟以其名付维那，使明日俱来，受曲折。及会茶，辄失一人。伟问为谁？曰：随州永泰。伟方经营中，首座曰：泰游山去。请以他僧备员，伟然之。俄有告者曰：泰实在，首座匿之，以欺众耳。伟色庄使搜得之。泰自陈怯弱，惧失所受事。首座实不知也。伟令击钟，集众白曰：首座已分座授道，又老师所赏识，昧心罔众，他人犹不可为，乃甘自破坏乎？首座屏息受罚，俱永泰者出院。诸方伏其公。泰后嗣其法，住黄檗山。首座住沩山，嗣黄龙。

伟夏夜坐深林，袒以食蚊蚋，会肠毒作，十日不愈。以刀绝之尺许，血流不止。门人泣曰：师独奈何不少忍。曰：为其障我行道。蒲伏床上，无所利于物，得死不愈于生乎？

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说偈而化。后三日阇维，得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连，塔于寺之东。阅世六十三，坐三十三夏。
　　赞曰：法句经言：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观伟施为，宜若起心者何哉？永嘉曰：昼夜精勤，恐缘差故。不惜身命，以知恩故。伟方畏缘差，负法道之恩，引云门赵州，以自较渠。恤是真是妄哉，非志列秋霜，何以若此耶？

东林常总禅师

禅师名常总，剑州尤溪施氏。母梦男子，颀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余委地。觉而娠，后诞三子，伯仲皆不育，总其季也。

年十一，依宝云寺文兆法师出家，又八年落发，诣建州大中寺契思律师受具。神观秀异，鸾翔虎视。威掩万僧，伟如也。

初至吉州禾山，依禅智材公。材有人望，厚礼延之不留。闻南禅师之风，辞材至归宗。久之无所得而去。归宗寺火，南公迁石门南塔，又往从之。及南公自石门而迁黄檗积翠，自积翠而迁黄龙，总皆在焉。二十年之间，凡七往返。南公佳其勤劳，称于众。总自负密受大法旨决，志将大掖临济之宗，名声益远，丛林争追崇之。

南公殁，哭之不成声，恋恋不忍去。明年洪州太守荣公修撰，请住泐潭。其徒相语曰：马祖再来也。道俗争先愿见。

元丰三年诏，革江州东林律居为禅席，观文殿学士王公韶，出守南昌，欲延宝觉禅师心公。宝觉举总自代。总知宵遁，去千余里。王公檄诸郡，期必得之。竟得之新淦殊山穷谷中，遂应命。其徒又相语曰：远公尝有谶记曰：吾灭七百年后，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场。今符其语矣。

总之名，遂闻天子，有诏住相国智海禅院，总固称山野老病，不能奉诏。然州郡敦遣急于星火，其徒又相语曰：聪明泉者，适自涸矣。远公所酌之泉，在方丈之西也。凡两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赐紫伽梨，号广惠。其徒又相语曰：聪明泉复涌沸矣。元祐三年，徐国王奏，号照觉禅师。

总于衲子有大缘，槌拂之下，众盈七百。总尝燕坐，私相告曰：方丈夜有白光，天香郁然。其得众心如此。山门遣化，多边徼瘴雾处，有死于其所者，总必泣，设位祭奠，尽礼荐拔。以故人人感动。

罗汉系南禅师，祐公之子，有禅学，未为丛林所信，至东林，总大钟横撞，万指出迎于清溪之上。于是诸方传之，号小南，其成就后学又如此。总住持十二年，厦屋崇成，金碧照烟云，如夜摩睹史之宫，从天而堕。天下学者，从风而靡。丛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

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九日浴罢安坐，泊然而寂。十月八日全身葬于雁门塔之东，阅世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赞曰：予尝游东林，览观太息，念其创之功，丛林之盛，非愿力大士，莫能为之也。东坡词曰：堂堂总公，僧中之龙。呼吸为云，噫欠为风。是事且止，聊观其一戏，盖将谈笑不起于座，而化庐山之下，为梵释龙天之宫，渠不信夫。

真如慕哲禅师

禅师名慕哲，出于临川闻氏。闻族寒，哲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圆觉律师，为童子。试所习，得度具戒。为人刚简，有高识，以荷法为志，以精严律身。翠岩真禅师游方时，哲能识之，真好暴所长以盖人，号真点胸，所至犯众怒，非笑之，哲与之周旋二十年。虽群居，不敢失礼。真住两刹，哲阴相之，成法席。有来学者，且令见哲侍者。谓人曰：三十年后，哲其大作佛事。真殁，塔于西山。心丧三年，乃去依止黄檗，遂游湘中。一钵云行，鸟飞去留，为丛林重轻。

谢师直守潭州，闻其风而悦之，不可致。会岳麓法席虚，尽礼迎以为出世，累日而后就。俄迁住大沩，众二千指，无所约束，人人自律。唯粥罢，受门弟子问道，谓之入室。斋罢必会大众茶，诸方才月一再，而哲讲之无虚日。放参罢，哲自役作使，令者在侧如路人。晨香夕灯，十有四年。夜礼拜，持茅视殿庑灯火。倦则以帔蒙首，假寐三圣堂。初犹浴，至老，不浴者十余年。

绍圣元年有诏，住大相国寺智海禅院。京师士大夫想见风裁，丛林以哲静退，以畏烦闹，不敢必其来。哲受诏欣然，俱数衲子至。解包之日，倾都来观，至谓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无以容，则相枕地卧。有请限之者，哲曰：僧，佛祖所自出，厌僧厌佛祖也。安有名为传法而厌佛祖乎？汝安得不祥之言哉？

哲爱人以德，事不合，必面折之。说法少缘饰，贵贱一目。问学者：赵州洗钵话，上人如何会？僧拟对，哲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其分座接纳，至终未尝换机。

明年十月初八日，无疾说偈，与众别。良久遂化。阇维得舍利，大如豆，光洁明彻。目睛齿爪，皆不坏。门弟子分塔沩山、京师两处。
　　赞曰：真如平生，以身为舌，说比丘事。及其霜露果熟，则众圣推出。予观其潜行密用，于山间树下，至于死生之际，奇瑞之验。乃在或天子之都，其亦乘愿力而至者耶。

云居元祐禅师

禅师名元祐，王氏，信州上饶人也。年十三，师事博山承天沙门齐晟。二十四得度具戒。时南禅师在黄檗，即往依之，十余年，智辩自将，气出流辈。众以是悦之少，然祐不恤也。

南公殁，去游湘中，庐于衡岳马祖故基。衲子追随，声重荆楚间。谢师直守潭州，欲禅道林之律居，尽礼致祐，为第一世。祐欣然肯来，道林蜂房蚁穴，间见层出。像设之多，冠于湘西。祐夷廓之为虚堂，为禅室，以会四海之学者。役夫不敢坏像设，祐自锄弃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坏。吾法尚无凡情，存圣解乎？六年而殿阁崇成。弃之去游庐山。南康太守陆公畤，请住玉涧寺。徐王闻其名，奏赐紫方袍。祐作偈辞之曰：
　　为僧六十鬓先华，无补空门愧出家。愿乞封迥礼部牒，免辜庐老衲袈裟。
　　人问其故，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辞以近名也。但以法未等耳。昔惠满不受宿请，曰：天下无僧，乃受汝供。满何人哉？

王安上者舒王之弟，问法于祐，以云居延之。祐曰：为携此骨，归葬峰顶耳。登舆而去。疾诸方死必塔者，曰：山川有限，僧死无穷。它日塔将无所容。于是于开山宏觉塔之东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坏，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僧化，皆以骨石填于此。谓之三塔。

绍圣二年七月七日，夜集众说偈而化。时秋暑方炽，而颜如生。阇维得五色舍利，有光吞饮映夺，久乃灭。山林忽皆华白。阅世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祐清臞，发白不剪，风度英特，说法好讥呵诸方，雅自称王祐上座云。
　　赞曰：余少时游庐山，谒公于玉涧道林堂。是时公方病起，扶杖出，依绳床，瘦骨尽露，神观超诣，如世所画须菩提。所示数语，皆可诵。呜呼！今无复见此老矣。其所施为，补丛林甚多，特载其一二，矫蔽彰著者，以激后学云。

龙庆庆闲禅师

禅师名庆闲，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梦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胾。年十一，事建州升山沙门德圆。十七得度，二十远游。性纯至，无所嗜好。唯道是究。貌丰硕，寡言语。所至自处，罕与人接。有即之者，一举手而去。以殳事南禅师，南公钟爱之。

时与翠岩顺公同在黄檗，顺时时诘问闲，闲横机无所让。顺诉于南公曰：闲轻易，且语未辩触净。南公曰：法如是，以情求闲，乃成是非，其可哉？闲尝问南公：文首座即云庵也，何如在黄檗时？南公曰：渠在黄檗时，如人暴富，用钱如粪土。尔来如数世富人，一钱不虚用。

南公尝以事至双岭，闲自翠岩来上谒。南公问：什么处来？对曰：百丈来。又问：几时离？对曰：正月十三日。南公曰：脚跟好痛与三十棒。对曰：非但三十棒。南公喝曰：许多时行脚，无点气息。对曰：百千诸佛，亦乃如是。曰：汝与么来，何曾有纤毫到诸佛境界？对曰：诸佛未必到庆闲境界。又问：如何是汝生缘处？对曰：早晨吃白粥，至今又觉饥。又问：我手何似佛手？对曰：月下弄琵琶。又问：我脚何似驴脚？对曰：鹭鸶立雪非同色。南公咨嗟而视曰：汝剃除须发，当为何事耶？对曰：只要无事。曰：与么则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也。闲曰：是何言欤。曰：伶利衲子。闲曰：也不消得。南公曰：此间有辩上座者，汝著精彩。对曰：他有什么长处？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闲曰：作什么？曰：也展两手。闲曰：甚处学得这虚头来。南公大笑，闲却展两手。南公喝之。又问：拢拢松松，两人共一碗。作么生会？对曰：百杂碎。曰：尽大地是个须弥山，提来掌中，汝又作么生会？对曰：两重公案。南公曰：这里从汝胡言汉语，若到同安，如何过得？

时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闲欲往见之。对曰：渠也须到这个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炉曰：这个是黑漆火炉，那个是黑漆香卓？甚处是不到处？对曰：庆闲面前，且从恁么说话。若是别人，笑和尚去。南公拍一拍，闲便喝。

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对曰：极好工夫。曰：好在甚处？对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处。闲曰：和尚又作么生？南公以手指曰：这柱得与么圆，那枋得与么匾。对曰：人天大善知识，须是和尚始得。即趋去，明日侍立。乃问：得坐披衣，向后如何施设？闲曰：遇方即方，遇圆即圆。曰：汝与么说话，犹带唇么在。对曰：庆闲即与么，和尚又作么生？曰：近前来，为汝说。闲抚掌云：三十年用底，今朝捉败。南公大笑云：一等是精灵。

南公在时，学者已争归之。及殁，庐陵太守张公鉴，请居隆庆。未期年，钟陵太守王公韶，请居龙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庐陵道俗，闻其弃龙泉也，舟载而归。居隆庆之西堂，事之益笃。

元丰四年三月七日，告众将入灭，说偈乃入浴。浴出裸坐，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变。为著衣，手足和柔，发剃而复出。太守来观，愿留全身。而僧利俨曰：遗言令化阇维。薪尽火灭，跏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云起风作，飞瓦折木，烟气所至，东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砾之间，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道俗购以金钱，细民拾而鬻之，数日不绝。计其所获，几数斛。阅世五十有五，坐三十有六夏。

初苏辙子由，欲为作记，而疑其事，方卧痁梦，有呵者曰：闲师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梦中作数百言，甚隽伟。而其铭略曰：稽首三界尊，闲师不止此。愍世狭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
　　赞曰：潜庵为余言，闲为人气刚而语急，尝同宿见其坐，而假寐。梦语衮衮，而领略识之，皆古衲机缘。初以为适然，已而每每连榻，莫不尔。盖其款诚于道，精一如此。唐道氲讥明皇曩于般若，闻薰不一，而沈忨想，自起现行。闲之去留，践履之验，非闻熏不一者也。

云盖守智禅师

禅师名守智，生于剑州龙津陈氏。幼依剑浦林重院沙门某，为童子。年二十三得度。受具于建州开元寺。初出岭，至豫章，谒大宁宽禅师。时法昌遇公，方韬藏西山。智闻其饱参，诣之。至双岭寺，寺屋多僧少，草棘满庭，山雪未消。智见一室邃僻，试揭帘。闻叱诟曰：谁故出我烟？盖遇方附湿薪火，藉烟为暖耳。智反走，遇呼曰：来！汝何所来？对曰：大宁。又问：三门夜来倒，知否？智愕曰：不知。遇曰：吴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见。智不敢犯其词，知其为遇也。乃敷坐具，愿亲炙之。

遇使往谒真点胸，久之无大省发，然勤苦不费剪爪之功。及谒南禅师于积翠，依止五年。又见英邵武于同安。南公殁，南游，首众僧于石霜。谢师直闻其名，以书抵智曰：果游岳道由长沙，幸屈临庶款晤。师当恕其方以官守，不当罪其坐致也。智过师直，师直问曰：庞居士问马大师无弦琴因缘，记得否？智曰：记得。师直曰：庞公曰：弄巧成拙，是宾家是主家？智笑指师直曰：弄巧成拙。师直喜之。

出世住道吾，俄迁住云盖十年。疾禅林便软暖，道心澹泊，来参者，掉头不纳。元祐六年，退居西堂，闭户三十年。湘中衲子，闻其接纳，容入室，则堂室为满。智为人耐枯淡，日犹荷锄理蔬圃，至老不衰。

政和四年，年九十矣。潭帅周穜仁熟遣长沙令佐诣山请供，智以老辞。令佐固邀曰：太守以职事，不得入山，遣属吏来迎，意勤乃不往，贻山门之咎。智登舆而至。入开福，斋罢鸣鼓。智问其故。曰：请师住持此院。智心知堕其计，不得辞乃受之。

明年三月七日，或云七月七日，升座说偈曰：
　　未出世，头似马杓。出世后，口如驴觜。百年终须自坏，一任天下卜度。归方丈安坐，良久乃化。阇维得五色舍利，经旬，细民拨灰，烬中犹得之。坐六十六夏。
　　赞曰：余至云盖，依止之二年，详闻黄檗翠岩故时事。曰：南公住黄龙，天下有志学道者皆集，南公视之犹不怿。从容问其意。曰：我见慈明时，座下虽众不多，然皆堂堂龙象。今例寒酸，不上人眼。佛法盛衰，自今日始也。云盖今又老矣。丛林去南公已五十年，当时号寒酸者，亦不可见。余因传其平生，感之遂并记。

圆通居讷禅师

禅师名居讷，字中敏，出于蹇氏。梓州中江人。生而英特，读书过目成诵。年十一去，依汉州什邡竹林寺元昉。十七试法华得度，受具于颖真律师。以讲学冠两川，耆年多下之。会有禅者自南方还，称祖道被天下。马大师什邡人，应般若多罗谶，蜀之豪俊以经论闻者，如亮公，而亮弃徒隐西山。如鉴公，而鉴焚疏钞，称滴水莫敌巨海。讷怃然良久曰：汝知其说乎？禅者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讷于是出蜀，放浪荆楚。屡阅寒暑，迄无所得。

西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读华严论，至曰：须弥在大海中，高八万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揽可及。以明八万四千尘劳山，住烦恼大海。众生有能于一切法，无思无为，即烦恼自然枯竭。尘劳成一切智之山，烦恼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虑，即有攀缘，即尘劳愈高，烦恼愈深，不能以至诸佛智顶也。三复之叹曰：石巩云无下手处，而马祖曰：旷劫无明，今日一切消灭，非虚语也。

后游庐山，道价日增。南康太守程师孟请住皈宗，遂嗣荣禅师，又住圆通。仁宗皇帝闻其名。皇祐初，诏住十方净因禅院。讷称目疾，不能奉诏。有旨令举自代，遂举僧怀琏禅学精深，在居讷之右。于是诏琏，琏至引对。问佛法大意，称旨。

天下贤讷知人，讷临众简严，不妄言笑。尝习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渐升至膺，侍者每视，以候鸡鸣，其精进如此。住持二十年。移住四祖开元两刹。所至丛林，号称第一。既老休居于宝积岩。

熙宁四年三月十六日，无疾而化。阅世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夏。欧阳文忠公，贬异立教者，独尊敬讷，与贤良苏洵明允游，相好云。
　　赞曰：法道陵迟，沙门交士大夫，未尝得预下士之礼，津津喜见眉目。讷却万乘之诏，而以弟子行。其尊法有体，超越两远。观其标致，可讽后学。至于临众，造次不忘自治。在易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法云法秀禅师

禅师名法秀，秦州陇城人，生辛氏。母梦有僧臞甚，须发尽白，托宿曰：我麦积山僧也。觉而有娠。先是麦积山有僧，亡其名。日诵法华，与应干寺鲁和尚者善。尝欲从鲁游方，鲁老之，既去，绪语曰：他日当寻我，竹铺坡前，铁强岭下。俄有儿生其所，鲁闻之往观焉，儿为一笑。三岁愿随鲁皈，遂冒鲁姓。

十九通经为大僧。天骨峻拔，轩昂万僧中，凛然如画。讲大经，章分句折，旁穿直贯，机锋不可触，声著京洛。倚圭峰钞，以诠量众义，然恨圭峰学禅。唯敬北京元华严然，恨元非讲。曰：教尽佛意，则如元公者，不应非教。禅非佛意，则如圭峰者，不应学禅。然吾不信世尊教外，别以法私大迦叶。

乃罢讲南游，谓同学曰：吾将穷其窟穴，搜取其种类，抹杀之，以报佛恩，乃已耳。初至随州护国，读净果禅师碑，曰：僧问报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谁无？又问净果，果曰：谁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曰：岂佛性敢有无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气拂膺。去至无为铁佛，谒怀禅师。怀貌寒危坐，涕垂沾衣，秀易之。怀收涕问：座主讲何经？秀曰：华严。又问：此经以何为宗？秀曰：以心为宗。又问：心以何为宗？秀不能对。怀曰：毫厘有差，天地悬隔。秀退，自失悚然。乃敬服愿留，日夕受法。

怀公移池入吴，秀皆从之十年。初说法于淮四面山。杖笠之外，包具而已。衲子追逐，不厌饥寒。秀哀祖道不振，丛林凋落，以身任之。住栖贤，有僧文庆，寒陋不上眼，秀遣督割稻石桥庄，既辞去。有识者曰：庆出世湘乡寺十余年，云盖颙禅师嗣也。秀遣侍者追谢之，且迎以还山。庆曰：俟稻入囷乃还。秀心奇之，称于众。后住栖贤二十年，秀实使之也。

蒋山元禅师殁，舒王以礼致秀嗣其席。秀至山，王先候谒，而秀方理丛林事，不时见王，以为慢己，遂不合弃去。住真州长芦，众千人。有全椒长老，至登座，众目笑之，无出问者。于是秀出拜趋。问：如何是法秀自已？全椒笑曰：秀铁面，乃不识自已乎？丛林号秀为铁面。秀曰：当局者迷。然一众服其荷法心也。

冀国大长公主，造法云寺成，有诏秀为开山第一祖。开堂之日，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传圣语，表朕亲至之礼，皇弟荆王，致敬座下。云门宗风自是兴于西北，士大夫日夕问道。时司马温公，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经营之。秀曰：相公聪明，人类英杰，非因佛法不能尔。遽忘愿力乎？温公不以介意。

元祐五年八月卧疾，诏翰林医官视之，医请候脉，秀仰视曰：汝何为者也？吾有疾，当死耳。求治之，是以生为可恋也。平生生死梦，三者无所拣，挥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说偈三句而化。阅世六十有四，坐四十五夏。

李公麟伯时工画马，不减韩干。秀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画名，矧又画马期人跨，以为得妙。妙入马腹中，亦足惧。伯时繇是绝笔。秀劝画观音像，以赎其过。黄庭坚鲁直作艳语，人争传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鲁直笑曰：又当置我于马腹中耶？秀曰：汝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止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

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候秀，秀方馔客，晋卿为扫墨竹于西轩，以迟之，秀来未及揖，顾见不怿，晋卿去，即漫之。
　　赞曰：余至京师，秀化去已逾月。观法云丛林，其遗风余烈，尚可想见。及拜瞻其像，面目严冷，怒气巽人。平生以骂为佛事。又自谓丛林一害，非虚言哉。

明教契嵩禅师

禅师名契嵩，字仲灵，自号潜子。生藤州镡津李氏。七岁，母钟施以事东山沙门某。十三得度受具。十九游方，时宁风有异女子姚，精严而住山。时年百余岁，面如处子。嵩造焉，女子留之信宿。中夜闻池中有如戛铜器声，以问女子。女子曰：噫！此龙吟也，闻者瑞征，子当有大名于世！行矣，无滞于是。

下沅湘，陟衡岳，谒神鼎諲禅师，諲与语，奇之。然无所契悟。游袁筠间，受记莂于洞山聪公。嵩夜则顶戴观世音菩萨之像，而诵其号，必满十万，乃寝以为常。自是世间，经书章句，不学而能。是时天下之士学古文，慕韩愈拒我，以遵孔子。东南有章表民、黄聱隅、李太伯，尤雄杰者，学者宗之。嵩作原教论十余万言，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读之者畏服。

未几复游衡岳，罢归著禅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其志盖悯道法陵迟，博考经典，以佛后摩诃迦叶，独得大法眼藏，为初祖。推之下至于达磨多罗为二十八祖。密相付嘱，不立文字，谓之教外别传。书成游京师，知开封府龙图王公素，奏之仁宗皇帝，览之加叹。付传法院，编次入藏。下诏褒宠，赐紫方袍，号明教。嵩再奏辞让，不许。宰相韩琦、大参欧阳修，皆延见而尊礼之。留居闵贤寺，不受，再请东还。于是律学者憎疾，相与造说以非之，嵩益著书，援引古今，左证甚明。几数万言，禅者增气。而天下公议，翕然归之。

凞宁五年六月四日晨兴，写偈曰：
　　后夜月初明，吾今独自行。不学大梅老，贪闻鼯鼠声。
　　至中夜而化，阇维敛六根之不坏者三，顶骨出舍利，红白晶洁，状如大菽。常所持数珠，亦不坏。道俗合诸不坏，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阅世六十有六，坐五十有三夏。有文集总百余卷，六十万言。其甥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后世。

嵩居钱塘佛日禅院，或云惠日禅师，应密学蔡公襄所请也。东坡曰：吾入吴尚及见嵩，其为人常嗔，盖嵩以嗔为佛事云。
　　赞曰：是身聚沫耳，特苦业所持，实本一念。首楞严曰：由汝念虑，使汝色身，身非念伦，汝身何因随念所使？然但名为融通妄想，念常清净，正信坚固，则名善根功德之力。嵩生而多闻，好辩而常嗔。死而火之，目舌耳毫为不坏，非正信坚固功德力乎？余尝论人之精诚不可见。及其化也，多雨舍利。譬如太平无象，而烝枯朽为菌芝。嵩其尤著闻者，聪公可谓有子矣。

蒋山赞元禅师

禅师名赞元，字万宗，务州义乌人。双林传大士之远孙也。三岁出家，七岁为大僧。性重迟，闲靖寡言，视之如鄙朴人。然于传记，无所不窥。吐为词语，多绝尘之韵，特罕作耳。

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谒慈明禅师。助舂破薪，泯泯混十年。慈明移南岳，又与俱。及殁，葬骨石于石霜，植种八年乃去。兄事蒋山心禅师。心殁，以元继其席。

舒王初丁太夫人忧，读经山中，与元游如昆弟。问祖师意旨，元不答。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质一，更一两生来，恐纯熟。王曰：愿闻其说。元曰：公受气刚大，世缘深。以刚大气，遭深世缘。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怀经济之志。用舍不能必，则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经世之志，何时能一念万年哉。又多怒，而学问尚理，于道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视名利如脱发，甘澹泊如头陀，此为近道。且当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自凞宁之初，王入对，遂大用，至真拜，贵震天下，无月无耗。元未尝发视，客来无贵贱，寒温外无别语。即敛目如入定，客即去。尝馔僧，俄报火厨库且及潮音堂，众吐饭苍黄，蚁窘蜂闹，而元啜啖自若，高视屋梁。食毕无所问。

又尝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杀，尸相枕。左右走报，交武于道，自白下门，群从而归。元过尸处，未尝视。登寝堂危坐。职事者侧立，冀元有以处之。而敛目如平日。于是稍稍隐去，卒不问。

王弟平甫，豪纵，于人物慎许可，见元即悚然加敬。问佛法大意，元复有难色。平甫固请为说。元曰：佛祖无所异于人。所以异者，能自护心念耳。岑楼之木，必有本，本于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原于滥觞。清净心中，无故动念，危乎岌哉，甚于岑楼。浩然横肆，甚于滔天。其可动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宁之曰：善自护持。平甫曰：佛法止于此乎？元曰：至美不华，至言不烦。夫华与烦，去道远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论治世之法，犹谓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况出世间法乎！

元丰之初，王罢政府，舟至石头，夜造山拜坟。士大夫车骑填山谷，王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王坐东偏，从官宾客满坐。王环视，问元所在。侍者对曰：已寝久矣，王笑之。王结屋定林，往来山中。又十年，稍觉烦动，即造元。相向默坐，终日而去。有诗赠之，其略曰：不与物违真道广，每随缘起自禅深。舌根已净谁能坏，足迹如空我得寻。人以为实录。

元祐之初，曰：吾欲还东吴。促辨严，俄化。王哭之恸，塔于蒋陵之东，平甫状其行碑山中。
　　赞曰：舒王尝手题其像曰：贤哉人也！行厉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誉荣弗喜，辱毁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称德。有缁有白，来自南北。弗顺弗逆，弗抗弗抑。弗观汝华，唯食己实。孰其嗣之，我有遗则。予读此词，知其为本色住山人也。

达观昙颖禅师

禅师名昙颖，生钱塘丘氏。年十三，依龙兴寺为大僧。神情秀特，于书无所不观。为词章多出尘语。十八九游京师。时欧阳文忠公，在场屋。颖识之，游相乐也。

初谒大阳明安禅师。问洞上特设、偏正君臣意，明何事？明安曰：父母未生时事。又问：如何体会？明安曰：夜半正明，天晓不露。颖惘然弃去。至石门，谒聪禅师。理明安之语，曰：师意如何？聪曰：大阳不道不是，但口门窄，满口说未尽。老僧即不与么。颖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聪曰：粪墼子。又问：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晓不露？聪曰：牡丹丛下睡猫儿。颖愈疑骇，日扣之，竟无得益。自奋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终不出山。聪一日见普请，问曰：今日运薪乎？颖曰：然，运薪。聪曰：云门尝问：人般柴，柴般人？如何会？颖不能对。聪因植杖石坐，笑曰：此事如人学书，点画可效者工，否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执，故自为断续。当笔忘手，手忘心，乃可也。颖于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头曰：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何谓非悟？聪曰：汝以此句为药语，为病语？颖曰：是药语。聪呵曰：汝乃以病为药，又可哉？颖曰：事如函得盖，理如箭直锋。妙宁有加者？而犹以为病，兹实未谕。聪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理事而已。祖师意旨，智识所不能到。矧事理能尽乎？故世尊曰：理障碍正知见，事障能续生死。颖恍如梦觉，曰：如何受用？聪曰：语不离窠臼，安能出盖缠。颖叹曰：才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门，终非活路。

即日辞去，过京师，寓止驸马都尉李端愿之园，日夕问道：一时公卿多就见，闻其议论，随机开悟。李公问曰：人死识归何所？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李公曰：生则端愿已知。曰：生从何来？李公拟议，颖揕其胸，曰：只在这里，思量个什么？对曰：会也。只知贪程，不觉蹉路。颖拓开曰：百年一梦。又问：地狱毕竟是有是无？答曰：诸佛向无中说有，眼见空华。大尉就有中觅无，手掬水月。堪笑眼前见牢狱不避，心外见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恶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无惑。进曰：心如何了？答曰：善恶都莫思量。又问：不思量后心归何所。颖曰：且请太尉皈宅。

颖东游初，住舒州香炉峰，移住润州因圣、太平隐静、明州雪窦。又移住金山龙游寺。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持书别扬州刀景纯学士，曰：明旦当行，不暇相见，厚自爱。景纯开书大惊，曰：当奈何。复书决别而已。中夜候吏报，扬州驰书，船将及岸，颖欣然遣挝鼓，升座叙出世本末，谢裨赞丛林者，劝修勿怠。曰：吾化当以贤监寺次补。下座，读景纯书毕，大众拥步，上方丈。颖跏趺，挥令各远立。良久乃化，五年元日也。阅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三夏。

颖英气压诸方，荐福怀禅师，诵十玄谈，至祖意，颖曰：当曰：十圣未明此旨，特以声律不协故尔耳。三贤十圣，序不如是。怀曰：宗门无许事。颖熟视，以手画按作十字曰：汝识此字乎？汝以谓甑箄耳。怀无能言，颖拂衣去，曰：我要与汝斗死生，吾不敌汝也。
　　赞曰：东坡曰：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寓言指法，大率相似。至于二乘禅定，外道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验。然临死生祸福之际，不容伪矣。吾视颖之谢世，无以异人适城市之易，然真大丈夫也哉。

法昌倚遇禅师

禅师名倚遇，漳州林氏子也，为人奇逸，有大志。自剃发受具，即杖策游方，名著丛林。浮山远禅师尝指以谓人曰：后学行脚样子也。辞远，谒南岳芭蕉庵主谷泉，三至三遭逐，犹谒之。泉揕之曰：我此间虎狼纵横，尿床鬼子，三回五度，来觅底物。遇曰：人言庵主见汾州。泉乃解衣抖擞曰：汝谓我见汾州，有多少奇特？遇即礼拜，问曰：审如庵主语，客来将何只待？泉曰：云门胡饼，赵州茶。遇曰：谢供养。泉曰：我火种也未有，早言谢，谢什么？

遇乃去，至北禅贤禅师。问曰：近离什么处？遇曰：福严。曰：思大鼻孔长多少？遇曰：与和尚当时见底一般。曰：且道老僧见时长多少？遇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严。贤笑曰：学语之流。又问：来时马大师健否？遇曰：健。曰：向汝道什么？遇曰：令北禅莫乱统。贤曰：念汝新到，不欲打汝。遇曰：倚遇亦放过和尚。乃罢。遇因倒心师事之。

时慈明禅师住兴化，过贤公室，遇侍立，看其谈笑。贤曰：汾阳师子，可杀威狞。慈明曰：不见道，来者咬杀。贤曰：审如此，汾阳门下，道绝人荒耶？慈明举拂子曰：这个因甚到今日。贤未及对，遇从旁曰：养子不及父，家门一世衰。贤呵曰：汝具什么眼目，乃敢尔？遇曰：若是咬人师子，终不与么。慈明将去，至龙牙像前，指以问遇曰：谁像？遇曰：龙牙。慈明曰：既是龙牙像，何乃在北禅？遇曰：一彩两赛。慈明曰：像在此，龙牙在什么处？遇拟对，慈明掌之曰：莫道不能咬人。遇曰：乞儿见小利。慈明呵逐之。

贤公除夕谓门弟子曰：今夕无可分岁，共烹露地白牛。大家围炉，向榾柮火，唱村田乐，何也？免更倚他门户，旁它墙。乃下座。有僧从后大呼曰：县有吏至。贤反顾问所以。对曰：和尚杀牛，未纳皮角耳。贤笑掷暖帽与之。僧就拾得，跪进曰：天寒，还和尚帽子。贤问遇曰：如何？遇曰：近日城中纸贵，一状领过。

后还江南，再游庐山，寓止圆通。时大觉琏公方赴诏，辞众曰：此事分明须荐取，莫教累劫受轮迥。遇问曰：如何是此事？曰：荐取。遇曰：头上是天，脚下是地，荐个什么？曰：不是知音者，徒劳话岁寒。遇曰：岂无方便？曰：胡人饮乳，反怪良医。遇曰：暴虎凭河，徒夸好手。拍一拍皈众。

后游西山，眷双岭深邃，栖息三年。与英邵武，胜上座游。应法昌请，决别曰：三年聚首，无事不知。检点将来，不无渗漏。以拄杖划一划曰：这个且止，宗门事作么生？英曰：须弥安鼻孔。遇曰：临崖看浒眼，特地一场愁。英曰：深沙努眼睛。遇曰：争奈圣凡无异路，方便有多门。英曰：铁蛇钻不入。遇曰：有甚共语处？英曰：自缘根力浅，莫怨太阳春。却划一划。宗门且止，这个事作么生？遇欲掌之，英约住曰：这漳州子，莫无去就。然也是我致得。

法昌在分宁之北，千峰万壑，古屋数间。遇至止安乐之，火种刀耕。衲子时有至者，皆不堪其枯淡。坐此成单丁。

开炉日，辄以一力挝鼓，升座曰：法昌今日开炉，行脚僧无一个，惟有十八高人，缄口围炉打坐。不是规矩严难，免见诸人话堕。直饶口似秤锤，未免灯笼勘破。不知道绝功勋，安用修因证果。喝一喝云：但能一念回心，即脱二乘羁锁。

大宁宽禅师至，遇画地作此牛（加一圈）相，便曳镬出。翌日未升座，谓宽曰：昨日公按如何？宽画此牛（加一圈）相，即抹撒之。遇曰：宽禅头名下无虚人。乃升座曰：忽地晴天霹雳声，禹门三级浪峥嵘。几多头角为龙去，虾蟹依前努眼睛。

南禅师至，遇方植松。南公曰：小院子，栽许多松作么？遇曰：临济道底。曰：栽得多少？遇曰：但见猿啼鹤宿，耸汉侵云。南公指石曰：这里何不栽？遇曰：功不浪施。曰：也知无下手处。遇却指石上松曰：从什么处得此来？南公大笑曰：苍天，苍天。乃作偈曰：头戴华巾离少室，所携席帽出长安。鹫峰峰下重相见，鼻孔元来总一般。又画此圆相示之。遇和曰：葫芦棚上挂冬瓜，麦浪堆中钓得虾。谁在画楼沽酒处，相邀来吃赵州茶。又画此圆相答之。南公曰：铁牛对对黄金角，木马双双白玉蹄。为爱雪山香草细，夜深乘月过前溪。又画此圆相示之。遇曰：玉麟带月离霄汉，金凤衔花下彩楼。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将携手御街游。又画此圆答之。

时南公道被天下，丛林宗之，而遇与之酬唱，如交友。一时豪俊多归之。宝觉心禅师问曰：不是风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门斑。夜行人只贪明月，不觉和衣渡水寒。岂不是和尚偈耶？遇曰：然，有是语。宝觉曰：也太奇特。遇曰：汝道祖师前段为人，后段为人？对曰：祖师终不妄语。遇曰：意作么生？对曰：岂不见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遇曰：如狐渡水，有甚快活？曰：师意如何？遇以拂子摇之。对曰：也是为蛇画足。遇曰：乱统作么？对曰：须是和尚始得。

徐德占布衣时，未为人知，遇特先识之，山中往来，为法喜之游。及其将化，前一日，作偈别德占。德占时方丁太夫人忧，居家。偈曰：
　　今年七十七，出行须择日。昨夜问龟哥，报道明朝吉。
　　德占大惊，呼灵源叟，俱驰往。遇方坐寝室，以院务什物付监寺曰：吾自住此山，今三十年，以护惜常住故，每自莅之。今行矣，汝辈著精彩。言毕，举手中杖子曰：且道这个付与阿谁？德占灵源屏息无答者，掷于地投床，枕臂而化。
　　赞曰：予观法昌契悟稳实，宗趣淹博，荷担云门，气无丛林。其应机施设，锋不可犯。殆亦明招独眼龙之流亚欤？然所居荒村破院，方其以一力挝鼓，为十八泥像说禅，虽不及真单徒之有众，亦差胜生法师之聚石，味其平生，未尝不失床顿足，想见标致也。

白云守端禅师

禅师名守端，生衡州葛氏或云周氏，幼工翰墨，不喜处俗。依茶陵郁公剃发。年二十余，参颙禅师。颙殁，会公嗣居焉，一见端奇之，每与语终夕。一日忽问上人受业师，端曰：茶陵郁和尚。曰：吾闻其过溪有省，作偈甚奇，能记之否？端即诵曰：我有神珠一颗，日夜被尘羁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青山万朵。会大笑起去。端愕视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询其事。时方岁旦，会曰：汝见昨日作夜狐者乎？端曰：见之。会曰：汝一筹不及渠。端又大骇，曰：何谓也？会曰：渠爱人笑，汝怕人笑。端于是大悟于言下，辞去遍游。

庐山圆通讷禅师，见之，自以为不及，举住江州承天，名声爆耀。又让圆通以居之，而自处东堂。端时年二十八，自以前辈让善丛林，责己甚重，故敬严临众，以公灭私。于是宗风大振。

未几，讷公厌闲寂，郡守至，自陈客情，太守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升座曰：昔法眼禅师有偈曰：难难难，是遣情难，情尽圆明一颗寒。方便遣情犹不是，更除方便太无端。大众且道，情作么生遣？喝一喝，下座，负包去。一众大惊，挽之不可。

遂渡江，夏于五祖之闲房。舒州小刹，号法华，住持者如笼中鸟，不忘飞去。舒守闻端高风，欲以观其人，移文请以居之。端欣然杖策来，衲子至无所容。士大夫贤之，迁居白云海会。升座顾视曰：鼓声未击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际，好个古佛样子。若人向此荐得，可谓古释迦不前，今弥勒不后。更听三寸舌头上带出来底，早已参差。须有辩参差眼，方救得完全，有么？乃曰：更与汝老婆开口时，末上一句正道著。举步时，末上一步正踏著。为什么鼻孔不正？为寻常见鼻孔顽了，所以不肯发心。今日劝诸人，发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

其门风峻拔如此。僧请问：慧超问法眼：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端作偈，示之曰：一文大光钱，买得个油糍。吃放肚里了，当下便不饥。又问，僧问云门：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里藏身。端又作偈曰：九衢公子游花惯，未第贫儒感慨多。冷地看他人富贵，等闲无耐幞头何。
　　赞曰：杨岐天纵神悟，善入游戏三昧。喜勘验衲子，有古尊宿之遗风。庆历以来，号称宗师。而白云妙年俊辩，胆气精锐，克肖前懿。至于应世，则唾涕名位。说法则荡除知见，乃又逸格。如大沩之有寂子，玄沙之有琛公。临济法道未甚寂寥也。

大通善本禅师

禅师名善本，生董氏，汉仲舒之后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大父琪，父温，皆官于颖，遂为颖人。初母无子，祷于佛像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俄娠。及生本，骨相秀异，方晬而孤，母育于叔祖玠之家。既长博学，操履清修。母亡，哀毁过礼，无仕宦意。辟谷学道，隐于笔工。然气刚不屈，沉默白眼公卿。

嘉祐八年，与弟善思，俱至京师，藉名显圣地藏院。试所习，为大僧。其师圆成律师惠揖者，谓人曰：本它日当有海内名，乃生我法中乎。圆成使听习毗尼，随喜杂华，夜梦见童子，如世所画善财，合掌导而南。既觉曰：诸佛菩萨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询诸友乎。时圆照禅师，道振吴中。本径造姑苏，谒于瑞光。圆照坐定，特顾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尽得其要。其整顿提撕之纲，研练差别之智，纵横舒卷，度越前规。一时辈流，无出其右。圆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圆通秀公。

秀住庐山栖贤，出入卧内，如寂子之于东寺。元丰七年春，绝九江，游淮山，遍礼祖塔。眷浮山岩丛之胜，有终焉志。遂居太守岩，久之出世，住务州双林六年。浙东道俗追崇，至谓傅大士复生。移住钱塘净慈，继圆照之后，食堂日千余口，仰给于檀施，而供养庄严之盛，游者疑在诸天。时号大小本。哲宗闻其名，有诏，住上都法云寺赐，号大通禅师。

又继圆通之后，本玉立孤峻，俨临清众，如万山环天柱，让其高寒。然精粗与众共，未尝以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贵人，施舍日填门，厦屋万础，涂金镂碧，如地涌宝坊。住八年，请于朝，愿归老于西湖之上。诏可，遂东还，庵龙山崇德。杜门却扫，与世相忘，又十年。天下愿见而不可得，独与法子思睿俱。睿与余善，为予言其平生，曰：临众三十年，未尝笑。及闲居时，抵掌笑语。问其故，曰：不庄敬，何以率众？吾昔为丛林故强行之，非性实然也。所至见画佛菩萨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馔，以鱼胾名者不食。其真诚敬事，防心离过，类如此。大观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谓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殁。有异禽翔鸣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阅世七十有五，坐四十有五夏。
　　赞曰：本出云门之后，望雪窦为四世嫡孙，平居作止，直视不瞬。及其升堂演唱，则左右顾，如象王回旋。学者多自此悟入。方其将终之夕，越僧梦本归兜率天。味其为人，居处服玩，行已利物，日新其德。不置之诸天，尚何之哉？

报本慧元禅师

禅师名慧元，生倪氏，潮阳人也。垂髫嶷然，群儿剧于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略曰：儿材地如此，宁堪世用，意事佛僧，可耳。元闻之，即前拜辞。依城南精舍，诵法华经。年十九，剃落受具。游方至京师，华严圆明法师者，见而异之，曰：上人齿少，自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南海来，无他求，唯求佛法。圆明笑曰：王城利声捷径，酒色樊笼，横目争夺，日有万绪。昔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犹不现前。此中宁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洛京，游襄汉，遍历名山。所至亲近知识，然俱无所解悟。

治平三年春，至黄龙，时南禅师来自积翠，龙众如蚁慕而集。元每坐下板，辄自引手反覆视之。曰：宁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阳而乃复问：生缘何处乎？久而顿释其疑，即日发去。

熙宁元年入吴，住吴江寿圣寺，遣僧造黄龙，投嗣法书。南公视其款识，未发，谓来僧曰：汝亟还，令元自来。僧反命。元辍住持事，策杖而来次南昌。见宝觉禅师出世说法，知南公已化逾月，乃复还吴中。道俗师尊之。又延住昆山慧严院，十年。尝夜舟归自霅川，寇劫舟。舟人惊怖，不知所出。元安坐徐曰：钱帛皆施汝，人命不可枉用。寇因背去。

元祐四年，住承天万寿寺，众益盛，躬自持钵至湖。湖人曰：师到处为家，何苦独爱姑苏乎？固留不使还。苏人闻之，争持拄杖，哗入湖曰：何为夺我邦善知识？政当见还否，则有死而已。元怡然不吝情去留。曰：吾任缘耳。相守弥月，苏人食尽乃去，竟为湖人所有。住报本禅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升座说偈曰：
　　五十五年梦幻身，东西南北孰为亲。白云散尽千山外，万里秋空片月新。
　　言讫而化。时右司陈公瓘莹中在湖，亲见其事。元胁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规法南禅师作止者，唯元克肖之。遗言葬于岘山之阳。门弟子元正有才辩，问：何独念岘山乎？元曰：他日可建寺。后三十年，元道契太师楚国公，公为请于朝，诏谥证悟禅师，塔曰定应。有旨特建显化寺。岁度僧，以严香火云。

禾山德普禅师

禅师名德普，绵州蒲氏子。少尚气节，博观，有卓识。见富乐山静禅，师合爪作礼曰：此吾师也。静与语，奇之，携归山中。阴察之，其作止类老头陀。静曰：此子赋性豪纵，不受控御。而能折节杵臼炊爨间，以事众为务，是为希有。

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出讲席，解唯识起信论，两川无敢难诘者，号义虎。罪圭峰疏义多臆识，擿其失处，诫学者不可信。老师皆数之曰：圭峰清凉国师所印可，汝敢雌黄，蚍蜉撼树之论，汝今是矣。普叹曰：学者以名位惑久矣。清凉圭峰非有四目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佛法其微矣，此其兆也。

时惟胜禅师还自江西，吕大防微仲，由龙图阁直学士出镇成都，执弟子礼，日夕造谒或室。普衣禅者衣，窃听其议终日，一不能晓，归卧看屋梁，曰：胜昔尝业讲有声，吕公世所谓贤者，相与酬酢，敬信如此。而吾乃不信，可乎？然所疑未解，坐寡闻也。乃出蜀，至荆州金銮，夜与一衲，偶忘其名，衲见丫山情庵主。普闻其饱参，问之曰：经论何负禅宗，而长老多讥呵之耶？衲曰：以其是识情义理，思想边量，非能发圣得道。脱有得道发圣者，皆藉之以为缘耳。傥不因自悟，唯经论是仗，则能读能知，能见解者，皆证圣成道去矣，宁尚与仆辈俯仰耶？唯以死语是所知障。故祖师西来之意也。如经言：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汝信之乎？对曰：世尊之语，岂敢不信？衲曰：既信矣，则尚何区区远来乎？对曰：吾闻禅宗有别传法，故来耳。衲笑曰：是则未信，非能信也。普曰：其病安在？衲曰：积翠南禅师出世久，子见之，不宜后。见则当使汝疾有廖矣。

普即日遂行，以熙宁元年至黄龙，问：阿难问迦叶：世尊付金襕外传何法？迦叶呼阿难，阿难应诺。迦叶曰：倒却门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公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问：曾挂搭否？曰：一夕便发。南公曰：智者道场，关将军打供，与结缘几时何妨？普默然良久，理前问。南公俯首，普趋出大惊曰：两川义虎，不消此老一唾。

八年秋，游螺川，待制刘公沆，请住慧云禅院七年。迁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谓左右曰：诸方尊宿死，丛林必祭。吾以为徒虚设。吾若死，汝曹当先祭。乃令从今辨祭。众以其老，又好戏语。复曰：和尚几时迁化？曰：汝辈祭绝即行。于是帏寝堂，坐普其中。置祭读文，跪揖上食，普饮餐自如。自门弟子，下及庄力，日次为之。至明年元日祭绝。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时，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阅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赞曰：初云庵自九峰至庐山，诸方禅者毕集门下，杂还多英俊。而云庵尝敛眉曰：法道乃今而后，未可知也。有问其意。曰：先师在黄檗，众不满百。而明眼辈几半。今虽三倍当时，然才一两人耳。余时年少，心非其论。观元普两禅师，皆南公晚子也。而其行已卓绝，且如此。则云庵之言，如百衲帔，天寒岁晚，乃见效哉。

佛印了元禅师

禅师名了元，字觉老，生饶州浮梁林氏。世业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三岁，琅琅诵论语、诸家诗。五岁诵三千首。既长，从师授五经，略通大义去，读首楞严经于竹林寺，爱之，尽捐旧学。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礼宝积寺沙门日用，试法华，受具足戒。游庐山，谒开先暹道者。暹自负其号，海上横行，俯视后进。元与问答捷给，暹大称赏，以为真英灵衲子也。

时年十九。已而又谒圆通讷禅师，讷惊其翰墨曰：骨格已似雪窦，后来之俊也。时书记怀琏，方应诏而西，讷以元嗣琏之职。江州承天法席虚，讷又以元当选。郡将见而少之。讷曰：元齿少而德壮，虽万耆衲，不可折也。于是说法，为开先之嗣。时年二十八。自其始住承天，移淮山之斗方、庐山之开先归宗、丹阳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四住云居。凡四十年之间，德化缁白，名闻幼稚，缙绅之贤者多与之游。

苏东坡谪黄州，庐山对岸。元居归宗，酬酢妙句，与烟云争丽。及其在金山，则东坡得释还吴中。次丹阳，以书抵元曰：不必出山，当学赵州上等接人。元得书，径来。东坡迎笑问之，元以偈为献或作戏曰：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三门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东坡抚掌称善。

东坡尝访弟子由于高安，将至之夕，子由与洞山真净文禅师、圣寿聪禅师，连床夜语三鼓矣。真净忽惊觉曰：偶梦吾等谒五祖戒禅师。不思而梦，何祥耶？子由撼聪公。聪曰：吾方梦见戒禅师。于是起，品坐笑曰：梦乃有同者乎？俄报东坡已至奉新。子由携两衲，候于城南建山寺。有顷，东坡至，理梦事问：戒公生何所？曰：陕右。东坡曰：轼十余岁时，时梦身是僧，往来陕西。又问：戒状奚若？曰：戒失一目。东坡曰：先妣方娠，梦僧至门，瘠而眇。又问：戒终何所？曰：高安大愚，今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后与真净书，其略曰：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器，愿痛加磨励，使还旧观。自是常著衲衣，故元以裙赠之，而东坡酬以玉带。

有偈曰：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会当乞食歌姬院，夺得云山旧衲衣。又曰：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尤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

元所居方丈特高，名妙高台。东坡又作诗曰：我欲乘飞车，东访赤松子。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不如金山去，清风半帆耳。中有妙高台，云峰自孤起。仰观初无路，谁信平如砥。台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儿。巉巉玉为骨，凛凛霜入齿。机锋不可触，千偈如翻水。何须寻德云，只此比丘是。长生未暇学，请学长不死。

太子少保张公方平安道，为滁州日，游琅玡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发之，忽悟前身，盖知藏僧也。写楞伽经，未终而化。安道续书残轴，笔迹宛然如昔。号二生经。安道欲刻以印施四方。东坡曰：此经在他人，犹为希世之瑞，况于公乎？请家藏为子孙无穷之福。元请东坡代书之，镂板金山。

时士大夫师欧阳文忠公为古文，公佐韩子，诋我以原性。性者与生俱生之论，为铨量。元故以是劝之。又尝谓众曰：昔云门说法如云雨，绝不喜人记录其语，见必骂逐曰：汝口不用，反记吾语？异时裨贩我去。今室中对机录，皆香林明教以纸为衣，随所闻即书之。后世学者，渔猎文字语言，正如吹网欲满，非愚即狂。时江浙丛林，尚以文字为禅，谓之请益。故元以是讽之。

高丽僧统义天，航海至明州。传云：义天弃王者位出家，上疏乞遍历丛林，问法受道，有诏朝奉郎杨杰次公，馆伴所经。吴中诸刹皆迎，饯如王臣礼。至金山，元床坐，纳其大展。次公惊问故。元曰：义天亦异国僧耳。僧至丛林，规绳如是，不可易也。众姓出家，同名释子。自非买崔卢，以门阀相高，安问贵种？次公曰：卑之少徇时宜，求异诸方，亦岂觉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随俗，诸方先失一只眼。何以示华夏师法乎？朝廷闻之，以元为知大体。

观文殿学士王公韶子淳，出守南昌。自以久帅西塞，滥杀罚，留神空宗，祈妙语，以藻雪之。而元适至，子淳请说法于上蓝。元炷香曰：此香为杀人不眨眼上将军、立地成佛大居士。一众哗曰：善。子淳亦悠然意消。

灵源清禅师在众时，厕云居法席，痛自韬晦，而声名自然在人口。元升座，举以为堂中第一座。丛林服其公，非特清公。如感截面、哲真如、百丈肃、仰山简，皆元所赏识也。李公麟伯时，为元写照。元曰：必为我作笑状。自为赞曰：李公天上石麒麟，传得云居道者真。不为拈花明大事，等闲开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风前嗅，枯木无端雪里春。对现堂堂俱不识，太平时代自由身。

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听客语有会其心者，轩渠一笑而化。其令画笑状，而赞之，非苟然也。阅世六十有七，坐五十有二夏。元骨面而秀清，临事无凝滞，过眼水流云散，其为人服义疾恶。初举感截面，嗣承天。感曰：使典粥饭，供十方僧，可也？如欲继嗣，则慈感已有师。元奇之。又举宣长老住甘露，宣后卖元。元白于官曰：宣演法未有宗旨，乞改正。宣竟以是遭逐。杨次公曰：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也，元不恤。

元尝游京师，谒曹王。王以其名，奏之神考，赐磨衲，号佛印。东坡滑稽于翰墨，戏为之赞。世喜传，故并记之。
　　赞曰：佛印种性从横，慧辨敏速，如新生驹，不受控勒。盖其材足以御侮，观其临事，护法之心深矣。

宝峰洪英禅师（英邵武）

禅师名洪英，出于陈氏，邵武人。幼警敏，读书五行俱下。父母钟爱之，使为书生。英不食，自誓，恳求出家。及成大僧，即行访道。东游至曹山，依止耆年雅公。久之辞去，登云居。眷岩壑胜绝，为终焉之计。阅华严十明论，至为真智慧无体性，不能自知无性，故为无性之性。不能自知无性，故名曰无明。华严第六地曰不了第一义，故号曰无明。将知真智慧本无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缘而了，则无明灭矣。是谓成佛要门。愿以此法绍隆佛种。然今诸方谁可语此？良久喜曰：有积翠老在。即日造黄檗，谒南禅师于积翠。夜语达旦，南公加敬而已。

时座下龙象杂还，而英议论尝倾四座，声名籍甚。尝游西山，遇南昌潘居士，同宿双岭。居士曰：龙潭见天皇时节，冥合孔子。英惊问：何以验之？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师以为如何？英笑曰：楚人以山鸡为凤，世传以为笑，不意居士此语相类。汝擎茶来，我为汝接。汝行益来，我为汝受。汝问讯，我起手。若言是说，说个什么？若言不说，龙潭何以便悟？此所谓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以世尊之辩，亦不能加此两句耳。学者但求解会，譬如以五色图画虚空。鸟窠无佛法可传授，不可默坐，闲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学者乃曰：拈起布毛，全体发露。似此见解，未出教乘。其可称祖师门下客哉？九峰被人问：深山里有佛法也无？不得已曰有。及被穷诘无可有，乃曰：石头大者大，小者小。学者卜度曰：刹说众生说，三世炽然说。审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问祖师意旨耶？要得脱体明去。譬如眼病人求医治之，医者但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与之。居士推床惊曰：吾忧积翠法道未有继者，今知尽在子，躬厚自爱。双岭顺禅师问：庵中老师好问学者，并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么？英干笑已。而有偈曰：
　　阿家尝醋三赤喙，新妇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话得腰裤，玄沙开书是白纸。
　　于是顺公屈服，以为名下无虚士。有同参在石门，分座接纳。英作偈寄之曰：万锻炉中铁蒺藜，直须高价莫饶伊。横来竖去呵呵笑，一任傍人鼓是非。

凞宁元年，首众僧于庐山圆通寺，学者归之如南公。明年春，南公下世。冬十月，英开法于石门。又明年六月，知事纷争，止之不可。初九日谓众曰：领众不肃，正坐无德，吾有愧黄龙。呼维那，鸣钟众集。叙行脚始末曰：吾灭后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离清众也。言卒而逝，阅世五十有九，坐四十三夏。
　　赞曰：英厌纷争之众而趋死，又诫以骨石藏普通塔。其以死生为儿戏乎。晋魏舒丧其室，一恸而止，曰：吾不及庄周远甚。桓温殷浩儿时戏，温弃鞭，而浩取之。温后喜曰：吾固知浩出吾下。古人哭泣戏剧之间，自验其材如此。英叹领众不肃，而愧黄龙，自鞭不赦，可以为法哉。

宝宁圆玑禅师

禅师名圆玑，福州林氏子，生方晬而孤，舅收毓之。年十六，视瞻精彩。福清应天僧传捧见之，异焉曰：若从我游乎？玑仰视，欣然为负杖笠去归。俄试所习得度。

游东吴，依天衣怀。怀殁，师事黄檗南禅师。密授记莂。玑天姿精勤，荷担丛林，不知寒暑。垦荒地为良田，莳松杉为美干，守一职，十年不易。南公称以为本色出家儿。

及迁黄龙，携玑与俱。熙宁二年，南公殁。建塔毕，辞去。东林总公命为堂中第一座，人望益峻。信之龟峰，潭之大沩，争迎致。而玑坚卧不答。宝觉禅师欲以继黄龙法席，玑掉头掣肘径去。宝觉不强也。人问其故，对曰：先师诫我未登五十，不可为人。

玑客于归宗，时年四十八矣。佛印元公劝之以应翠岩之命，从南昌帅谢景温师直请也。又十年，移住圆通。从金陵帅朱彦世英请也。崇宁二年，世英复守金陵，会保宁虚席，移玑自近。江淮缙绅，都会休沐。车骑填门，奕棋煮茗。如兰丛，如玉树。而玑俎豆其中，兀如枯株。然谈剧有味。

雎阳许顗彦周，锐于参道，见玑作礼。玑曰：莫将闲事挂心头。彦周曰：如何是闲事？答曰：参禅学道是。于是彦周开悟。良久曰：大道甚坦夷，何用许多言句葛藤乎？玑呼侍者，理前语问之，侍者瞠而却。玑谓彦周曰：言句葛藤又不可废也。疾学者味著文字。作偈曰：
　　不学文章不读书，颓然终日自如愚。虽然百事不通晓，是马何曾唤作驴？
　　政和五年，易保宁为神霄。即日退庵于城南。八年九月示微病。二十二日浴罢，说偈而逝。阅世八十有三，坐六十三夏。阇维有终不坏者二，而糁以五色舍利。塔于雨华台之左。
　　赞曰：玑雅自号无学老，而书偈于所居之壁，曰：无学庵中老，平生百不能。忖思多幸处，至老得为僧。

宣和元年正月，诏下发天下僧尼为德士女德。而玑化去，已逾年矣。夫岂苟然哉。

灵源惟清禅师

禅师名惟清，字觉天，号灵源叟。生南州武宁陈氏。方垂髫上学，日诵数千言，吾伊上口。有异比丘过书肆，见之。引手熟视之，大惊曰：菰蒲中有此儿耶？告其父母，听出家从之。

师事戒律师，年十七为大僧。闻延恩院耆宿法安见本色人，上谒，愿留就学。安曰：汝苦海法船也，我寻常沟壑耳，岂能藏哉？黄龙宝觉心禅师，是汝之师，亟行无后。

时公至黄龙，泯泯与众作息，问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诸佛前曰：倘有省发，愿尽形寿，以法为檀，世世力弘大法。

初阅玄沙语，倦而倚壁。起经行，步促遗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宝觉。宝觉曰：从缘入者，永无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悦致散乱，令就侍者房熟寐。

公风神洞冰雪，而趣识卓绝流辈。龙图徐禧德占、太史黄庭坚鲁直，皆师友之。其见宝觉，得记莂，乃公为之地。宝觉钟爱，至忘其为师，议论商略如交友。诸方号清侍者。如赵州文远，南院守廓。

张丞相商英，始奉使江西，高其为人，厚礼致。以居洪州观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昌，请住舒州太平，乃赴。衲子争趋之，其盛不减圆通在法云长芦时。

宝觉春秋高，江西使者王桓迁公居黄龙，不辞而往。未几，宝觉殁，即移疾居昭默堂，颓然坐一室。天下想其标致，摩云昂霄。余时以法门昆弟，预闻其论。曰：今之学者，未脱生死。病在什么处？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为师者之罪也。如汉高帝绐韩信而杀之，信虽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学者，言下脱生死，效在什么处？在偷心已死。然非学者自能尔，实为师者钳锤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见侯景不动声气，而景之心已枯竭，无余矣。诸方所说，非不美丽，要之如赵昌画花逼真，非真花也。其指法巧譬，类如此。

闲居十五年，天下禅学者知而亲依之可也。公卿大夫，何自而知？亦争亲近之乎。非雷非霆，而声名常在人耳。何修而臻此哉？平生至诚，恻怛于道而已。

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罢掩房，遣呼以栖首座至，叙说决别。乃起浴更衣，以手指顶。侍者为净发讫，安坐而寂。

前十日，自作无生常住真归告铭曰：贤劫第四尊释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孙惟清，虽从本觉应缘出生。而了缘即空，初无自性。氏族亲里，莫得而详。但以正因一念，为所宗承。是厕释迦之远孙，其号灵源叟。据自了因，所了妙性，无名字中，示称谓耳。亦临济无位真人，傅大士之心王类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证乃知，余莫能测者欤。所以六祖问让和尚，什么处来？曰：嵩山来。祖曰：什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祖曰：还假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兹盖独标清净法身，以遵教外别传之宗。而拣云：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然非无报化大功大用，谓若解通报化，而不顿见法身，则滞污染缘，乖护念旨，理必警省耳。

夫少室道行，光腾后裔，则有云门偃，奋雄音绝唱于国中。临济玄，振大用大机于天下，皆得正传，世咸宗奉。惟清望临济，九世祖也。今宗教衰丧，其未尽绝灭者，唯二家微派，斑斑有焉。然名多愧实，顾适当危寄而朝露身，缘势迫晞坠，因力病，释俗从真，叙如上事，以授二三子。吾委息后，当用依禀观究，即不违先圣法门，而自见深益。慎勿随末法所尚，乞空文于有位，求为铭志，张饰说，以浼吾。至嘱至嘱。因自所叙，曰无生常住真归诰。且系之以铭。铭曰：无涯湛海，瞥起一沤。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广莫清汉，欻生片云。有无起灭，隐显何分。了兹二者，即见实相。十世古今，始终现量。吾铭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长船高。

公遗言藏骨石于海会，示生死不与众隔也。门弟子确诚克奉藏之，而增修其旧，不敢违其诫。公赐号佛寿，从枢密邓公洵武请也。
　　赞曰：初灵源讣至，读其自作志铭。叹曰：何疾法之弊，自珍其道之深乎！收涕为之词曰：
　　今年九月十有八，清净法身忽衰飒。生死鹘仑谁劈破，披露梦中根境法。无生塔成自作铭，人言无亏宁有成。一切法空尚曰座，此塔安得离色声。障云方增佛日晚，长蹉更失人天眼。但余荷负大法心，乞与丛林照古今。

五祖法演禅师

禅师讳法演，绵州巴西邓氏。少落发受具，预城都讲席，习百法唯识论。窥其奥，置之曰：胶柱安能鼓瑟乎？即行，游方所至，无足当其意者。抵浮山，谒远录公，久之无所发明。远曰：吾老矣。白云端炉鞴，不可失也。演唯诺，径造白云端。曰：川藞苴，汝来耶？演拜而就列。一日举僧问南泉摩尼珠语，以问端，端叱之。演领悟，汗流被体。乃献投机颂曰：山前一片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端颔之曰：栗棘蓬禅，属子矣。

演掌磨，有僧视磨急转，指以问演：此神通耶，法尔耶？演褰衣旋磨一匝。端尝示众云：古人道，如镜铸像，像成后，镜在什么处？众下语不契。演作街坊，自外来，端举示演，演前问讯曰：也不争多。端笑曰：须是道者始得。

初住四面，迁白云。上堂云：汝等诸人见老和尚鼓动唇舌，竖起拂子，便作胜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动尾巴，却将作等闲。殊不知：檐声不断前旬雨，电影还连后夜雷。又云：悟了同未悟，归家寻旧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脱空，两岁学移步。湛水生莲华，一年生一度。又云：贱卖担板汉，贴秤麻三斤。百千年滞货，何处著浑身？

张丞相谓其应机接物，孤峭径直，不犯刊削。其知言耶！

演出世四十余年，晚住太平，移东山。崇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辞众。时山门有土木之工，演躬自督役。诫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复来矣。归方丈，净发澡浴。旦日吉祥而逝。阇维得舍利甚伙。塔于东山之南。盖年八十余。先是五祖遗记曰：吾灭后可留真身。吾手启而举，吾再出矣。

演住山时，塑手泥涞中裂，相去容匕，众咸异之。演尝拜塔，以手指云：当时与么全身去，今日重来记得无？复云，以何为验？以此为验，遂作礼。及其将亡也，山摧石陨。四十里内，岩谷震吼。得法子，曰惠勤，曰克勤，曰清远。皆知名当世云。
　　赞曰：临济七传而得石霜圆，圆之子一为积翠南，一为杨岐会。南之设施，如坐四达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遗簪堕珥，随所探焉，骎骎末流。冒其氏者，未可以一二数也。会乃如玉人之治璠玙（美玉），珷玞（似玉非玉的石）废矣。故其子孙，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盖碧落碑，无赝本也。

禅师讳悟新，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壮依佛陀院落发。以气节盖众，好面折人。初谒栖贤秀铁面，秀问：上座甚处人？对曰：广南韶州。又问：曾到云门否？对曰：曾到。又问：曾到灵树否？对曰：曾到。秀曰：如何是灵树枝条？对曰：长底自长，短底自短。秀曰：广南蛮，莫乱说。新曰：向北驴，只恁么，拂袖而出。秀器之，而新无留意。乃之黄龙，谒宝觉禅师。谈辩无所抵捂。宝觉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说食耳，渠能饱人乎？新窘无以进。从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尽。愿和尚慈悲，指个安乐处。宝觉曰：一尘飞而翳天，一芥堕而覆地。安乐处，政忌上座许多骨董。直须死却无量劫来偷心，乃可耳。

新趋出，一日默坐下板，会知事捶行者，新闻杖声，忽大悟，奋起，忘纳其屦，趍方丈见宝觉，自誉曰：天下人总是学得底，某甲是悟得底。宝觉笑曰：选佛得甲科，何可当也。新自是号为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盖识悟也。

久之去游湘西，是时哲禅师领岳麓，新往造焉。哲问：是凡是圣？对曰：非凡非圣。哲曰：是什么？对曰：高著眼。哲曰：恁么，则南山起云，北山下雨。对曰：且道是凡是圣？哲曰：争奈头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屋作嘘声。哲曰：气急杀人。对曰：恰是。拂袖便出。

谒法昌遇禅师。遇问：近离甚处？对曰：某甲自黄龙来。遇云：还见心禅师么？对曰：见。遇曰：什么处见？对曰：吃粥吃饭处见。遇插火箸于炉中云：这个又作么生？新拽脱火箸，便行。

新初住云岩，已而迁翠岩。翠岩旧有淫祠，乡人禳禬，酒肉汪秽无虚日。新诫知事毁之，知事辞以不敢掇祸。新怒曰：使能作祸，吾自当之。乃躬自毁拆。俄有巨蟒盘卧内，引首作吞噬之状。新叱之而遁。新安寝无他。

未几，再领云岩，建经藏。太史黄公庭坚为作记。有以其亲墓志镵于碑阴者，新恚骂曰：陵侮不避祸若是！语未卒，电光翻屋，雷击自户入，折其碑阴中分之。视之已成灰烬，而藏记安然无损。

晚迁住黄龙，学者云委。属疾，退居晦堂。夜参，竖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拂子？正当恁么时，唤作拂子，又是死心。唤作死心，又是拂子。毕竟唤作什么？良久云：莫把是非来辩我，浮生穿銮不相干。

有乞末后句者，新与偈云：末后一句子，直须心路绝。六根门既空，万法无生灭。于此彻其源，不须求解脱。生平爱骂人，只为长快活。

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参说偈。十五日，泊然坐逝。讣闻诸方，衲子为之呜咽流涕。荼毗得舍利五色。阅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后。
　　赞曰：余阅死心悟门，政所谓渴驴奔泉，怒猊（狮）抉石者也。当其凡圣情尽，佛祖在所诋诃，况余子乎。山谷谓其雍雍肃肃，观者拱手，此老盖亦惮之矣。

石头怀志庵主

公讳怀志，出于务州金华吴氏。性夷粹，聪警绝人。年十四，去依智慧院宝称为童子。二十二试所习落发，预讲肆十二年，宿学争下之。尝欲会通诸宗异义，为书传世，以端正一代时教之本意。有禅者问曰：杜顺乃贤首宗祖师也，而谈法身，则曰：怀州牛吃禾，益州马腹胀。此偈合归天台何义耶？志不能对，即行游方。

晚至洞山，谒真净文禅师。问：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文公呵叱之，志趋出，文笑呼曰：浙子，斋后游山好。志领悟。久之辞去。真净曰：子禅虽逸格，惜缘不胜耳。志识其意，拜赐而行。至袁州，州人请居杨岐，挽留之。掣肘而去，游湘上。潭牧闻其名，请居上封北禅，皆不受。

庵于衡岳二十余年，士大夫经由，造其居，不甚顾答。人问其故。曰：彼富贵人，辩博多闻。我粥饭僧耳，口吻迟钝，无可说。自然憨痴去。有偈曰：万机俱能付痴憨，踪迹时容野鹿参。不脱麻衣拳作枕，几生梦在绿萝庵。又问曰：师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对曰：山中住，独掩柴门无别趣，三块柴头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崇宁元年冬，遍辞山中之人，曳杖径去，留之不可。曰：龙安照禅师，吾友也，偶念见之耳。龙安闻其旨，来使人自长沙迎之。居于最乐堂。

明年六月晦，问侍者日早莫。曰：已夕矣。笑曰：梦境相逢，我睡已觉。汝但莫负丛林，即是报佛恩德。言讫而寂。茶毗收骨石，塔于乳峰之下。阅世六十四年，坐四十三夏。
　　赞曰：石头道人，以夷粹之资，入道稳实。其去新丰，而游湘西也。以水声林影自娱，谨守其师之言，不为世用。譬之云行鸟飞，初无留碍。故当时公卿贵人，莫能亲疏之。岂常人哉？彼视咿嗄取容，卖佛祖以渔利者，顾不太息耶？

甘露灭，既论撰其出处之详，又列之林间录中。盖有所激云耳。

以上出自《禅林僧宝传》

以下出自其他灯录

翠岩可真禅师

翠岩可真禅师洪州翠岩可真禅师，福州人也。尝参慈明，因之金銮同善侍者坐夏。

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真、杨岐会皆推伏之。师自负亲见慈明，天下无可意者。善与语，知其未彻，笑之。一日山行，举论锋发。善拈一片瓦砾，置磐石上，曰：“若向这里下得一转语，许你亲见慈明。”师左右视，拟对之。善叱曰：伫思停机，情识未透，何曾梦见？师自愧悚，即还石霜。

慈明见来，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时节，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师泣曰：被善兄毒心，终碍塞人，故来见和尚。明遽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头白齿豁，犹作这个见解，如何脱离生死？师悚然，求指示。明曰：汝问我。师理前语问之。明震声曰：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师于言下大悟。

师爽气逸出，机辩迅捷，丛林惮之。

上堂，举龙牙颂曰：学道如钻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现，归家始到头。神鼎曰：学道如钻火，逢烟即便休。莫待金星现，烧脚又烧头。师曰：若论顿也，龙牙正在半途。若论渐也，神鼎犹少悟在。于此复且如何？诸仁者，今年多落叶，几处扫归家。

师将入灭，示疾甚劳苦。席蒿于地，转侧不少休。哲侍者垂泣曰：平生诃佛骂祖，今何为乃尔？师熟视，诃曰：汝亦作此见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烧香，烟起遂示寂。

湛堂文准禅师

泐潭湛堂文准禅师，兴元府梁氏子。初谒真净，净问：近离甚处？师曰：大仰。净曰：夏在甚处？师曰：大沩。净曰：甚处人？师曰：兴元府。净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师罔措。

净曰：适来祇对，一一灵明，一一天真。及乎道个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碍。且道病在甚处？师曰：某甲不会。净曰：一切见成，更教谁会？师当下释然。服勤十载，所往必随。

绍圣三年，真净移石门，众益盛。凡衲僧扣问，但瞑目危坐，无所示见。来学则往治蔬圃，率以为常，师谓同行恭上座曰：老汉无意于法道乎！

一日，举杖决渠，水溅衣，忽大悟。净诟曰：此乃敢尔藞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显谟李公景直守豫章，请开法云岩。

师自浙回泐潭，谒深禅师，寻命分座。闻有悟侍者，见所掷爨余有省，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丧志，自经于延寿堂厕后，出没无时，众惮之。

师闻，中夜特往登溷，方脱衣，悟即提净水至。

师曰：待我脱衣，脱罢悟复至。未几，悟供筹子，师涤净已，召接净桶去。悟才接，师执其手问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诺。师曰：是当时在知客寮，见掉火柴头，有个悟处底么？参禅学道，只要知个本命元辰下落处。汝铲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岂不是汝当时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岂不是汝当时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筹，岂不是汝当时悟得底？因甚么不知下落，却在这里恼乱大众？师猛推之，索然如倒垒甓，由是无复见者。

政和五年夏，师卧病，进药者令忌毒物，师不从。有问其故，师曰：病有自性乎？曰：病无自性。师曰：既无自性，则毒物宁有心哉？以空纳空，吾未尝颠倒。汝辈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说偈而化。阇维得设利，晶圆光洁，睛齿数珠不坏。塔于南山之阳。

兜率从悦禅师

兜率从悦禅师，赣州熊氏子。初首众于道吾，领数衲谒云盖智和尚，智与语，未数句，尽知所蕴。乃笑曰：“观首座气质不凡，奈何出言吐气如醉人邪？”师面热汗下，曰：“愿和尚不吝慈悲。”

智复与语，锥劄之，师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见法昌遇和尚否？”师曰：“曾看他语录，自了可也，不愿见之。”智曰：“曾见洞山文（真净克文）和尚否？”师曰：“关西子没头脑，拖一条布裙，作尿臭气，有甚长处？”智曰：“你但向尿臭气处参取。”

师依教，即谒洞山，深领奥旨。复谒智，智曰：“见关西子后大事如何？”师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过一生。”遂礼谢。师复谒真净，后出世鹿苑。

有清素者，久参慈明，寓居一室，未始与人交。师因食蜜渍荔枝，偶素过门，师呼曰：“此老人乡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师亡后，不得此食久矣。”师曰：“先师为谁？”素曰：“慈明也。某忝执侍十三年耳。”师乃疑骇，曰：“十三年堪忍执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馈以余果，稍稍亲之。素问：“师所见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见何人？”师曰：“黄龙南。”素曰：“南匾头见先师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师益疑骇，遂袖香诣素作礼。

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师授记，不许为人。”师益恭，素乃曰：“怜子之诚，违先师之记。子平生所得，试语我。”师具通所见。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师曰：“何谓也？”素曰：“岂不见古人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见。然子离文太早，不能尽其妙。吾今为子点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师后嗣真净。

上堂：“始见新春，又逢初夏。四时若箭，两曜如梭。不觉红颜翻成白首。直须努力，别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园，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牵犁拽杷，须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么处？”良久曰：“叱！叱！”

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欲识佛去处，祇这语声是。诸禅德，大小傅大士，只会抱桥柱澡洗，把缆放船，印板上打将来，模子里脱将去。岂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门，跳出断常坑，不依清净界。都无一物，独奋双拳，海上横行，建家立国。

有一般汉，也要向百尺竿头凝然端坐，洎乎翻身之际，舍命不得。岂不见云门大师道，知是般事，拈放一边，直须摆动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荐得，犹是钝汉。那堪更于他人舌头上，咂啖滋味，终无了日。诸禅客，要会么？剔起眉毛有甚难，分明不见一毫端，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青山玉一团。”喝一喝，下座。

一日，漕使无尽居士张公商英按部过分宁，请五院长老就云岩说法。师最后登座，横拄杖曰：“适来诸善知识，横拈竖放，直立斜抛，换步移身，藏头露角。既于学士面前各纳败阙，未免吃兜率手中痛棒。到这里不由甘与不甘。何故？见事不平争忍得，衲僧正令自当行。”卓拄杖，下座。

室中设三语以验学者：“一曰拨草瞻风，祇图见性，即今上人性在甚么处？二曰识得自性，方脱生死，眼光落地时作么生脱？三曰脱得生死，便知去处。四大分离，向甚么处去？”

元佑六年冬，浴讫集众，说偈曰：“四十有八，圣凡尽杀，不是英雄，龙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师遗诫，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无尽居士张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师于祖宗门下有大道力，不可使来者无所起敬。”俾塔于龙安之乳峰，谥真寂禅师。

慧洪觉范禅师

 慧洪觉范禅师，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靘禅师为童子，日记数千言。览群书殆尽，靘器之。十九，试经于东京天王寺，得度。从宣秘讲成实唯识论。

逾四年，弃谒真净于归宗。净迁石门，师随至。净患其深闻之弊，每举玄沙未彻之语，发其疑。凡有所对，净曰：“你又说道理邪？”一日顿脱所疑，述偈曰：“灵云一见不再见，红白枝枝不著华。叵耐钓鱼船上客，却来平地摝鱼虾。”净见为助喜。命掌记，未久，去谒诸老，皆蒙赏音，由是名振丛林。

崇宁二年，会无尽居士张公于峡之善溪。张尝自谓得龙安悦禅师末后句，丛林畏与语，因夜话及之，曰：“可惜云庵不知此事。”师问所以，张曰：商英顷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过归宗见之，欲为点破。方叙悦末后句未卒，此老大怒，骂曰：此吐血秃丁、脱空妄语，不得信。既见其盛怒，更不欲叙之。师笑曰：相公但识龙安口传末后句，而真药现前不能辨也。张大惊，起执师手曰：老师真有此意邪？曰：疑则别参。

乃取家藏云庵顶相，展拜赞之，书以授师。其词曰：云庵纲宗，能用能照。天鼓希声，不落凡调。冷面严眸，神光独耀。孰传其真，觌面为肖。前悦后洪，如融如肇。

大慧处众日，尝亲依之，每叹其妙悟辩慧。

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赐宝觉圆明之号。

张商英居士

丞相张商英居士，字天觉，号无尽。年十九，应举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预梦神人报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异之，劳问勤腆。乃曰：“秀才未娶，当以女奉洒扫。”公谦辞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当，吾亦不爽前约。”后果及第，乃娶之。

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见藏经梵夹，金字齐整，乃怫然曰：“吾孔圣之书，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书院中，研墨吮笔，凭纸长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无佛论。”向应声曰：“既是无佛，何论之有？当须著有佛论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

后访一同列，见佛龛前经卷，乃问曰：“此何书也？”同列曰：“维摩诘所说经。”公信手开卷，阅到“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处，叹曰：“胡人之语，亦能尔耶？”问：“此经几卷？”曰：“三卷。”乃借归阅次，向氏问：“看何书？”公曰：“维摩诘所说经。”向曰：“可熟读此经，然后著无佛论。”公悚然异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

元佑六年，为江西漕，首谒东林照觉总禅师，觉诘其所见处，与己符合，乃印可。觉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乃慈古镜也，亦可与语。

公复因按部过分宁，诸禅迓之。公到，先致敬玉溪慈，次及诸山，最后问兜率悦禅师。

悦为人短小，公曾见龚德庄说其聪明可人，乃曰：“闻公善文章。”悦大笑曰：“运使失却一只眼了也。从悦，临济九世孙，对运使论文章，政如运使对从悦论禅也。”公不然其语，乃强屈指曰：“是九世也。”

问：“玉溪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悦先一夜梦日轮升天，被悦以手抟取。乃说与首座曰：“日轮运转之义，闻张运使非久过此，吾当深锥痛劄。若肯回头，则吾门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惯，恐其恶发，别生事也。”悦曰：“正使烦恼，只退得我院，也别无事。”

公与悦语次，称赏东林，悦未肯其说。公乃题寺后拟瀑轩诗，其略曰：“不向庐山寻落处，象王鼻孔谩辽天。”意讥其不肯东林也。

公与悦语至更深，论及宗门事。悦曰：“东林既印可运使，运使于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悦曰：“疑何等语？”公曰：“疑香严独脚颂、德山拓钵话。”悦曰：“既于此有疑，其余安得无邪？祇如岩头言末后句，是有邪是无邪？”公曰：“有。”悦大笑，便归方丈，闭却门。

公一夜睡不稳，至五更下床，触翻溺器，乃大彻，猛省前话。遂有颂曰：“鼓寂钟沉拓钵回，岩头一拶语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记来。”遂扣方丈门，曰：“某已捉得贼了。”悦曰：“赃在甚处？”公无语。悦曰：“都运且去，来日相见。”

翌日，公遂举前颂，悦乃谓曰：“参禅祇为命根不断，依语生解。如是之说，公已深悟。然至极微细处，使人不觉不知，堕在区宇。”乃作颂证之曰：“等闲行处，步步皆如，虽居声色，宁滞有无？一心靡异，万法非殊。休分体用，莫择精粗。临机不碍，应物无拘。是非情尽，凡圣皆除。谁得谁失，何亲何疏？拈头作尾，指实为虚。翻身魔界，转脚邪涂。了无逆顺，不犯工夫。”

蹒庵继成禅师

师同圆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师、禅讲千僧，赴太尉陈公良弼府斋。

时徽宗皇帝私幸观之，太师鲁国公亦与焉。有善华严者，乃贤首宗之义虎也。对众问诸禅曰：

“吾佛设教，自小乘至于圆顿，扫除空有，独证真常。然后万德庄严，方名为佛。尝闻禅宗一喝，能转凡成圣，则与诸经论似相违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为正说；若不能入，是为邪说。”

诸禅视师，师曰：“如法师所问，不足三大禅师之酬。净因小长老可以使法师无惑也。”师召善，善应诺。

师曰：“法师所谓愚法，小乘教者，乃有义也。大乘始教者，乃空义也。大乘终教者，乃不有不空义也。大乘顿教者，乃即有即空义也。一乘圆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义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于工巧技艺，诸子百家悉皆能入。”

师震声喝一喝，问善曰：“闻么？”曰：“闻。”师曰：“汝既闻。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

须臾，又问善曰：“闻么？”曰：“不闻。”师曰：“汝既不闻，适来一喝是无。能入始教。”

遂顾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声销，汝复道无。道无则元初实有，道有则而今实无。不有不无，能入终教。

我有一喝之时，有非是有，因无故有。无一喝之时，无非是无，因有故无。即有即无，能入顿教。

须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无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时，纤尘不立。道无之时，横遍虚空。即此一喝入百千万亿喝，百千万亿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圆教。”

善乃起再拜。师复谓曰：“非唯一喝为然。乃至一语一默，一动一静，从古至今，十方虚空，万象森罗，六趣四生，三世诸佛，一切圣贤，八万四千法门，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契理契机，与天地万物一体，谓之法身。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四时八节，阴阳一致，谓之法性。是故华严经云：法性遍在一切处，有相无相，一声一色，全在一尘中含四义。事理无边，周遍无余，参而不杂，混而不一。于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犹是建化门庭，随机方便。谓之小歇场，未至宝所。

殊不知吾祖师门下，以心传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见性成佛。有千圣不传底向上一路在。”

善又问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师曰：“汝且向下会取。”善曰：“如何是宝所？”师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禅师慈悲。”师曰：“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善胶口而退。闻者靡不叹仰。

圆悟克勤禅师

克勤佛果禅师，彭州骆氏子，世宗儒。

师儿时日记千言，偶游妙寂寺，见佛书，三复怅然，如获旧物。曰：“予殆过去沙门也。”即去家，依自省祝发，从文照通讲说，又从敏行授楞严。

俄得病，濒死，叹曰：“诸佛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声求色见，宜其无以死也。”遂弃去。

至真觉胜禅师之席，胜方创臂出血，指示师曰：“此曹溪一滴也。”师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

即徒步出蜀，首谒玉泉皓，次依金銮信、大沩哲、黄龙心、东林度，佥指为法器，而晦堂称“他日临济一派属子矣。”

最后见五祖，尽其机用，祖皆不诺。乃谓“祖强移换人”，出不逊语，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顿热病打时，方思量我在。”

师到金山，染伤寒困极，以平日见处试之，无得力者。追绎五祖之言，乃自誓曰：

“我病稍间，即归五祖。”病痊寻归，祖一见而喜，令即参堂，便入侍者寮。

方半月，会部使者解印还蜀，诣祖问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祇要檀郎认得声。”提刑应“喏喏”。祖曰：“且子细。”师适归侍立次，问曰：“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祖曰：“他只认得声。”

师曰：“只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甚么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师忽有省，遽出，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复自谓曰：“此岂不是声？”

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祇许佳人独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吾助汝喜。”祖遍谓山中耆旧曰：“我侍者参得禅也。”由此，所至推为上首。

崇宁中还里省亲，四众迓拜。成都帅翰林郭公知章请开法六祖，更昭觉。

示众云：“一言截断，千圣消声。一剑当头，横尸万里。所以道，有时句到意不到，有时意到句不到。句能铲意，意能铲句。意句交驰，衲僧巴鼻。若能恁么转去，青天也须吃棒。且道凭个甚么？可怜无限弄潮人，毕竟还落潮中死。”

绍兴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书偈遗众，投笔而逝。

茶毗舌齿不坏，设利五色无数。塔于昭觉寺之侧，谥真觉禅师。